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 第四十一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全國新書彙刊

（第二十週民國廿五年十月十三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惟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茲為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列「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糾正為盼○

總類學術

中國地學論文索引續編	王庸等編	一元
毛詩注疏	毛亨等注疏	一元六角
蔡柳二先生壽辰紀念集	徐蔚南編	一元
舊拓唐嵩陽觀聖德感應頌（金屬版）	高多[illegible]藏	一元二角

宗教哲學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張仕章譯	四角五分
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	[illegible]譯	四角五分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吳雷川著	九角
基督教與階級爭鬥	王一[illegible]譯	四角
世界偉人的宗教信仰	姚賢慧譯	六角
中國之武士道	梁啟超著	三角
求己集	徐百益著	六角

經濟

中國農家經濟學	張履鸞譯	四元五角
統計及商業調查	呂仁一著	八角
近二十年來之中國貿易及其主要商品	蔡謙著	一元四角

教育

童子軍教育概論	吳耀麟編	六角五分

法律

英國憲政史譚	陳世第譯	四角五分
公證制度	王中任編	二角
民法物權（上冊）	劉志敭編	五角

自然科學

[illegible]羅[illegible]與[illegible]論	樊[illegible]譯	一角五分

應用技術

實用工程法大全（第二冊）	蔡正雅編	二元
蔬菜大全	[illegible]著	精[illegible]元平[illegible]三元

文藝論著

中國文學史讀本	龔啓昌編	六角
論文(高爾基選集之五)		三角
中國小說史料	孔另境編	六角

小說

旱	蔣牧良著	二角五分
小說集(高爾基選集之一)		三角
小說集(高爾基選集之二)		三角

詩詞

處餐的情詩	徐仲年等譯	八角
詩歌(高爾基選集之四)		三角

書畫

趙孟頫書廬山草堂記	陳敬伯藏	三角五分
時代名畫選	王一亭等作	一元二角
牛鼻子(第三冊)	黃堯作	一角五分

音樂

小品(大提琴用)	I. Shevtsoff	六角

史地

古代斯拉夫文化	萬良炯譯	四角
孔子	梁啓超著	二角五分
評傳	(高爾基選集之六)	三角
瑪薩里克自述	何子恒譯	六角

兒童讀物

苦兒戰功記	陳雪兒著	二角五分
新兒童生活戲曲	陸靜山著	二角五分
遊戲戲房	董任堅編	三角五分
一個老太婆的故事	董任堅譯	二角
雙雙雛	楊一鳴等著	一角
兒童世界史話	陳漢年譯	七角



中日外交

這一週的中日局面，已轉入鬆弛狀態。

本月八日蔣院長接見日川越大使，會談的結果，已使緊張的局面轉趨緩和。蔣川越會談的內容，自然無從詳悉，大體觀察，似日方已有若干轉圜的提示，決裂的危險業已大減，今後仍將由外交途徑謀邦交的調整。

談到邦交的調整，困難甚多，故前途如何，仍須嚴切注意，政府與國民均不能掉以輕心。截至本欄付稿時（十月十三晚）止，我亞洲司長高宗武與駐京日領須磨正在進行預備交涉，張外長與川越大使第四次會談的日期尚未約定。大致這次調整交涉將要經過一個相當冗長的時期。

中日危局的兜轉，當然是出於東京的愼重。所可慮者，日政府能否控制在外的軍人。假使軍人不願意走外交的途徑，而自行闖亂子，那便不可測了。

廣田內閣現正處於內外夾攻之中，倒閣運動正在醞釀；不過廣田本人的神通相當廣大，大概不致被推倒。

華北近勢

我們的弱點在北方，中日問題的重心也在北方。

宋田代之間似已有相當的決定，至少在經濟方面可以如此判斷。龍烟鐵鑛已見「合作」的端緒，大石路（滄石路改線，大沽至石家莊）大概也將著手。本月十三日冀察政委會發表聘李思浩為經濟委員會主席，這是王克敏的繼續者，大概可以上台。近半月來，盛傳冀察政委會有改組的醞釀，最近證明是出於少數熱心家的策動，中日兩方皆無此意。大概這個運動可不實現。

據津電，關東參謀長板垣於十一日自長春到津，與田代等會議，所商何事，尚無所知。

北方的形勢，大致是冀察繼續敷衍局面，綏遠則往下挺。這種不了的情勢，與中日全局是息息相關的。（芸生）

太平洋設防問題

海軍條約本年底失效，英政府爲防止關係各國增强太平洋島嶼的防務起見，特向美日政府接洽，主張華盛頓條約第十九條的規定，應予以賡續。日方對於此項提議，以爲日本的關係各島嶼，地勢與本國密邇，與英美屬地情形迥異，理應別論，故主張此項條款，不應賡續，而須談判修改。美方則以爲前此允許參加該規定之前提，爲日本願接受五五三海軍比率，日方今既推翻此比率，則上項規定，自難適用。美日雙方，各持一說，故英國對此將若何處理，很値注意。我們以爲太平洋問題，原不能與中國問題分開，所以此事最大的癥結，還在中日問題如何解決，如中日談判進行順利，那末太平洋問題，至少可以減去大半的嚴重性。

歐局緊張

本週歐局突呈緊張之象，可以分兩方面說。

一方是爲不干涉西亂問題而引起的蘇聯與葡義間的嚴重衝突。西叛軍十二日已開始總攻西京馬德里，戰事已到最後關頭。蘇聯代表在倫敦不干涉委員會席上，提出德義經由葡境資助西叛軍作戰的抗議，要求派員赴葡國邊境調查，葡代表憤不出席。同時蘇聯與德義代表間的抗辯，也使英法兩國，陷入窘境，此事如不能及時調解，將引起嚴重事態。因橫的方面，將暴露國際兩大集團的糾紛，而縱的方面，如英法等國國內左右之爭，亦勢所難免。所以這問題可慮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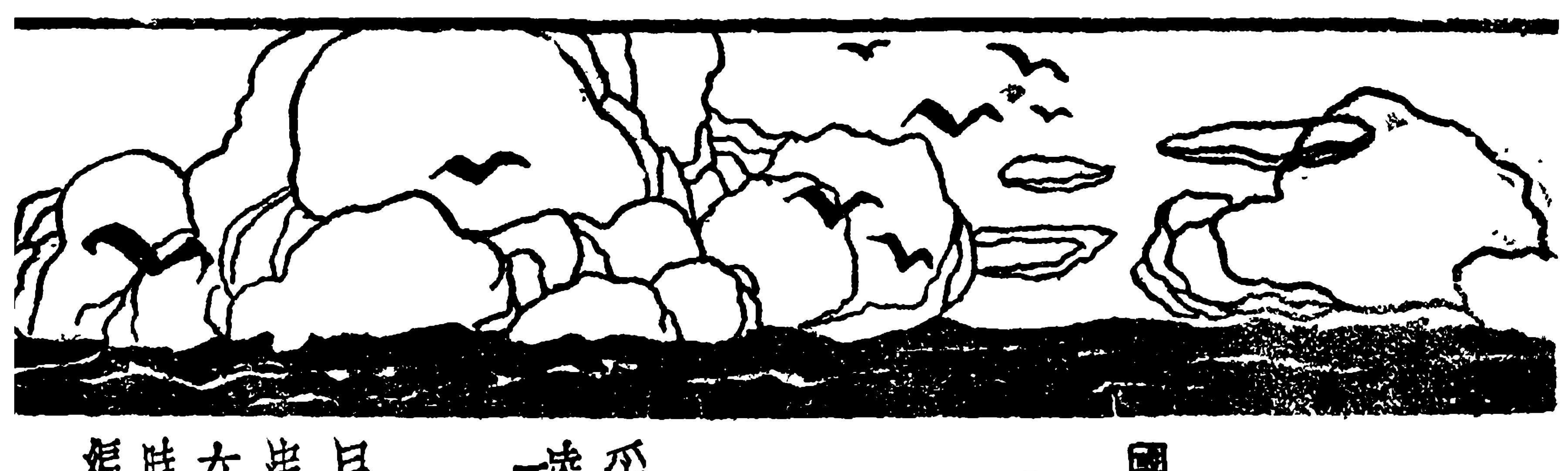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是中歐問題。可注視的幾件事是：(一)義外長齊亞諾的訪德，(二)奧總理獨裁的確立，(三)義大利積極擴軍。這幾件事雖不能斷定有絕對關係，但很有相對的影響。齊氏訪德雖名爲解釋義德間問題，但實際似注重協商奧匈問題。乃此時奧國忽發生總理舒斯尼格解散內衛團的政變，親義派的首領史泰倫堡被迫逃亡。此事發生後，德義關係能否仍舊合拍，大可注意。而義國在新勝之後，更加緊强化海空軍武力，足見其不安之感，十分濃厚。這一切全是增加歐局緊張的要因。

國聯會無聲無嗅的閉幕了，羅約國會議的召集，遙遙無期，所以目前歐局的展望，實在是渺茫得很。(素)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四十一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月十九日出版





重來上海

王芸生

我是北方人，最近來到上海。

上海是我的舊遊之地，於我還不算十分陌生。我是民國十五年的春天初來上海，那年深冬（即十六年初）返回北方，到現在已整整十年。這十年的光陰，無論在國家歷史上，或個人經歷上，都經過重大的變遷；現在再來看看上海，除了幾處建築物長高了一些之外，却還是那麼亂糟糟的不見什麼進步。

這短短的十年，擺在我們億萬斯年的民族壽命上，真不啻彈指一瞬，但對於近代的中國，關係却太大了。民國十五年那一年，可以說是舊中國與新中國的斷續之交。段氏政權之倒，宣布舊中國的過去；國民黨的北伐，則象徵新中國的走來。中國的復興，本應該就在那年；不幸主持國運者未曾握穩舵把，遂致國家遭逢蹭蹬，在數載內戰之後，來了九一八的空前外患，以致到這十年之後，把整個民族國家推演到存亡線上。

十五年春天，馮玉祥將軍領導下的國民軍，正在平津一帶，與奉直魯聯軍作着拉鋸戰。直魯聯軍利用渤海艦隊進襲津沽，因國民軍封鎖大沽，而引起一幕中日交涉。在三月十二日的早晨，日本艦隊向大沽砲壘開了砲，駐津各國海軍司令經由領袖公使之手，於十六日對執政府送了最後通牒，限於兩日內停止津沽戰事，並撤銷大沽口的防禦。十八日北京市民為最後通牒事向執政府請願，發生了流血慘劇。在我們悲泣國門碧血的時候，政局起了變化，三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國民軍靜悄悄的退出天津。我那時還在報館裏睡覺，朋友跑來送信，我遂不得不將那與朋友們合資經營的小報館擱掉。大概就是那天的深夜吧，家人朋友皆不知道，只我二哥一個人把我送上了招商局的一隻輪船。

轉天晨曦初露，天津市內還在響着陸續的槍聲，輪船歸

蹣東行了。那笨重的輪船一程程的東進，渾黃色的白河一節節的西退，過了塘沽，到了大沽海口。那海口是天津的咽喉，北京的門戶，在近百年史上，給北中國運進了西洋文明，同時也吞入了不少的國恥。英法聯軍時，外兵經過那裏摧毀了我們的首都；頂到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又從那裏打進來。一個辛丑條約，作了不平等條約的總代表，削平了大沽砲台，中國從此沒了海防。我那次作亡命客，竟也因了大沽口的外艦壓迫而起。我那時，既悲國家的遭際，復傷個人的孤零，且懼眼前的危險，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酸楚。我為避免大沽口駐軍的檢查，躦進水手睡覺的艙內；迨鑽出來時，船入大海，長風巨浪，悠揚浩渺，眼界胸頭，均為之一舒。船在渤海中，瓢兒似的繼續向南飄流，到了烟台，過了威海，經過幾度眠食，我這個陌生的人便來到了上海。

我遊魂孤鬼似的在上海住了將近一年，現在回憶起來，還有着不少的遺戀，同時也有着不少的宿恨。南京路上的扒手曾吃過我的耳光；東新橋道旁向過路人拉扯的野雞，曾嘗過我的拳頭；我個人也曾在巡捕房中躦過個把鐘頭。這些事，或許是一個粗野的北方人所難免碰到的笑話，但在我個人說來却只有憎恨。那一年的生活，大體說來，是烈烈轟轟的，終日所接觸的都是熱血蓬勃的人物，夜間則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間裏。那時的朋友們，到現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為一個大時代盡過他們的責任了；屈指數來，也有不少的人們業已顯達。我對於顯達的人們毫不羨慕，而對於被時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們，每一念及，輒不免心頭滾燙，暗暗的落淚。一位北方朋友，他比我遲來了幾個月，也晚走了幾個月，當我在北方驚心南方惡潮時，這位朋友的熱血也與許多人的血流在一起了。還有一個女孩子，她為革命的情緒所鼓舞，要到武漢去投軍，我曾幫助她取得一個資格，並確知她已登了長江輪。兩天後報紙上登出了一段新聞，據說一隻輪船由上海駛到南京時，一大批去武漢投軍的學生被扣留，且給孫傳芳殺掉了。這段新聞在我的記憶中永遠占着一個重要的位置，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担心着那個女孩子是否會在人間。

在上海，我曾昕夕計算着北伐軍的行程，也曾憂慮焦急過黨人的糾紛。十六年初，在漢口租界被收回的時候，母親思念遊子，喚我回家去過舊年，我遂別了上海，返回漆黑的北方。我回家不久，北伐軍先後攻下寧滬，在劇烈的黨潮中，朋友們分了友敵。我到現在還竊幸未曾捲入那漩渦，但同時却摧毀了我的家庭。二哥替我坐了半年褚玉璞的牢獄，母親因悲傷二哥的災難，擔心我的安全，竟一病不起將她的愛

兒丟下了！我就在天津，竟未獲一見母親的最後慈容！以後聽家人告訴我：母親當彌留時，尙堅囑莫讓三兒回家，免爲偵騎抓去。母愛是如何的偉大呵！蠢兒不肖，十載虛擲，徒辜親恩，無補國艱，每念及此，淸淚交併！

△ △ △

十年過去了，在國難第五週年紀念日的早晨，我因職務的關係，又來到上海。

在我十年未曾久離的北方，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遼吉黑熱相繼失去之後，剝肉見骨，慢慢的祖宗廬墓所在的河北也大部變色了。今年九月十六日的晚上，我在一羣親友惜別中登上平滬通車，二哥也到車站來送我，我恍然記起十年前的那天晚上他送我上輪船的情景。二哥或者未想到吧。到上海後，我的一個外甥寫信給我說：「吾們衆人在昨天送你們大家南下的時候，我們在站台上看車遠去，纔悵悵而歸。」過幾天她又來信給我說：「吾接來書，不知是快樂還是惘悵呢，心中不大自然，有時快樂欲狂，有時悲哀落淚，在我平凡生活中感覺一點新的轉變。」一個小孩子都會因爲我的遠行而感到悵惘，那麼，我於國勢阽危北局杌隉中離開我生長食居的故鄉，又是怎樣的心情呢？

我到上海後，沒有幾天，北方發生了豐台衝突，聽見日本兵在平津一帶不斷的示威演習，接着漢口上海又都發生了事情。我在盤算着故鄉的壽命，同時預感東亞大時代到來。我憑弔了閘北的一二八殘跡，同時腦海中自然湧起西沽的桃林，八里台的烟樹，西山的林泉，北海的魚跳以及微風吹到水面上的一摺摺的皺紋。這些都是我的恩景，希望不染敵騎的汚塵。

我們北方人準備吐吐氣吧，不要常是被人瞧不起。我在一個非正式的文件中，讀到下列的一段話：

中國人之特性，愛國不過五分鐘，甚且有不知國家爲何物者。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顧家忘國，甚且甘心禍國。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家一小集團之慾望解決，他若國事民生，一概不顧。雖一小部份尙能顧全大體而謀向上，均爲被壓迫之下層，無米爲炊，以致英雄無用武之地。以後××應採用權貴份子，而壓迫有節氣的忠幹份子。以華北民衆而論，其意志均爲奸滑而薄弱，易於利誘與威脅。民衆間缺乏團結組織與訓練，完全爲散沙的

狀態，故長時間以來，迄無抗×事件之反動與勢力之結成。非若滿洲方面，九一八迄今四年餘，反滿抗×勢力仍是再接再厲的與××搏鬬，雖迭經收撫討伐，軍事政治，仍為××心腹之隱患。華北之現在抗×份子及學生，雖有相當組織與堅決的意志，然大部為客籍份子，難深入華北民間，一旦華北變起，必大部瓦解，故不足為患。……

我對於這個文件的可靠性，雖然不無疑問，但這一段話實在使我們北方人毛骨悚然。

「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業已年湮代遠，現在是否尚有流風餘韻可尋，已大有疑問了。北方，自五胡亂華以來，中經遼金元清，曾繼繼續續的受了近千年的異族統治，這當然很影響了北方人的國民氣質。「漢人學得胡兒語，高踞城頭罵漢人。」現在的北方人是不是還那樣的沒出息呢？看漢奸的廉價賣國，甚至以兩角錢的代價，去替異族吶喊効死，固然不免寒心，但那是少數，純正的中國人是隨時準備作民族英雄的。經過這幾年的國難教訓，我相信站在國防前線上的北方人，他們的國家意識已逐日深厚了。

至於南方人，我當然不配去批評，我所最敬愛的師友許多是南方人。國難深入，無間南北，復興中國的責任尤其等待着全國人來肩負。截長補短，我覺得北方人應該加些氣，南方人的骨頭再硬些；一般的說，一切為國家社會負責任的人們應該把心臟加強些，不作虛驚，多幹實事，國家的復興是沒有問題的。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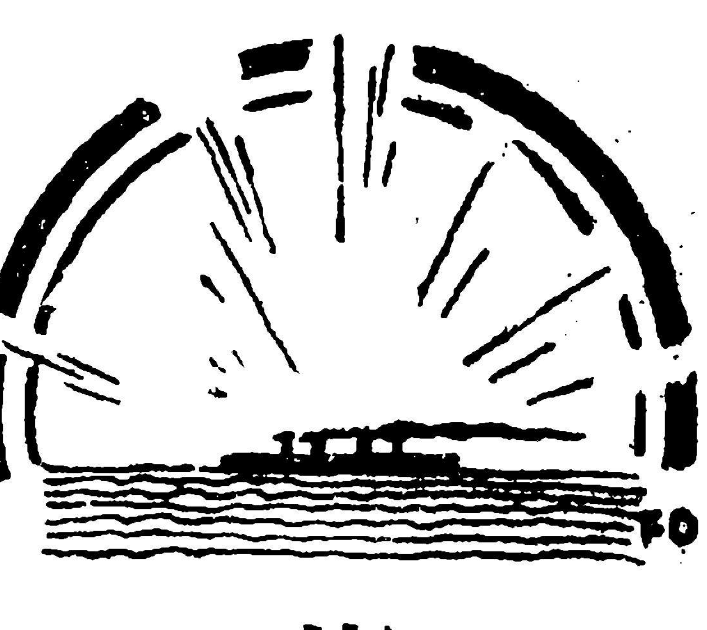
上海還是舊上海，上海的主人應已新了些。

十年前的中國，是在一個新的希望中向前進行，到現在，那希望的已經遭受很大的挫折，整個的中國跌了一交。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使我們的國家爬起來，挺身前進，切不可使她繼續躺在地上，被人家用泥水向臉上塗。

上海還是舊上海，上海的人是否已新了些？

十年過去了，我因為住居的關係，仍是每天到呂班路的公園中去遊憩。幾行白楊樹似已長高了些，山子石上的小溪仍是那麼潺潺的流着。風景不殊，人事全非了；我希望再過十年之後，在繁盛復興的新中國裏，重來遊覽這舊園景。

二十五年國慶日於上海。



蘇聯透視中之東北

謁辰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於今五載，國人對於東北近狀，猙形畢露，實則強鄰之慘淡經營，不遺餘力，在蘇聯透視中，則認爲滿洲乃未來遠東大戰根據地。茲將見諸蘇聯雜誌中者，一爲摘要披露，使國人得知其梗概焉。

一、日本在滿洲武裝力量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駐滿軍隊，僅關東軍一師團暨其護路軍而已，迄一九三五年底，日本駐滿軍隊，已增加至十三萬人，據最近消息，日本軍部將駐滿關東軍編爲駐滿之永久基本軍隊，其人數將達二十五萬，換言之，關東軍人數，將達到「九一八」以前日本全國軍隊總額，（一九三四年日本軍隊總額二十八萬五千一九三六年二十四萬六千）除擴充正式軍隊外，并擴展後備兵及其他武裝組織，據日本報紙發表，軍部爲滿洲事變耗欵已達三萬萬日金之鉅，一九三五年，日本軍費預算較一九三一年增加三倍，尚有滿洲事變特別費一項，已用去八萬二千萬日金，本年日本關東軍新計劃五年內需費九萬萬日金，而日本在滿武裝力量總數，可達五十萬人。

一、滿洲軍用鐵路之建築　日本爲準備與蘇聯未來大戰，需要在本國調動軍至滿陸前線，是以在滿首先建築鐵路汽車路，一九三二年日本工程隊已開始建築圖們至敦化一九八公里之鐵路，該路足以聯繫朝鮮北部與滿陸之交通。同時建築海倫至克山一六九公里之鐵路，又自拉發至哈爾濱二七二公里之鐵路，其建築之進展：

一九三二年已完成二七〇公里建築中五七〇公里

一九三三年已完成五〇〇公里建築中九〇〇公里

一九三四年已完成九〇〇公里建築中九〇〇公里

一九三五年已完成一二〇〇公里建築中一六〇〇公里

一九三六年建築中一五〇〇公里

觀此可知日人在滿於「九一八」事變後築成鐵路已達二八七〇公里，滿洲全線連同南滿路（一一二九公里）及中國所築共計已達八四四〇公里，三分之一以上係於「九一八」事變後築成。

查其已成及未成各路，於軍事上均有極大意義，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日人將中東路自長春至哈爾濱段計長二三八公里之寬軌改成南滿路軌道，由是列車可由大連經遼寧長春哈爾濱海倫直達大黑河（對岸即蘇聯布拉哥）全線計長一千六百公里，尚有第二條鮮滿蒙幹線，（由東向西）自朝鮮之淸津城津元山津三海港直達敦化吉林長春農安洮南索倫，直達外蒙邊境，該線在滿洲境內，計長一二三〇公里。此外尚有兩條重要幹線，一自圖們至佳木斯，計長五七〇公里，一自朝陽至承德，計長四四〇公里，其自圖們至佳木斯係自圖們經寧安牡丹江直達佳木斯後再分爲二支線：一至密山計長一八三公里，適達蘇聯邊境，一至依蘭（即三姓）。又自承德至朝陽一線，現擬推進至林西亦屬直通外蒙邊境。

「九一八」以前，日本如需向蘇聯邊境運輸，祇能繞過朝鮮經大連再轉南滿路至長春轉中東路（該路係寬軌）始能抵達蘇聯邊境，自其鐵路網完成後，其運輸方面即可改由朝鮮直達蘇聯邊界各要衝矣。滿洲現有各路，皆由南滿路統制之。南滿路爲改良大連港用去七千五百萬日金又改良安東營口旅順口等港用去一千五百萬日金。至改良朝鮮各海港之預算共計三千八百萬日金。

除建築鐵路外，尚積極建設汽車公路，所需人力，則強迫當地農工勞役。關東軍對於建設汽車路之十年計劃，擬定完成六萬公里，預計一萬萬日金，現已完成者達一萬五千公里，皆係趨向蘇聯邊境，其路基頗形堅固，利於軍事運輸。

「九一八」前滿洲並無航空建設，目下已有定期航空線七千公里，飛機場六十餘處，飛行降落場一百數十餘處，自東京至大連現有大飛機三十五架定期航行。東京直航哈爾濱齊齊哈爾之試驗，亦經成功，此外水上運輸，亦頗注意，松花江計有大小軍艦三十四艘，現又計劃擴充二十八艘。哈爾濱原有之造船廠亦經以一百五十萬日金加以擴充。水運輪船計有一八八隻，拖船二八四隻，帆船四六二隻，噸數在十五萬噸以上。

滿洲電話電報，已於一九三三年由滿洲電信公司統制，資本計一千二百五十萬日金。一九三二年總計郵局二八三所，分局七二〇所，一九三五年底，郵局增至三五三所，分局增至七八三所，電報局計有三七六所，並建立廣播無線電台

於長春(一〇〇基羅瓦特)牡丹江綏芬哈爾濱遼寧齊齊哈爾洮南四平街錦州等處。

一、滿洲軍事經濟之準備　日本自將滿洲建為大戰兵站計劃實施以來，現已成立富有軍事意義數大公司作為軍事經濟供給之來源。撫順本溪湖鞍山煤鐵礦業均在改良擴充，遼寧撫順大連等處，皆為化學工業之中心區，並計劃用敦化附近之天然水力成立第二煤鐵礦及化學工業之中心區，南滿路鞍山鐵工廠現已改為煉鋼廠，資本為一萬萬日金，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建築完成，每年產量：鐵砂六六〇．〇〇〇噸，生鐵四五〇．〇〇〇噸，鋼三五〇．〇〇〇噸，鋼軌七〇．〇〇〇噸(其他從略)。撫順煤礦可於二百八十萬噸煤塊中煉取石油一二八．七〇〇噸；現在計劃擴充產量至三六〇．〇〇〇噸，一九三五年日滿化學公司在大連附近設立化學工廠，資本二千五百萬，所有機器皆係購自德國，每年產量阿姆尼亞硫酸十八萬噸，阿姆尼亞硝酸三千噸（其他從略）又於一九三五年成立洋灰廠四處。

此外又組織各種日滿合資公司以吸收原有各項實業，據最近統計已成立之日滿合資公司已達一〇二所，資本總額達二萬五千五百五十萬日金。據日方傳出消息，俟有必要時，即將頒佈統制日本駐滿各種經濟組織之法規云。

一、滿洲之經濟狀況　按農業為滿洲之經濟基礎，自「九一八」事變後，農業所佔地面較前減少四分之一而強，是以糧食收成，逐年低落，目前農民窮困之原因，非僅因糧食出口之減少，同時又因出口糧食價格之跌落，又有較嚴重之原因，即日人在滿管享有自由買賣及租用土地之權利，由是日人見有優良土地，即可任意收取，自足影響當地人民之生活。此外又有一嚴重問題，即滿洲移民之日見減少，依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〇年之統計中國人民每年出關耕種者平均有七十餘萬人，而是項人民在滿洲落戶者每年平均達三十萬四八千人，自「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人出關者，日見減少，而入關各返原籍者，日見加多。據南滿路統計一九三五年出關人數為二十三萬一千餘人，入關人數為十五萬九千餘人，此外尚有大多數人民徒步入關回籍。至日人移民滿洲政策，雖極事宣傳，但未見若何顯著成效。

關於滿洲經濟狀況，近三十年來對外貿易向居出超地位，惟最近四年，反變為入超，例如一九三一年出超三九七、

六七二、〇〇〇元至一九三五年變爲入超一八三、〇七一、〇〇〇元，其入超之原因，由於是年出口價值少於一九三一年百分之四十三同時進口增至百分之八十。其出口驟減之原因，由於農村凋敝，工業生產減少，進口激增之原因，由于日貨充斥軍用浩繁，一切軍事建設材料，均由日本輸入，例如一九三五年進口總值六〇四，一四九、〇〇〇元，日本與朝鮮進口值四五六、六七五、〇〇〇元實佔百分之七十六，一九三一年僅佔百分之二十五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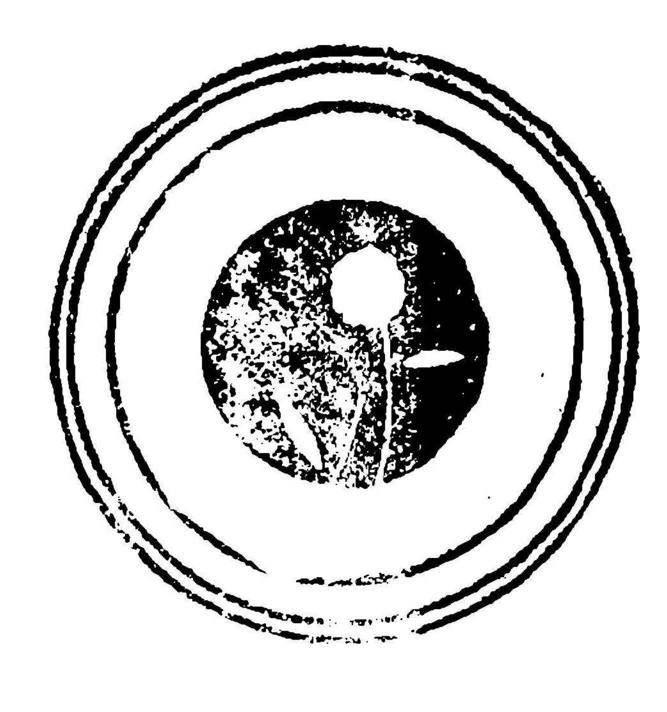
日本對滿洲經濟之操縱，表面似獲得極大利益，實則滿洲每年大宗進口，大都屬于日本軍火以及軍用材料，故其所得利益仍係由其本國人民手中取得，至滿洲當地人民購買力日見薄弱，輸入貨品之價格，勢難抬高。日本在滿對於經濟之改進已感種種之困難，日本對於開發滿洲投資總額，已達七八八、四四四、〇〇〇日金而結果無甚成效，因之日本實業界時表消極態度。現日本軍部開始滿洲第二建設計劃，需費七二八、〇〇〇、〇〇〇日金，數目之鉅與日本在滿投資總額相去無幾，其建設之施行，則將責成南滿鐵路辦理云。

一、滿洲義軍之活動　「九一八」之翌年，滿洲中國人民，即開始武力抵抗，據其正式宣佈「九一八」以後四年內日軍官兵陣亡達二八八四人其他原因死亡及受傷疾病不計。義軍最活動之區爲滿洲東半部，熱河南部，黑龍江北部以及蒙古各地。日軍在滿除備遭義軍攻擊外，迄今未能獲得同情之社會階層足以信任倚賴，因此試辦之保甲制度未能告成，是爲準備遠東大戰中之一大弱點也。

甲戌重陽日金陵郊外紀遊

王迅川

不作山水遊。人生常局促，黃花秋節裏。天氣清以淑。半日走京郊。中心樂林木。自古帝王洲。龍蟠兼虎伏。瞻拜中山墳。驅車紫金麓。華表何崔嵬。博愛高高錄，低首拾階行。一步再一步。上到最高層。三民入我目。（上有三門而以民族民權民生名之故云）魚貫踵其門。遺容甚雍穆。錯節與盤根。生榮死亦福。白骨壯山河。萬世人思服。踏級下山來。高瞻或遠矚。景物耐幽尋。江山如畫幅。小立任低卬。感慨千萬斛。治亂與興衰。循環如轉軸。強暴屢侵陵。人刀我魚肉。國難年復年。胡笳斷又續。淒風和楚雨。國慶安能祝。相去二里餘。風景絕柔沃。譚氏墓在焉。惜未一展目。轉車明孝陵。當年一牛牧。竊怪牧牛人。卒能踐帝祚。平民而起兵。民族爭光復。鍾山同不朽。千載留芳躅。登峯一展望。蒙茸樹叢簇。墓究在何許。非人所能卜。稍憩在中亭。茶話意自足。渺渺夕陽西。回城車轆轆。人世數十年。少閒多栗碌。偶得一消遊。聊以快心曲。



法郎貶值及今後之國際貨幣政策

劉鳳文

(一)導言

自從去年三月三十日比利時宣佈貶低幣值以後，國際間的貨幣政策，除了今春四月二十六日波蘭宣佈放棄金本位，實行管理通貨，和五月間法國總選左派勝利，各國投機家對於法郎施行攻擊，兩度發生紛擾外，大體平靜無事。法國里昂伯倫內閣登台後，秘密與英美兩國進行穩定貨幣的談判，直到上月二十五日三國政府同時發表公報，宣佈三國協定內容，其目的在：由三國「協力促使世界經濟關係，恢復常態，藉以達到物質與政治上綏靖之目的並望其他各國通力合作，以觀厥成。」三國政府更深信：「上述政策之成功，必與國際貿易之發展，有相當關係。」並以為應立即採取行動，將現行限價及統制匯兌之制度設法取消之。為達到此種目的，法國將法郎價值貶去百分之三十左右，收黃金為國有。而瑞士與比利時事後宣佈願意參加三國貨幣協定，義大利旦特也宣佈貶值，德國也不拒絕重新考慮幣制問題。這樣看來，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爆發的國際匯兌貶值戰爭，今後或將告一結束，而今後的國際間貨幣政策，或可走向安定的一途了。

於此我們可進而觀察，法國何以會把堅守三年餘的金集團的最後壁壘放棄，而貶低法郎價值，更要說明何以會有：國際間貨幣政策即將走到安定之一途的判斷。這篇文章，就在闡明這兩點。

(二)法國貨幣政策之史的考察

我們知道，自從國際間的匯兌貶值戰爭爆發以來，各國差不多都先後貶低匯價或幣值。惟有金集團，尤其是法國，抱殘守闕，不願放棄金本位制，其中原因，歷史的原素是很重要的，所以未討論最近法國貨幣政策的變更以前，先要把歷史上法國貨幣政策加以考察。(註一)

(1)大戰前的法國幣制

法國貨幣，中世紀以來，以銀為主。一二九五年開始鑄造銀幣，單位名曰利佛(Livre)並鑄有金幣，但流通不廣，其後因財政不敷，減低成色，價值漸低，十五世紀半僅值原值的五分之一。一五七七年廢止銀幣利佛為貨幣單位，而改採金幣愛古(E'cu)，十七世紀初，又用銀幣利佛為本位，此時金銀比價時常變動，維持頗為不易，故時常改鑄，而外幣又復充斥

，故至一七二〇年，流通的貨幣，已有四十多種，未能脫離混亂時代。一七八五年訂金銀貨幣法定比價為一：一五，此數幾為以後一百年間，法國複本位制下所取的標準。

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政府財政困難，乃發行不兌換紙幣，名曰Assignats。其後發行漸多，價值漸低，一七九五年，紙幣價值僅抵面額千分之三。法政府不得已而發行新幣名 Mandats Territoriaux 以代之，於一七九六年將Assignats 作為廢紙，而 Mandats 也因發行日多而價值低落，僅能照面價百分之一行使。

一七九〇年曾廢金銀兩本位制，而採銀單本位制，貨幣單位為法郎(Franc)。至一八〇三年又頒金銀複本位的貨幣條例，金銀本位幣皆為自由鑄造的無限法貨，而定金銀貨幣之法定比價為一對一五、五。其後因金銀產量增加，法定比價不易維持，乃有一八五一年與比利時，瑞士，意大利三國締結拉丁貨幣同盟之舉。惟普法戰後，因（一）各國逐漸廢銀用金，（二）銀產逐漸增加，故法定比價更不易維持，乃於一八七六年廢止銀幣的自由鑄造，而成為跛行本位制。此後法國國內雖有大批銀幣，具無限法貨的資格，但國外則用金為標準。這種狀態，直到歐戰爆發為止，沒有重大變更。由上所述，知大戰前法國幣制向無鞏固的基礎。

（2）大戰期內的法國幣制

大戰開始，法國幣制即起一重大變化，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法蘭西銀行即停止兌現。法國的發行準備制度向與其他各國不同，採最高發行額制，而此最高發行額由政府以法律規定之。大戰開始，政府需款孔急，乃向法蘭西銀行貸借，因而允法蘭西銀行擴大最高發行額，增發不兌現紙幣。茲將大戰期內，法蘭西銀行的最高發行額表列於後：（單位百萬法郎）

年　月	最高發行額	年　月	最高發行額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	六、八〇〇	一九一七年九月	二四、〇〇〇
一九一四年八月	一二、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三月	二七、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五月	一五、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五月	三〇、〇〇〇
一九一六年三月	一八、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七月	三三、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二月	二一、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三月	三六、〇〇〇

最高發行額在一九一四年八月為一百二十萬萬法郎，到一九一九年三月增到三百六十萬萬法郎，發行額增加二倍，再加以戰爭時期生產減少，需要增加，外貨源源而來，物價騰貴，匯兌平價不易維持，乃是必然的結果。但無重大變動，僅由一九一四年七月的英金一鎊等於二五・一八五法郎，跌到一九一六年四月的二八・九三〇法郎，較金平價（英金一鎊等於二五・二二一五法郎）不過跌去百分之十三而已，且其後復漸漸抬高到一九一八年十月的二六・〇七〇法郎。故法國幣制上所遭遇的困難尚不在大戰期內，而在戰後。

（3）戰後的法國幣制政策

法國在大戰期內，通貨數量，較前增加三倍，但法郎匯價因得英美的支持，僅降百分之十三，後來且逐漸恢復去金平價不遠，可是大戰結束以後，法郎匯價，反步步趨跌，一九二六年七月對英匯價竟慘跌至二四〇法郎，比舊平價幾跌去十分之九。其中原因乃在法國戰後財政方針的失策。原來大戰以後，法國因用國家財政從事經濟復興，故歲出大為膨脹，每

年收支不敷之類，多者竟達四百餘億，而法政府因得德國鉅額賠欵，有恃而無恐，大發公債，不從增加稅收上謀出路，後來德國賠欵不能照付，法國財政遂入窘境，不得已而增發紙幣，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紙幣發行額達五百八十五億法郎。加以貿易入超，由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共達三百億，於是人心慌恐，匯價大跌。法國政府此時的對策，仍採提高利率，防止資金外流的舊策，但病源乃在財政狀態之不良，要想挽救危局非收縮通貨不可，而當時財政當局，並未看到此點，於是手忙脚亂，內閣數次傾圮。直到一九二七年，法國政府方才覺悟不應再以德國賠欵作財政計劃的基礎，而當自己設法開源節流，是年的財政收支遂平衡於四百五十億法郎。預算平衡之後，法郎信用漸增，而匯價也漸安定於一百二十四法郎左右。法國政府以爲欲求匯兌安定，非實行金本位不爲功，而要恢復舊平價，事實上也不可能。乃定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公佈新幣制法規，實行新平價金本位制。

法國此次貨幣制度的實行，直到最近九月二十五日宣佈實行貨幣貶值，中間遭受世界經濟恐慌，英鎊美金兩大集團的攻擊，經過幾次驚濤駭浪，迄未變動。其內容要點：(1)放棄戰前跛行本位制，而以每法郎等於純金〇·〇五八九五六公分爲貨幣單位，約合戰前法郎價值的五分之一，對英金平價爲一二四·二一法郎等於一鎊，對美金平價爲二五·五二法郎等於一元。(2)法蘭西銀行紙幣可以兌現，但以二十一萬五千法郎爲最低限度。(3)紙幣的金準備率，爲紙幣發行額加活期存欵的百分之三十五。(4)廢止金銀出口的禁令。

(4)貨幣戰爭發生後的法國政策

自從世界經濟恐慌發生後，各資本主義國家都思以貨幣政策打開恐慌的局面，從事經濟復興。於是自一九三一年第四季起，英日等國相繼放棄金本位，而英帝國的附庸也相率效尤，到一九三三年春美國放棄金本位後而展開了一個大規模的貨幣貶值戰爭。

在這個貨幣戰爭中，可以分爲四個戰團，即以英美日法四國爲主力，而各以其經濟附庸爲衛星所組成的英鎊集團，美金集團，日「滿」集團，和金集團四大集團是。在這四大集團中，前三者都放棄了金本位，她們自身之間，雖然也是互相傾軋，但她們的戰略都很相似，所以可總名之爲非金集團，至於金集團則因戰略的關係，和非金集團國都處在對立的地位。

金集團原有法、比、荷、意、波蘭、瑞士等六國，而以法國爲台柱。

非金集團國家對於挽救經濟恐慌的政策，都是放棄金本位，對內藉膨脹通貨，抑低幣值，以提高國內物價，增加企業利潤，而促進生產，減少失業；同時更壓低本國貨幣的匯價，以實行匯兌傾銷，促進輸出貿易的發展，以解除經濟恐慌的壓迫。她們採取這種政策，的確有相當的成功，如物價指數的抬高，生產銷數的增加，失業乃倒閉的減少，國際貿易猛進，都可說是這種政策的效果。

可是金集團國家的政策，却恰與之相反，她們爲維持金本位而不惜收縮通貨，收縮通貨的結果，是必然的要物價下跌，利潤減低，摧殘生產，增加失業。這時非金集團國的商品，更因其匯價降低，而對外價值暴跌，挾其雷霆萬鈞之力，排山倒海而來，傾銷到金集團國及其殖民地的各部分。在這種情形之下，金集團的第一台柱——比利時遂不堪壓迫，而在去年三月末和這個集團分道揚鑣了。

金集團自從崩去比利時的一角以後，即時在動盪不定之中，她們的貨幣時受投機家的攻擊，而意大利自去年用兵東非後，事實上已行管理匯兌制，波蘭政府更於今年四月宣佈限制外匯的買賣。荷蘭，瑞士雖尚保持金本位，但因實力薄弱，無關宏旨，這樣，就只有法國還是抱殘守闕，堅守團的堡壘了。

然而於此我們進一步要問：當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採用管理貨幣制度，抬高物價，壓低匯兌，以謀打開恐慌局面，而且收了相當效果之時，何必法國要排除萬難，維持她的金本位制？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有下列幾種解答：

(a)歷史上的原因　法國幣制，從歷史上看，總是沒有鞏固的基礎，常在紊亂的狀態中，人民飽受貨幣的痛苦，尤其是大戰後數年的幣值狂跌，法人至今思之，猶覺談虎色變。所以剛才在一九二八年穩定的貨幣制度，非至萬不得已時，絕不願輕易放棄。況且法國還曾利用她的雄厚的資力，對於他國施行攻擊，一試而使奧德發生金融恐慌，再試而使英帝國的金本位崩潰，使英鎊喪失其國際的地位，奪取英帝國在國際金融上的霸權。法人至今思之，猶覺榮幸。這樣勢力雄厚的金法郎，法人當然不願輕易放棄了。

(b)小資產階級的反對　在法國小資產階級的勢力非常雄厚，他們仰靠着利息過活，法郎貶值，即是表示他們的收入降低。所以當大資本家要求放棄金本位，膨脹通貨，藉以挽救恐慌，促進繁榮之時，他們是竭力反對。而那些勞動者，也怕膨脹過甚，實際工資降低，生活日加困苦，而堅決反對通貨膨脹。

(c)維持她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既得的地位　自從各國先後放棄金本位後，貨幣價值時常動盪不定，所以巴黎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無形中奪得了王座的地位。大宗資本不斷地從貨幣不安的國家流到法國。假設她也放棄金本位制，將貨幣價值放在不安定的基礎上，便無異於驅逐此種資本於國外，而放棄她這世界金融市場的王座了。

(d)恐引起更激烈的貨幣戰爭　我們知道法國在資力上抵不住美國，在國際貿易上，抵不住英國，所以在金融勢力上，實不能與英美二國相比。她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王座的取得，乃是因為英美的放棄金本位，貨幣價值不穩。假設她一旦放棄金本位，這個王座就要失掉，這在前段已經說過。假設她放棄了金本位，壓低了貨幣價值，在另一方面就是英美貨幣價值(對法)的提高，這實非英美之所願。如英美再進一步壓低幣值，法國也非進一步壓低幣值不可，不然她對英美的匯價仍然是較高的。這樣一來，更激烈的貨幣戰爭開始了。但法國的金融勢力，不若英美；財政狀況，年有鉅額虧空；政治安定，也較英美遠遜，若與英美作貨幣貶值戰爭，實非法國之力所能及。假設她若貿然嘗試，則對她的金融體系，必有很大的損傷。這一點，我們看法國在打算壓低幣值之前，與英美協議三月，成立三國貨幣協定以後方才實行，就可見出。

(e)政府較弱　我們知道，法國是一個多黨制的國家，任何一派要想上台，非聯絡很多與黨不可，這樣政府的基礎就不能鞏固。這些聯合組閣的各派，在某種方面，利害或者相同，而得到合作的結果。但對其他事件，意見未必相同，因而內閣時常傾圮。這樣，政府就只能作些消極的事情，而不能進一步作些積極的工作。關於貨幣問題亦然，沒有一次內閣敢於

提出，因爲政府黨各派，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很少是能一致的。這一點也不能不說是以前法國牢守金本位制的一個重大原因。

因爲有了以上幾種原因，所以她雖幾經艱險，還是維持她那平價較英美爲高的——因爲英美已經壓低了——金本位制度，直到最近，方才加以變更。

（二）最近法國貨幣政策的變更

九月二十五日晚間，英法美三國政府同時發表公報，稱：『英法美三國，業已締結貨幣協定，規定法郎法定價格，爲每一法郎等於九成金重〇・〇四九公分至〇・〇四三公分之間，俾各該國經濟關係，可在事實上加以調整，從而穩定貨幣比價。」同時財政部頒佈命令，全國黃金收歸國有，設立平準基金一百億法郎，以爲穩定貨幣之用。這樣，固守八年有餘的金本位制度，是日起已經放棄了。這不但是法國貨幣史上的重要一頁，而且是世界金融市場上一個最大的變更，對於所有人類的經濟生活，幾乎全有影響。所以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1）法國變更貨幣政策的動機

在前節我們曾經舉出很多法國不願放棄金本位制的理由，自五月總選，人民陣線大勝以後，法郎地位雖曾一度危險，但經里昂伯倫宣佈維持金本位制（在未組閣以前）以後，數月以來，即風平浪靜，法郎地位似很鞏固，何以最近竟有這種舉動？於此我們不得不對於世界經濟恐慌後，法國的經濟財政金融以及人民陣線的經濟政策加以透視。

自從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首當其衝者，就是英美二大資本帝國，法蘭西則因其經濟情形富於自給自足的性質，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而自己竊自慶爲景氣的孤島，資本主義的樂園。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情形就不同了。一方恐慌的狂潮，已越過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峽，猛烈地侵襲這個資本主義的樂園，景氣的孤島了。另一方面，英日等國先後放棄金本位制，壓低匯價，她們的商品傾銷，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尤其是法國，因幣值過高，雖高築關稅壁壘，也不能防止外貨的侵入，這樣，她的國內和國外的市場，都是日益狹小，物價跌落，生產必然收縮，工場倒閉，失業自然增加，政府一方面爲了救濟失業，擴張軍備而支出增多，他方面又因經濟蕭條而收入減少，國庫收支無法平衡。同時因國際收支不利，現金也源源外流，爲易於明瞭起見，以下我們將一九二九年以來法國的經濟，財政，和金融各方面的情形用數字表示出來。

經濟上榮枯的指標，可以拿物價，生產，失業，倒閉，以及國際貿易作爲代表，經濟繁榮之時，物價高漲，生產增加，工人失業減少，工廠商店倒閉將絕，國際貿易盛旺；經濟萎縮之時，則完全與之相反。而一九二九年以來，尤其是一九三一年以後法國的經濟情形無論那一方面，都是表現出極度地蕭條。

（a）物價　法國物價，自一九三〇年已開始步跌，但劇烈變動，還是在一九三一年：

法國批發物價指數（一九一三＝一〇〇）（註一）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二七・三	一二二・五	一〇一・九	八六・八	八〇・九	七六・四	六六・六

（b）生產 法國的生產指數，在一九三〇年，還較一九二九年爲高，但至一九三一年，即開始下落，而到一九三二年下落更劇。一九三三年雖稍升高，但也不過曇花一現而已，其後又步步趨跌。

法國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八＝一〇〇）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〇九·四	一一〇·二	九七·六	八五·六	八四·五	七八·四	七二

（c）失業與倒閉 法國的工人失業和工廠倒閉數目，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年有增加。特別是一九三二年，失業人數，較一九三一年突增四倍，而到去年則又造成最高記錄。

失業統計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〇·〇五二	一三·八五九	七五·二一五	三〇八·〇六六	三〇七·八四四	三七六·三八六	四六四·〇四四

倒閉統計（每月平均）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七二六	七五六	九〇六	一一七〇	一一五七	一三一四

（d）國際貿易 法國國外貿易，因幣值過高，市場爲外人所奪，故輸出逐年減少，爲達到貿易平衡之目的，所以與比，荷，意，波蘭，瑞士，組織金集團，實行布洛克（Bloc）政策，採取限額分配制，限制輸入。結果，輸入雖然減少，但每年入超仍在五十萬萬法郎以上。

法國國際貿易（每月平均數單位百萬法郎）

項目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每月平均進口	四·八五一	四·三六二	三·五一六	二·四八五	二·三六九	一·九二一	一·七二八
每月平均出口	四·一七八	三·五六九	二·五三五	一·六四一	一·五三六	一·四八五	一·二九五
每月平均入超	六七三	七九三	九八一	八四四	八三三	四三六	四三三

一九二九年以來，法國入超數字，已達六百萬萬法郎了。

以上是經濟方面的情形，現在我們再看財政。

法國的財政政策，因爲要維持金本位的原故，所以採取的是緊縮政策，努力縮減支出，以冀達到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事實不許可她，一方面因爲國際風雲險惡，軍備必須擴張，失業增加，救濟費的支出也因而擴大，這樣，緊縮的目的遂難達到。另一面，則經濟蕭條，租稅收入年年減少。因此，國庫收支年年有鉅額的短絀，計：一九三四年虧短八十八億法郎，一九三五年虧短九十億法郎乃至一百億法郎，至於一九三六年度，則截至六月一日爲止，業已虧短六十億法郎了。國庫所欠法蘭西銀行的債款，也達一百四十億法郎。爲了彌補這樣鉅額的短絀，當然要增發公債，而公債增發的結果，必然是信用擴大，信用擴大之後，則所需現金也要增加，不然，金法郎的地位，就不能穩固了。

可是法國的金融狀況如何呢？在現金方面，因爲國際收支的不能平衡，和法郎地位的漸漸不穩，從去年起就源源外流。到現在止，所有以前從他國流入的現金，差不多已完全流出去了。

法蘭西銀行現金準備（單位：百萬法郎）

一九二九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註）
四一·六六八	六八·八六三	八三·〇一七	七七·〇九八	八二·一二四	七四·一三六	五〇·〇〇〇

註：一九三六年之數字爲法國放棄金本位前的大約數值。

總之，無論從經濟，財政，金融那一方面看，法郎的地位，已是極端不穩了，這樣，法國雖欲維持金本位制度又豈可得呢？

以上是就消極的方面觀察，法國的金本位制已是不得不放棄了。現在我們再進一步從積極的方面——人民陣線的經濟政策——觀察法國金本位制的不能不行放棄。

里昂伯倫內閣成立之後，首次閣議即通過了一個施政方針，其中關於財政經濟方面有：(一)實行大規模的公共工程，以救失業，恢復景氣；(二)軍需工業國有化；(三)改組法蘭西銀行制度；(四)恢復公務人員所減的薪俸；(五)取消參戰軍人恩給金減付辦法。而新議會自六月五日開會以來，至八月十三日後的夏期休會止，其間已通過財政法案五，經濟法案十六，其中用以改良經濟財政重要法案計有：

1. 新勞動法，社會立法，如有給休假，一週四十時勞動制。
2. 法蘭西銀行再行貼現財政部証券，擴張該証券發行限度二百億法郎，及法西銀行的改組。
3. 軍需工業國有化。
4. 對於工商業，輸出業，船舶業的各種補助救濟。
5. 在三年之間，以現金及中長期債券形式支出二百億法郎，以實行大規模救濟公共土木事業，農村復興，公共建築等。

而六月七日更與勞工代表簽定所謂「馬蒂尼昂協定」，對於勞動階級確保增加平均約百分之十五的工資。（這是爲解決當時的工潮而成立的，還有其他條件，因與本文無關，而未錄出）。

在這些經濟財政法案和「馬蒂尼昂協定」中，可以分作三個部分。一部分是使企業的生產費增加，一部分是直接地增加國庫的負担，而另一部分，則是爲了應付這些負担，而想出的籌款政策。前者如新勞動法中的有給休假，一週四十小時勞動制，和馬蒂尼昂協定中的平均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五等，據一般的專門家調查，其增加率竟達百分之二十，對於沈淪在不景氣深淵裏的工商業，這樣增加牠們的生產費；而爲維持由提高工資而增加的國民購買力，以及和外貨競爭的力量，而不許物價抬高，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暴虐的摧殘。因此政府乃不得不對於工商業加以救濟，如貸款中小工商業者，和輸出補助等等都是。因之遂間接地增加了國庫的負担。

至於軍需工業的國有化，大規模救濟公共土木事業，農村復興，公共建築等，則又是直接地增加國庫負担。試觀今後預定的國庫負担之增加吧(以百萬法郎爲單位)：

(1)官吏減俸之復興	一、四〇〇
(2)伴着新勞動法的負担	二、〇〇〇
(3)公共事業費	四、〇〇〇
(4)軍需工業國營費	一、〇〇〇
(5)對私家銀行的補助	一三〇
(6)設置穀物統制局	一、二〇〇
(7)伴着實施新勞動法的工商業的補助	三、〇〇〇
(8)輸出補助	一、〇〇〇
(9)礦山勞動者年金補助	五五
(10)船舶業補助	一一〇
總計	一三、九九五

爲了實行新經濟政策，本年度的支出，預計要增加一百四十億法郎。對於窮乏程度已經絕頂的法國財政，加上了這樣鉅大的負担，除了增發公債，或擴大信用而外，是沒有良法了。所以議會又通過「法蘭西銀行再貼現財政部証券，擴張該証券發行限度二百億法郎。」這是採取擴大信用的一途了。可是信用擴大的結果，無疑地是要抬高物價。物價抬高以後，輸出產業將更陷於不利的地位，而進口貨則更將源源而來，無法防止了。（因爲她的幣值過高。）

總之，人民陣線內閣的新經濟政策和她的貨幣政策，是極端不能相容的兩個東西，爲了解決這個矛盾，爲了經濟界好況（Boom）的回復，只有犧牲法郎了。何況法郎貶值以後，還能進一步促進輸出貿易的增加，和阻止外貨的進口，而能積極地幫助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呢？

（2）法國的新貨幣政策

以上已將法國不得不把法郎貶值的理由詳加敘述，現在我們進一步研究法國最近變更的貨幣政策。

法國政府於公佈三國貨幣協定之翌日，即向國會衆議院提出新貨幣法案，內容共分五章二十五條，第一章是新貨幣法，第二章是黃金國有，第三章是社會立法，第四章是必要食品進口稅的減輕，第五章則是貸欵不動產銀行，助其經營抵押放欵。第五章的規定，乃爲擴大信用，融通資金，發展產業，這是爲了實施人民陣線的新經濟政策而設的，和貨幣法本身無多大關係。第四章則因新貨幣法實行後，進口的必需食品價格必定高漲，有損於勞動階級的福利，所以有了這種規定。內容比較簡單，不另加詳述以。下將第一，二，三三章詳加分析，以窺法國新貨幣政策的全豹。

爲易於明瞭起見，將第一二兩章合併討論。第一章是規定法郎貶值的新貨幣法案，內容：廢止一九二八年的貨幣法，即用以恢復金本位者，此後法郎的法定價格定爲九成的標準金〇・〇四三公分至〇・〇四九公分（原重〇・〇六五五公分），并設立匯兌平準基金一百億法郎，以之置諸財政部指導之下，而由法蘭西銀行加以運用，藉以穩定法郎與金的關係。換言之，即法蘭西銀行得動用此項基金以售出或購進外幣。此外又准法蘭西銀行將現有的金準備重行估定價值（按該行現存現金，在法郎未貶值以前，其值約五百二十億法郎，）各屬地發行銀行的金準備也重新估定價值。又國際上各項支出，凡在新貨幣法實行之前，曾經訂明須用金幣償付者，不受本法的拘束，一俟本法實行以後，所有金條，金塊，金幣的輸入輸出與交易，概在禁止之列，但經法蘭西銀行特許者，不在此例。根據此章前面幾條的規定，法國的新貨幣政策，似乎並未放棄金本位，不過將法郎的金值約減去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實行金塊本位制而已。可是我們進一步觀察，規定所有金條金塊，金幣的輸出輸入，與交易，概在禁止之列，第二章且明白規定黃金國有，如有隱匿不報者，科以重罰，即可知法國事實上，已經放棄金本位了。蓋英國在一九二五年後所實行的金塊本位，國內雖無金幣的流通，但黃金並未國有，而且可以自由交易，自由輸出輸入，現在法國的新貨幣法既然這樣規定，又何能謂法國並未放棄金本位呢？不過法國的放棄金本位，不若英國那樣的澈底，法郎價值，還能與黃金保持相當關係而已。

第三章是恐怕因新貨幣法實施後，物價高漲，對於勞動階級，食定額薪俸的公務員，和一定恩給金的參戰軍人不利而設的社會立法。最初政府

向衆院提出的法案有三點：(一)工人工資當與生活費指數相適應，(二)政府得頒佈命令調整公務員薪俸，(三)參戰軍人的恩給金，也得以命令調整之。這一章後來成爲參衆兩院爭論的焦點。在衆議院通過貨幣法案時，將「工人工資得依物價累進」一條删去，而代以「國會授權政府，或則禁止故意抬高物價，或則運用其他方法，以維持法郎在國內的購買力，而免薪資階級多所損失」一條。蓋衆院恐政府中極左份子，或將强迫法總理，提高工資，如此則由法郎貶値對於工商業者所可產生的良好結果，或將爲之抵消。

衆院將貨幣法案全文通過後，遂交參院財委會審查，而參院又將「授予政府全權，以阻止物價抬高」一條修改爲「凡抬高物價而無正當理由者，政府始有權禁止之。」蓋法國政治爲現在世界中最民主的國家，參院深恐有此條之規定以後，政府的獨裁權逐漸確立起來。但將修正案交回衆院複議之時，衆院又以多數維持原案，因之兩院爭執甚烈，經數度往來辯論之後，始覓一折衷案，已將「授予政府全權，以禁止抬高物價」一條取消，而另代以一條，規定「政府經國民經濟委員會同意後得設法制止物價高漲」。對於勞資爭端一層，也經兩院成立折衷辦法，規定以强迫仲裁制度，解決關於工資問題的各項糾紛。因此開將組織特別法庭，審判關於工資爭案，與勞資雙方間的各種事件。這樣，震動世界一時的法國新貨幣法，遂於以成立了。

(四)今後國際貨幣政策的動向

(一)過去數年間的國際貨幣戰爭

本來國際間用貨幣作競爭的武器，是由來已久了。不過以前的貨幣戰爭的形態，是金本位的攻防戰。貨幣貶值的戰爭，乃由一九三一年第四季的英日先後放棄金本位而引起，到了一九三三年春美國放棄金本位，而進入最劇烈的階段。在那一年英鎊集團，美金集團，金集團和所謂日「滿」集團，都先後成立，互相傾軋。不過貨幣之所以能成爲交換的媒介，乃是因爲信用的關係，一旦貨幣的信用喪失，就不能成其爲貨幣了。所以貨幣貶值戰爭是有其相當的限度的，不能毫無限制而任意將幣値壓低。因此，到了一九三四年以後，即進入相對沉靜的階段，而想向遠東的金融力量薄弱的國家施以壓力，盡量的榨取。美國的白銀國有，抬高銀價，即是這種政策的表現。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因比利時不堪忍受英美二大集團的壓迫，而崩去了金集團的一角。此後貨幣戰爭的大局已定，即金集團終將因不堪經濟壓迫，而遲早必定完全崩潰，同時英美等國又不願金集團的崩潰，而停止攻擊。這樣，自從去年比利時放棄金本位起直到最近，國際貨幣戰爭完全是在相對安定的狀態中。

(2)金集團的總崩潰

金集團的分子，成立之時有法、比、荷、意、波蘭 瑞士、六國，她們的貨幣戰略是高築關稅壁壘，實行限額分配制，以及集團內的物物交換，和盡力促進貿易的集團化（即增加集團內的貿易，減少集團外的貿易），以維持舊平價的金本位。牠的勢力雖然不弱，但是這種政策是一種孤立政策，打破已經確立的世界經濟，而走回國家經濟之途。況且她們已是高度地資本主義化了，她們的商品需要市場來容納，而她們維持價值較高的貨幣，市場漸漸消失了，出口的產業漸漸不能維持，而影響到其他產業部門，經濟情況一天天地惡劣下去，比利時就這樣地不能維持，而在去年三月底首

先和金集團其他國家分道揚鑣了。金集團自從這個第一台柱塌下以後，就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投機分子首先向荷施行攻擊，繼而法郎也時常不穩，到了去年年底意大利因東非戰爭，而實行統制外匯，今春四月間波蘭又宣佈禁金出口，統制兌匯，金集團到此時事實上已僅餘法，荷，瑞三國而不成其爲集團了。

到了今年五月，法國選舉人民陣綫大勝後，法郎立刻不穩，資金紛紛向外逃避，後來里昂伯倫以未來的內閣總理資格，向衆宣佈絕不放棄金本位，形勢方才安定下來。到了最近三國貨幣協定成立以後，法國政府宣佈法郎貶值，收黃金爲國有，翌日瑞士政府即宣佈步法國的後塵，貶低貨幣價值百分之三十，同時荷蘭內閣總理也即當衆發表談話，考慮貨幣問題，禁止出口，設立平準基金穩定匯價。而曾經站在伯桑洛演說台上，向民衆宣佈「直到最後一口氣，最後一滴血，都要維持里拉的價值」的羅索里尼也宣佈里拉貶值了。這樣一來，金集團就成爲一個歷史的名詞。

（3）今後的國際動向

前面已經說過，貨幣貶值戰爭是有其相當的限度的，不能毫無限制地任意將幣值壓低。並且英美日等國的盡力壓低幣值，壓低匯價，乃是因爲這樣地作，可以實行匯兌傾銷，搶奪市場。現在世界各國，除了德國尚未決定以外，既已都脫離了金本位的束縛，某一國家若爲了搶奪市場而再壓低幣值，則其他國家也可效尤，還有什麼好處呢？她們若這樣地作，眞是成爲不可思議的，毫無意義的了。

不過在三國貨幣協定中，英美的匯價，並沒有規定，因此，英美兩國不免有所睚鬥，英國主張將現值抑至英金一鎊折合美金四元七角，而美國則堅持其價格不得低於四元九角五分。但是我們相信，這種睚鬥不久一定能獲得解決的途徑。

自從三國貨幣協定發表以後，瑞士，比利時，即宣佈加入這個協定，而義相墨索里尼也準備作國際貨幣會議後盾，德意志銀行總裁薩赫特博士更講演對於任何有益的國際談判時常準備參加。這樣，一經有人提議召開國際經濟幣制會議大概就能順利進行了。倫敦泰晤士報社論所謂，「英美法三國商妥的貨幣協定，或將證明其爲趨向世界貨幣最後穩定的第一步辦法，雖距最後目的尙遠，惟世人對於其所含的重要性，殊不應忽視。目下三國間的諒解，其唯一目的，不過欲在與協定有關係的各國間，維持一種相當的貨幣穩定而已。惟世界穩定的關鍵，全握於此數國之手，如彼等本身之間能保持穩定，則其他各國必將受其激勵，而協助彼等早日達到穩定之目的。」這種觀察大概不是過分的樂觀吧？

註一本節前三段參考趙蘭坪著貨幣學。

註二以下表數字見金城銀行一九三四年度營業[illegible]一九三五年的數字因基期不同由著者改算而得。

李秀成覆英國教士艾約瑟楊篤信書并跋

蕭一山

（一）書文

太平天國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書覆
大英國耶穌教士艾約瑟楊篤信先生閣下：緣余久聞
貴國尊崇天教，早擬致書通候，同證道源，祇以殘妖待
誅，道路梗塞，致疎音問。現仗
天威，攻克蘇杭，與　閣下相距不遠，亟欲遣一介以通好
又以軍務未暇，遲遲未發。乃承
錦翰先頒，講明眞道，盥誦六欵眞理，層層透闢，奥義
精深，曷勝欣忭！伏念我
眞聖主天王，丁酉年荷蒙天啓，親覲
天父天兄，即令奉行眞道，宰治萬方，若非昔日之所定，何
有今日之所爲也？況其　聰明天亶，學識淵深，講求奥
義，精微畢至，寔非凡庸所能窺測，即合朝官員，時蒙
聖訓，亦皆深明大義，恪守成規，豈人力所能，寔
聖神之所助，乃有數百萬之衆從耳。至余以一介武夫，
罔知奥旨，連年從事征討，得以保身保國，封爵開疆，
亦莫非
天父上帝所祝福，
天兄基督之代罪所致也。玆承明論見貽，寔足開余茅塞，
私衷欣喜，莫可言宣。然既承惠我好音，諒必不吝移玉
，惠然肯來，面傾胸臆。玆有開朝精忠軍師干王，本
天王之介弟，爲朝綱之首領，前曾於香港廈門尙海等處，
交遊　貴國教士，遍歷各國，共證眞理。想閣下均必熟
識。現聞　閣下有書貽余，故特降駕來蘇，欲與
閣下會晤，講論壹是，但其中事宜，多有必須面罄之件
特此敬修啓覆，望
閣下親降蘇省，俾得面與干王定議一切。度
閣下旣不憚七萬里之遙，來傳眞道；必不以二百里之遠
，不降
光儀也。專此敬覆，除容面罄，臨啓不盡翹切之至！伏
惟光降，即候
文安。

太平天國庚申拾年六月十二日

跋

右太平天國九門御林忠義宿衞軍忠王李秀成致大英國耶穌教士艾約瑟楊篤信書一通，係庚申十年六月十二日發，即清咸豐十年六月初六日，而西歷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也。原件現陳列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院，寫本部在東方寫本目錄中，編號爲 Oriental 8142 。黃綢墨書，朱色印文。印長方形，中刻宋字，正書單行，具全銜及姓名，便民間之省識也。四面刻海水雲龍，亦頗美觀。此爲太平朝特製之印式，自天王以下均用之；惟天王璽作四方，餘作長方，長闊分寸則以官職大小而有差別耳。賊情彙纂卷六僞印云：東王西王印長六寸六分，闊三寸三分，南北王印，翼王印，燕豫王印長各遞減一分，闊遞減一分，然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東西二王會銜誥諭，(一)西王印較東王爲小，則初制恐未能盡合，或彙纂所述有小誤耳。忠王爲楊韋搆難後所封之一等王，(二)其印之長闊，應與楊蕭等。此件印長約八英吋，頗相符合，則彙纂並非無據也。按秀成原名以文，廣西藤縣人，父爲拜上帝會教徒。年二十八，値金田起義，蕭朝貴脅之從軍，發前敵爲走卒。及克金陵，積功至師帥。隨胡以晃破廬州，授殿前二十指揮。東王楊秀清知其賢，俾自率一軍，與陳玉成轉戰江西湖北間，所向有功。天京內亂，東北二王相繼誅，翼王他去，而燕王復罹於難，天王始拔秀成爲地官副丞相，命與陳玉成共治軍事。已未九年，封英王。江南大營之潰也，和春張國樑收拾殘餘，其勢復振，築長濠以圍天京。秀成治軍皖南，引精銳疾搗杭州，克之。前廷命和春分兵往救。秀成瞯大營虛弱，委杭郡不守，率師風馳而西，會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諸軍，圍攻江南大營。大營再潰，張國樑力戰死。秀成進克常州蘇州亦下，時庚申拾年四月二十二日，即咸豐十年四月十三日也。天王以蘇常軍事付秀成。秀成招聚安集，數月大定。嘉定太倉崑山新陽松江嘉興等處以次就撫(三)秀成欲取淞滬爲餉源，將率兵往攻上海；恐傷及外人之生命財產，有乖鄰邦之好，特致書英使，約各國使領一同來蘇，會議保僑之法。書略云：『淞江爲我軍取糧之地，不能不分兵往取。惟上海一縣與姑蘇唇齒相依，通洋門戶，又萬不能不前往收復。但該處上海雖只一縣地方，各國欽差大臣均在於彼。一旦興師動衆，我國原爲打仗而去，並不與貴國爲難。第恐我軍多衆，間有不守紀律者，迨至兩下角勝之時，或有誤犯貴國官民，或致騷動貴國貨物；雖非出自我國本心，總屬有乖今日鄰邦之好，昔年兄弟之情，豈不大傷和氣，貽笑先人。爲此特字奉佈，敢煩貴國各大臣勞步下降，一同各國來蘇，面商國事。雖結今日之新盟，實聯昔日之舊誼。從此開疆拓土，我國收先人之業，而推心置腹，貴國無意外之虞，豈不美哉？』英使不許(四)蓋外人對太平軍之態度，因其與滿清之政治關係即北京條約所獲之權利而一變。以所得已達其最高慾望，且許外人南北通商。是太平軍之存在，無論在上海或長江一帶，皆有妨碍南北之通商也。(五)此爲太平軍與上海外人交涉之始。惜時移勢異，外人已助清兵爲攻守矣。然太平因軍事政治之關係，雖未邀外人之諒解，亦必進兵攻取。先命天將林某何某作前鋒，秀成親率大軍殿後。外人聞之，嚴辭拒絕。秀成再致書各國領事，申明願盡保護之責，請於戰時懸黃旗爲標誌。(六)七月十日，(陰曆七月初四)太平軍抵上海，屯徐家匯。清巡撫薛煥率衆固守。旋英將卜德Budd法將法爾 Foure 等率洋兵爲之助，發礮轟擊。太平軍兩次攻城，均不支而退。清人相傳秀成亦於是役受傷，(七)惟李秀成供狀云：「我部將蔡元隆部永寬提隊出兵，到九里地方，與清將會戰。他見軍到來營不守，正當用力進兵，上海城內有謹備迎接我者，忽然天暗

，雷風震動，大風大雨，兵馬不能起身，立脚不住，後未進兵。後洋兵及清兵恭迎未見我到，薛撫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復即加銀請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概被撫台殺之。其事不成，在徐家匯紅毛禮拜堂暫屯數日，後嘉興告急到來，不得已移軍由松江浦邑而回』（八）據此則秀成退兵，由於赴援嘉興，並非戰敗。謂中外官兵歡迎內應者，當亦有故。蓋其時英法使領之態度，雖轉爲自身利益計，頗促太平之早亡，而一般外人及教士，尙多有向秀成表示同情者。此書所云：『錦翰先頒，講明眞道，』即英教士先通欵曲秀成之證也。艾約瑟原名Edkins楊篤信原名Rev. Griffith John，均倫敦佈道會 London Mission Society 所派遣之教士。彼等即得秀成復書，遂於七月三十日（即太平曆六月十九日攻擊上海前之二十一日也），偕其他三教士赴蘇州。據楊篤信致其本會之函，報告赴蘇州訪問情形云：『時鄉民到處團結，以阻止太平軍之前進，故此行甚爲危險。余等頗訝官軍之屯紮，僅距上海十里，遠此則並未設防。通衢中有太平軍之告示，令人民各安常業。一鄉民云，此示如能實行，則甚善矣，吾輩但求社會之安寧，固不論爲君者之爲咸豐或天王也。余信此爲一般人之普遍觀念。鄉人大半照常工作，惟城鎭頗呈悽慘景象。昔日繁華俱易荒凉，萬家房舍變爲灰燼。孤獨老婦，憧身凝思，且泣且行於頹垣斷瓦之中，恍若恐怖世界也。積屍橫野，觸目傷心。最令人難忘者，房屋大半燬於官軍之手，人民生命之損失，由於自殺者多。太平軍無大暴行，較之官軍固已略勝一籌矣。崑山蘇州一帶，鄉民已無畏懼之心，往來交易。叛徒有時更多給其値，故獲利甚厚。惟欲取得人民信仰與恢復秩序，則頗難耳；最近屢次戰勝，得地必多，諒可使彼等盡力於此。余等於八月二日抵蘇州。當日得晤干王，華服金冠，從官拱衛，皆着紅黃色之絲製衣帽。次日復往訪之，見一洋商於其旅邸，干王心中至爲憤怒，其原因關係彼所致上海各國使領之公函，並未開拆，而城池復爲英法兵所佔據，此舉不但對於彼個人爲一種侮辱，且已直接違犯外人對於兩交戰團體所應採取之中立原則。余等雖向彼言，此事於吾輩教士無關，然內心實不能不對彼表同情也。』（九）太平軍之不得不攻擊上海，於此函中已可見之。艾楊此行甚爲滿意。於八月五日回至上海。在蘇會與干王談關於宗教之教義及天王之爲人。干王自言爲一虔誠信徒，愛讀聖經及天路歷程，而邀彼等來蘇之忠王是否會晤，函志均不詳。依此覆書所云：『干王降駕來蘇，欲與會晤，講論璽是，俾得定議一切。』則洪仁玕乃爲此事由天京而來，專負與外賓接洽之責；秀成以軍務倥傯，恐未暇「而傾胸臆」耳。此書本由於英教士之通問而起，然外人紀載頗諱言致書秀成事，未悉何故。艾約瑟後復有上帝有形爲喻無形乃實論之華文一篇，由天王親筆批改，（十）想係干王所紹介。綜此一鱗片爪，則太平諸王對於外人之態度，與夫外人對於天朝之關係，均不難想見矣。又書中有：『我眞聖主天王於丁酉年荷蒙天啟，親覲天父天兄。』此指嘉慶十七年丁酉（即西曆一八三七年）三月初一日秀全臥病，得異夢上天事，詳見太平天國起義記。（第五六兩頁）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十一）及太平天日。（十二）兩書丁酉均作天酉，而太平曆

書則未諱丁字。(十三)列書均作天，或示鄭重敬天之義，書寫可不從此例也。書中又有：『干王本天王之介弟，爲朝綱之首領。前曾於香港廈門尙海等處交遊貴國教士，遍歷各國共證眞理，』等語。述仁玕之來歷頗簡明，惟「遍歷各國」一語，尙有考證之必要。按太平天國野史洪仁玕傳：『太平元年仁玕至軍，與楊秀淸不相能，乃請出使，以連絡諸國，天王爲具裝以遣之。仁玕至倫敦，不禮於英政府，退而爲牧師者數年。倫敦教會公報嘗評之曰，洪仁玕爲會中所信任，敬服其文藝優長，性情和藹，宗教知識既富，信道尤虔篤云。太平四年，仁玕至北美，復由美至日本，歸香港，渡海入粵閩，越贛省渡江，因得至天京』似與秀成之言若合符節；而實則傳聞之辭，未可信以爲據也。外人紀載，從未有言及仁玕之赴英美者。太平叛黨志述干王事頗詳。謂其於咸豐二三兩年至香港，爲漢柏格（華文名韓山文）述洪秀全馮雲山等早年事蹟。漢氏因著爲洪秀全傳(十四)一書。四年曾至上海，欲入天京不得，復返香港，爲教會作宣傳工作，以迄咸豐八年，始從湖北往天京，翌年到達。(十五)又洪仁玕供辭云：『我今年四十三歲。自幼讀書，二十八歲試舉業，不成，繼續讀書。好研究歷史，天文及其他學問。道光三十年週遊各處。因是時太平軍已起事，官府監督甚嚴，不能不在外遊歷也。一八五三年到香港外人處學道。一八五四年曾到上海，欲到南京，但不得外人助力。其時三合會佔領上海城，他們不信我爲天王之弟，及曾受外人教訓者。由是回香港，繼續研究天文。居此四年，至一八五九年，由西人處得資助，起程再赴天京，由廣州到南雄，越梅嶺到饒州，後至湖北黃梅縣。至一八六〇年（按或爲一八五九之誤）陰歷三月十三卒到達天京，大受歡迎，天王即封我爲王及軍師。』(十六)此仁玕親供之詞，當無疑義，而野史所記之謬誤，已不足辨。何以秀成同朝共事之人，尙有「遍歷各國」之語？意者仁玕初至，思想新頴，獨諳西學，與外人交際最廣，太平軍中遂有此謠傳耳。此書爲秀成書吏所寫，故未詳察。使不有仁玕供辭之發現，則足以亂史實矣。民國二十五年九月蕭一山記於宋都。

(一)見拙編太平天國詔諭原件存不列顛博物院。

(二)據凌善淸太平天國野史王侯分表，惟平定粵匪紀略附記二謂秀成爲二等王，以其印證之或非是。

(三)參看李秀成供狀及太平野史。

(四)見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卷三。

(五)見國聞週報十三卷廿五期謝興堯君關於太平天國時代的史料引外人太平革命記，另據謝著太平國際關係史略，謂外人爲門朗因。一山按或即門倫之太平叛黨志Commander Lendasay Brine;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

(六)見孟譯哈唎太平天國外紀。按哈唎原名 Lindley 外紀原名 The History of The Tai Ping Revolution。

(七)見李濱中興別記及姚鐵梅小滄桑記。

(八)據中國近世秘史及上海石印本。

(九)譯自太平叛黨志二四九至二五二頁。

(十)見拙編太平天國詔諭。

(十一)載拙編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第八冊。

(十二)原本藏劍橋大學圖書館，王重民君錄載逸經第十三，四，五數期，係壬戌十二年頒行。

(十三)見辛酉拾壹年新曆，載拙編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第三冊。

(十四)即簡譯太平天國起義記。

(十五)見太平叛黨志二百四十至四十頁。

(十六)據簡又文君回譯本，載逸經第九期。



歐行記

金錚

離緒

願望到能實現時，總多半已是平淡的了。在新亞高頂上的離國之夜，心上找不出半點壯遊萬里的快慰，只記掛着許多事，記掛着許多人，記掛着許多不必記掛的問題；千頭萬緒，起無限滄桑變幻之思；一時担心起國家，担心起朋友，又担心起自己來，原也明白還都沒大道理，但沒法子拒絕這無味的感緒。

一向最相信自己，曾認定意志足以創造生命，但這回眞怪，還未離開國土一步，已想着這一走怕難免「萬里飄蓬雙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胸懷爲之不壯。一向也相信朋友，因爲別離雖然會毀滅許多細微的感情，但也能醞成更大更熱烈的感情，像狂風可以吹熄微光，同時也能掀起巨大的火焰一樣；但這回可不這樣想，老記着人事不常，心想，誰保得定什麼事都天長地久？自來也最信任祖國，從近幾年的進步，誰也可推想出後幾年的氣象，必非今日可比；但那悲壯的民族翻身的一幕，什麼時候上場，沒有人拿得定，最怕的是國內正在熱鬧，我偏在外面走冷門，萬一來不及參加這世界大歷史劃時代的一幕，那遺恨怕是無法塡補的了。一時感係萬千，像什麼都放不下。

蘇曼殊曾引某上人語，謂登高山除痛哭外，無可表示，我雖未登山，但那時情懷，確正相同。

水上風情

因得覺得領略熱帶土風舞，觀光地中海景色，遠不如從實際上看看新蘇聯爲有意義，所以儘管聽慣了一個美金一隻雞子，我還硬着頭皮，取道談虎色變的西伯利亞。從上海到西伯利亞，原有兩條路可走，但因爲很少人有勇氣看東三省內別人得意，多半坐船到海參威，拿外交護照的更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七月三十一日晚，我們自新關碼頭乘北方號的時備小輪上浦東；開船即大雨，從小船搬上北方號時，不僅衣服全濕，行李也都派定洗浴一次，還像是壯我行色。在大船上回看上海，已烟雨凄迷，不辨人物，見到的只是一些模糊的船，同不關心的建築物。

船上的小房間共只六個，所以很容易便找着自己的艙位。每室上下二鋪，另一長沙發，似覺過小，這才明白船公司把頭等改稱二等的理由。船上用海參崴時刻，同上海相差正二小時，六時開船，在他們便八點鐘了。在第一頓晚餐時，我們知道同行除幾位俄國人外，有九位中國人同兩位德國父女；我的座位旁適是一位壯大的光頂俄國人，他粗大得像個拳手，半塊牛乳油只够他吃一片小麵包；但他粗中到有點細處，不獨能說幾句英語，還能講較多的德國話，這在生來不喜歡說外國語的俄國人裏是不可多得的。我們問他上海印像，他大聲叫熱，說一步也不能走，問他怎麼不坐電車，他說車上太擠，但這「擠」字在他一時未能想出，於是用他那大得可怕的肩膀在我肩上試擠兩下，引得同桌的人都大笑起來。

飯後打聽洗澡，發生一個大問題，是這船上只能用海水洗，可沒有淡水冲，那幾天洗下來豈不成了鹹肉？都「乾脆」不洗的好。就洗面用水也限制很嚴，只可從一小水頭下淋一點完事。在用慣大盆洗面的人，這是上船以後第一件不方便的事。

從船上的設備，可看出蘇聯的機械工業，似還未能怎樣精巧；艙室的窗戶，我最初便沒本領打開，後來才學會使大力；想停在什麼地方也沒有小機械控制，放在什麼地方便在什麼地方了；同樣，在廁所裏，幾乎認不出衝水機關何在，只有一條長大的鐵棒，如輕輕試驗，像是不會發生作用的，後來大腿的使勁一壓，才聽出一點水聲。我們沒法解釋這些，只好說這便是蘇聯的「重工業」了。

次日醒來，已四面均水，單調得令人寂寞。不獨沒有岸，沒有船，也沒有一隻鳥；一切都靜靜的，世界上像只有這麼一隻孤舟。早餐後，我正在甲板上想方法打發這閒空日子，那位德國老人走來找我談天，問點來去，他便用英語同我談起西南事情，在他手裏的大美晚報上指着陳濟棠要去廣西的那一段給我看，我只好告訴他這沒有什麼，最近就會完全解決的；他又說起中日間的事，談起這問題，他比年青人還激烈，一口氣說了許多，像很興奮，當然他的同情是在中國，但我可仍有點客。等一會，我便很鄭重的告訴他，中國這民族從有史以來就具有一種寬大的性格，中間因為疏忽的原故，曾受過幾次外族的侵略，但這疏忽不久他就會自己糾正；現在情形也正一樣，由幾年來的進步，已可認識今日的中國與過去幾年完全不同，幾年後的情形，自可保証又是一樣；中日問題，因為中國志趣的遠大，將必然的有個歸結，只不過時間問題吧了。他聽完誠懇的點頭，表示很相信的樣子。後來我找他談行路經驗，把這些問題拉開。

幾位學生在甲板上同德國女人玩撲克，船有點動，我午飯沒有吃，但可沒有看到吳彥復過馬關詩上的「萬頃雲濤」，只浪花打起許多白頭。因為在上海旅行社沒有把我們買海參崴的旅館票，怕到那裏會發生住的問題，在船上打一個電報托總領館友人為我們代定一天的房間。這旅館票只能在上海買，分三等，十五美金，十美金，同五美金。一天的食住同接送都在內。忘記買票的便只好吃虧，但我們還不能明白這虧怎麼吃法。

第三天的清晨，才看見遠遠的有幾個小島，是快到朝鮮海峽了。天氣轉涼，有深秋氣味；不久又看到對馬諸島。晚八時二十分船抵斧山附近，遠望燈火萬千，為海行第一次熱鬧。第四天便又什麼都看不見，上午浪且大，甲板上沒有了人。晚來冷甚，夾衣亦嫌不足。那晚剛好是月夜，大家都在甲板上看月，銀海一片，覺無限壯麗，惟明月孤舟，增有清冷況味

。這時沒有人說話，像各人都在想什麼事情；又聽有人按琴，且有斷續歌聲，益顯得船上寂靜，發人離愁。因爲世界上只有悲劇最能感動人，所以大家也都受給悲涼的氣氛感動，直到夜一點鐘，才各散去就寢。

船上第五天的早餐，船長報告我們晚上或明早便可到海參威外港停泊的好消息，大家都很高興。那天風平浪靜，平穩有如內海。船行時刺開深藍的海面，發出白色的花紋，這花紋又沉到水裏，便浸成淡綠顏色，凑合起來，海面像一塊平滑的大理石，我們都對這美麗的水紋發呆，說像在大理石上滑冰，不像坐船。

餐廳裏總是那位光頂的俄國人同另一位俄國人在打撲克，但每人腿下都放有大皮包一個，這忽然使我們想起吃飯時從未見到他兩人一起，大家因此疑心他兩個是信差，後來打聽，果然不錯。他們在本國船上都這麼謹愼，難怪蘇聯政治特務幹得有聲色了。不過他兩人吃的到是日本香烟，我很清楚的看到是櫻花牌。

因爲快到海參威了，大家都在午餐時談上岸經驗，說海關檢查某兩國人最嚴，愛把好好的皮鞋同西服割破，看可藏什麼要看的東西；又說西伯利亞道上珠寶沒有人看重，只文件要特別留神，說得大家都起了戒心。普通旅客上岸除檢查行李外，還得報告所有銀錢及貴重物品，（如金錶戒指之類）否則帶不出境。据說曾有一位中國學生在入境時報告二十鎊，但到莫斯科又從倫敦匯四十鎊來，出境時以所帶超出報告之數，又無法證明這多餘的錢是匯來的，便被沒收一部份。因爲蘇聯是只准外國人帶錢進去花，可不許從蘇聯帶半個出來，外僑在蘇聯賺錢，只好就地用完，如從未觸犯蘇聯法律，則出境時得恩准帶美金五個，仍不知是否確實。

船上的菜有些山東口味，大蒜用得很重，幾天來以口味不慣，胃裏發苦，思念家鄉菜不置。痛悔在上海沒有好好吃中國飯，問起同件，都有同感。這毛病大概是初出來的人免不了的。那天晚飯是船上最後一餐，船長爲餞別乘客，像是盡其所有，還擺許多上等葡萄酒，舉杯學中國話要我們「乾杯」，一邊又開起話匣子，一陣和平氣象，打破四日來沉寂。聽說餐後還有茶舞，一位最善作態的俄國女人便換上鮮艷的夜服，可惜我們都沒有這興趣，只愛聽聽音樂了事，苦得她「孤掌難鳴」，也只好沒趣的走了。

我們担心着國內事情，曾問船長的無線電報告，可惜他有的只是些莫斯科氣壓之類。大家都早睡，預備精神，明天觀光遠東的新蘇聯。

海參歲印象

四時醒來，見窗外滿山燈火，才知道船停海參威外港已一小時了。我們立刻起來，收拾收拾，天已大亮，走上甲板已看不見燈火，覺清冷異常，那位光頂俄國人在船旁釣魚，使景象更增閒靜。停船的兩岸，俱是青翠高地，上面零碎的放着一些小住宅。只在前面有一個凹進去的港灣，迎面一直高上去有很大建築，大概就是海參威了。遠遠的大貨船上，一隻微弱的電燈，在一明一暗的亮着，使人更覺有清晨氣味。這時除船旁一些輕微的水聲外，聽不着任何聲息，什麼都那麼靜，像在玻璃鏡內偷看一幅彩色的海參威黎明。

七時十分，船始向內港開動，有許多擠滿了人的小汽船來同兩岸，大概是工人上工，船行愈近，景色亦愈清新，壯麗悅目，爲初嘗旅行快慰。有人說左前面的許多建築像香港，因爲是就着山坡一直高上去的；又有人

說右面的高地像廬山，因爲有稀疏的樹林，有零星的洋房。這當然都只能具體而微。我最感趣味的是那麼多貨船，同那麼多小汽船。

雖然靠岸，但沒法子下去，海關九點才辦公，還有一套麻煩的檢查手續。普通旅客大概不到十二點上不了岸。我們都耐着性子在船上用早餐，站在甲板上看下面的行人，也許是清晨的原故，看不到一個衣服穿得整齊的，像都並未破，只是髒得令人看了不舒服。到是女人都能穿得乾淨，而且可以說上漂亮，最可注意的是很多女人搽口紅，還有一兩個穿大紅的上衣；天下的女子，究竟還是女子。

這時不獨可見街市上電車，已可見着牆上標語。在停船的附近，切好就是粉刷的一條中國字，什麼超過每日工作額之類。岸上一部份大建築正在興工，看那規模不是工廠便是圖書館，最少絕不是私人的小住宅。

九點過後，蘇聯的國辦旅行社(Intourist)始有人來，我們幸得先下船，坐旅行社獨一的汽車，上旅行社獨一的旅館。這旅館原名「凡爾塞」，近以紀念北冰洋失事的船，改稱「雪榴斯基」，門面很堂皇，不用說是帝俄遺物。進門最觸目的是多面大鏡子，同高大的熱氣管；還陳設幾隻中國圖案的大瓷瓶。但他們從舊俄手裏拿下來以後，像只登記，並無添設；宅內除幾隻大而無當的沙發外，盥具亦不全，一隻床亦小得可以，但就這樣一夜得五十五盧布，按法價合十一美金，中國錢便三十六塊多了。

除旅行社的人外，旅館裏沒有一人能說外國語，鬧得我們一封信半天發不出。十點多鐘總領館來人，這才恢復一點意志自由，但又好容易才等到旅行社的車子送我們出去。因爲這裏的交通工具除電車外，全市只有兩輛出租的汽車，一輛就是旅行社的，所以忙不開。另外聽說還有一輛馬車，但那只能在馬路上碰他，可沒法子叫。

我們走過迎港的一條最熱鬧的街道，(也就只有這一條街道)，看見很多大舖店，据說都是國家辦的。途中行人，與晨間所見無大分別，深覺如在此處實行新生活運動，絕不會是多事。最高興的是路上常碰着中國人。海參崴全市二十萬人口，華僑盛時便有一萬多。但以近年的被迫回國，致全埠已不足一萬。聞最近每次北方號開回上海，總有一兩百難僑回去，人數勢更大減；如常此聽天由命，自極易全部絕跡。那總領館門首便是一大批，有的睡，有的坐，大概都等着領照回國。看他們每人的愁困面容同襤褸衣衫，便可想到他們海外生活情況；我看了說不出心內是一種什麼感想。我們政府從未想到施行海外殖民政策，但華僑偏比別國多；這並不是奇蹟，全靠他們自生自長。他們憑耐苦的特長與堅忍的勇氣，不惜離國棄家，遠走海外，自創一番天地，如不受政治干涉，或可求一身飽暖，一遭蹂躪，自只有踉蹌回國了。

六號早晨有車，我們下午便同旅館結賬，這才發現在上海未買旅館票的虧是怎麼吃的，行李搬運六盧布一件，本人上下又三十盧布，汽車單送一次二十盧布，連同房金賬單上便一共一百五十三盧布，合三十美金，這是海參崴一夜。三餐飯幸好都是揩別人的油，不然，這總數更不知多少。不過我們會打定主義來吃點虧，故還不覺得怎麼，吃虧以後，還可拿出阿Q精神，說是花錢買經驗，那兩位德國人可氣壞，他們同我們一樣，旅館票忘了買，在海參崴用美金，當然是「揮金如土」，一個美金只換五個盧布，一個盧布只買一隻鷄子；我曾費很大事請旅行社的人替我寫一張字條，花五個盧布去買一罐果子醬，就看到很多工人用十幾個盧布買巧克力，

他們月入最低五百盧布，我們當然比他們不上了。

幾位學生雖有了旅館票，可沒有買車上餐票，發生大問題，因爲用美金換盧布在車上吃飯，是沒有人吃得起。一位李先生帶的完全是旅行支票，自船上搬下來，銀行已關門，海參威逢六休息，明天亦無法兌現，故最後大家在旅館碰頭，都相見會意，沒有好面孔。

一件差强人意的事，是在旅館內洗澡，可不收費，我便於問明白後試了一次，雖不甚清潔，但五天來未下水，得此亦輕快不少：不過有一件要特別注意的，是這樣一個大旅館的厠所內只有碎塊雜誌，可沒有正式草紙。

西伯利亞道中

一早走出可資紀念的「雪榴斯甚」，天又落雨，似有意爲難。海參威的八月，原算最熱，但我們並未覺得，因爲落雨，又立轉初秋樣子，故此時走西伯利亞，如單從氣候上着眼，到確有點避暑意義。

車上的第一個印象是蒼蠅滿室，驅之亦不去，使人覺得蒼蠅的地盤同人類一樣大。蘇聯因爲打倒階級觀念，故火車不稱頭二三等，但仍有第一種(I Category)與第二種的分別；在第二種內又分柔舖(Soft)同硬，(Hard)。第一種車上已成蒼蠅世界，第二種車自亦難免。車廂的設備似還不及京滬夜臥車，京滬二等臥車室已有很好的盥具，這裏第一種車還是兩室共有，其餘便只有公共的了。西伯利亞原有很好的國際列車，但那輛車只走滿洲里，叫 De Luxe ，不僅室內設備完全，且有浴室，票價亦並無差別，只不過不願走東三省的人，便沒有機會坐這節車了。

旅行社的人走後，我們立刻又變成野蠻人，不僅車上的一切牌示沒有一個外國字，從車長到車僮，亦沒有一個能說外國語的。幸好那位光頂俄國人同在一節車，車上有什麼事找我們時，便請他來當翻譯。這人很有趣味，他聽你說話時，總大張着口，等你說完他先叫一聲響亮的「安罕」！再爲你翻譯；在車上，我們同他竟成惟一的「知音」了。

走上這條路，錶便失去作用，當地時刻同國內相差常在兩三小時以上，且差度天天變，時時變，沒有法跟得上他。在海參威旅館裏有人午後三點鐘拿中餐票在廳裏只能吃早點，所以我們上車後第一件事打聽吃飯時候。但吃飯在車上成了大問題，船上還有一個侍餐可說英語，我們多少還能表示一點意見，在這一切只好聽天由命，拿什麼來便吃什麼。會聽人說亞伯利亞車上吃不着白麵包，這話不確，白的是有的，只不過味道同黑麵包並無多少差別。

我們曾在上車後二小時內努力了解車上的一切，最驚人的發現是第一種車上的盥所裏，也只有剪碎的舊報紙；大家都覺得這九天的日子不好過，過一天怕同上帝創造世界一樣難。這時同一節車的只有那德國父女，我們剛好隣室，我問他們感想，那位小姐像受了大寃屈，很沉重的，拖長了聲音，說：「九天！這裏。」

車行不及五小時，已見着兩個大規模飛機場，露天停放着數十架灰色大飛機。沿場且有很多駐軍，同很多小火車道。這一定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應該不放在車窗的前面了。在旅館時，亦會見到成羣的轟炸機，在高空飛過。蘇聯在遠東的軍事設施，從這可得點印象。

途中最感新鮮的，是司丹林的像片什麼地方都有。不俾每個小站台上

有，車道兩旁的土坡上，亦常有彩色碎石做成的司丹林像，五角徽，同標語。

第二天清早，車抵伯利（Khabarovsk），停甚久，爲北上第一大站。左面便緊接着東三省，我曾站得高高的，想看點什麽，但除青翠的森林同淡淡的一叢遠山外，什麽也看不着。過黑龍江時，高度尙只七百餘尺，第三天清晨便驟升至二千呎以上。天又雨，溫度僅六十度，有初冬氣候，睡時一條毯子不足，要添上自己的東西了。兩天來睡覺並未覺苦，雖車動得比京滬路厲害，但只要把孩子時候睡搖籃本領拿出來，便也毫無問題了。

我們在未到西伯利亞之先，總覺得西伯利亞是充軍地方，一定荒烟萬里，舉目悲涼；誰知道隨地有看不盡的大原，到處是滿山的林海，一望青翠無邊。不時且有大羣牛羊，像沒有人看管的，在草地上開會；最偉壯而富有西伯利亞色彩的，是暮色下一兩匹無羈的大馬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自在的散步。常有幾個兒童，跨在高大的棗紅馬背，出沒於帶有寓景意味的白樺子森林裏，會使你想到許多關於冰天雪地的蒙古故事。西伯利亞亦並不是沒有水，不多遠總會有一灣淸流，從林裏走出，使景色更新鮮，更淸麗。故從車窗所看到的西伯利亞，並不是想像中的大沙漠，實在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森林公園。

九號（第四天）下午十時，車抵蘇聯東區中心地赤塔。一陣響亮的無線電播音，象徵着一個大站。迎面有座高大的列寧銅像，伸着一隻手，像在下結論樣子，看了使人想像到許多過去事情。此處有居民六萬，爲西伯利亞大城，但仍少高大房屋，還是一些木頭房子，不過每小圍的頂上，常有兩個煙囱，還可想到冬天的冷了。

從赤塔有車至東三省，走了快四天的工夫，差不多剛同東三省離開，我忽然覺得我並不是在欣賞壯麗的西伯利亞原野，實在只是在認識我們祖國疆域的偉大，同時在計算，究竟喪失了多少。

在車上，俄國的大塊肉同車的中國人都吃不來；我好容易學會幾樣菜名，可到餐車叫點番薯，豌豆同米飯，但有時偏承他們過情，給我用多量牛油把飯一煮；又加上大批生茴香，弄得一口難下。辛辛苦苦學來的本領，會很容易便失去效用。在上海未敢多帶罐頭，大爲失算。海參崴且買不着任何水菓，這一來沿途各站上的王瓜蘿蔔成了我們的恩物。王瓜像樣點的要賣一隻盧布，合中國錢六毛一個了。

我們在餐車上便可看出蘇聯民族的複雜，一個小房間內，有那麽多相差得很遠的面孔。在國內我們常說初看外國人都是一個樣子，這裏絕對不然，使你如同走進國際的集會。他們的衣服，差不多都說不上整齊，不是鞋破，便是衣服髒得不成樣子；如偶一碰到上下過得去的，那他那隻領帶必已經[illegible]根繩子，早該下野的了。就看他們的面容，也都像有沉重的心事，很不從容。從什麽地方，我們都可看出蘇聯現在的苦幹，他們還沒有空閒想到穿，更沒有空閒想到個人的舒適。

明天可到貝加爾湖，大家都熱望着貝加爾能給我們這辛苦的旅程一些新鮮的安慰。

（未完）

田中義一的

對俄問題報告書（下）

王古魯譯

鑑於我國之位置及隣國之情勢，而且我國海軍之威力，尤其在日英同盟後之今日，極少應取守勢之顧慮，一如前述。故我方作戰，不能不預先覺悟，大致將向某一方面出征。而我方船舶及鐵路之輸送力，自有一定限制，且依照師團平時之位置，輸送上亦有先後之分。例如以宇品爲乘船地之時，則第五師團先於第十師團。故依照平時衛戍地之關係，所有最先出征之師團與應入第二階段之師團，其動員完成之速度，不獨無須相同，而且强求動員之速，反有使其素質惡化之虞。按照我國之位置及海軍之威力，我國動員，已無須如歐西各國，有爭瞬時之必要。加之，交通機關亦漸次發達，苟自此點而論，平時亦無須有若何强力之編成。即令自强力之編成爲適當，然不問其衛戍地之關係，與夫出師之順序如何，各師團之編成，亦無須相同。因之，應入第二階段之師團，其平時之人員，可稍稍減少，因減少人員而餘之經費，可供整備之資。惟我國平時戰時之編成，過於劃一，因之，戰時得員數並不充裕，而平時編制之僅少的減少人員，亦立即影響及戰時的得員，故無可如何。此後，應入第二階段之師團，豫定一定期限，增加歸休兵額，挪用因歸休而剩餘之費用，編成攻城砲兵，並用以充增加要塞砲兵聯隊第三大隊平時人員及馬匹之經費，此亦係一時權宜之法也。此外，隊附行李等如欲採取乘御車輛之編制，則勢必於平時練習期內在各步兵聯隊及工兵隊中，有添置若干車輛馬匹之必要，故此種經費，亦必須列入顧慮之中。

所有我國之要塞，在野戰軍尚未整理完畢之前，果有急

速完成之必要與否，亦大有研究之價值。如果研究我國海軍何故如此擴張？何故與英國同盟？當可發見對我要塞兵備上，多少可以取捨。然小官亦並不絕對主張延期完成，但希望在若干年內延緩要塞編組之完成期，以充其他應急費用（即攻城砲兵之編成費等）。

關於攻城砲編成之問題，至今尚未解決，其遷延之理由何在？雖不可知，然我人須知此種攻城砲並不用之於歐西要塞，其目的點殆已決定，祇須明瞭敵人所備之砲及其效力，與夫要塞及其近傍之地形，自可決定。萬勿迷信學說，或傚歐西之例，希望銳意從事，就實際問題考慮解決從速將攻城砲編成。

上述而外，尚有大可講究者，即爲第七師團之用途是也。蓋第七師團原爲北海道之重鎮，除特殊情形而外，此一師團，極少用之外征。如果北海道空虛，在其位置上之關係，難保無不虞之變，且內地赴援困難，故此一師團，如非處於萬事形勢安全之時，決不派往他處。此師團既少出征，則依據上文對於要塞之見解，所有關于此師團之編制完成，亦無急速之必要。毋寧在若干年內將其完成期延長，以供應急之費用。

中央幼年學校果有存在之必要否乎？不能無疑。何不於各地幼年學校中增加相當之課程階級乎？依小官之見解，中央幼年學校並無存在之必要。

以上列記各點，爲小官所認爲整理軍備之時應行分別緩急而有所取捨之概略也。如果按諸實際加以詳密調查，或尚有其他適當之意見，亦未可知。

目下俄國對於事實上認爲必要者，均不惜經費，銳意努力實行其計劃。而我國則完全與之相反，計劃部與行政部，因經費之不足，而互不相容。然則，將進而向國庫要求乎？又爲國家財政方針所不許，當事者亦無所用其技，無法處理。於是「經費不足」一語，成爲畏縮者之口實，徒事搬弄軍政上之法令規則，即以爲忠於職務。不僅絕不講求進取計劃，甚至對於已定之業務整理，亦有漸次付諸等閑之傾向，此種弊風，逐漸波及軍隊，遂至意氣消沉，使武勇心沮喪。而僅僅消極的認識國家的生存而毫不顧及世界大勢者，高唱陸軍過大，輕浮之輿論，亦隨聲附和。於是陸軍當局徒事維持現狀，不遑積極的講求實行我國是之大計。如此荏苒經過，使

我軍備遲不完成，而可以實行之作戰，亦必至不得已而放棄攻勢的動作，不能不以防禦朝鮮國境爲滿足矣。安得不長太息乎？

若不幸而事至於此，則不能不謂爲朝鮮已脫離我國勢力範圍之外。處如此國家艱難之時，鼓勵已衰頹之志氣，擴張攻勢的計劃，抵抗彼方之侵略，進而使我帝國克負大陸國之責任者，實懸於閣下之一身。思至於此，務請顧念大局，主張之可讓者，讓；可忍者，忍。斟酌事件之緩急先後，以謀計劃之進展，遲至彼方經營告成之前，我方至少整理野戰團及其所需之附屬部隊完畢，以待時機之至。

一至一千九百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彼方交通機關完成之後，其輸送力加大，而且集中遠東之軍隊軍需品（例如糧秣之類），不再自歐俄輸送，而改向滿洲取給，一朝構事，彼我兵力，立見優劣也明矣。當此之時，我方如欲實施攻勢的作戰計劃，必至認爲更有擴張軍備之必要，亦必然之勢也。故今後應徐徐着手此種準備。而此種豫備計劃，究應如何着手乎？第一必須先將現在之後備諸隊合編，而作編成豫備團隊之準備。平時俄國之豫備師團，爲俄國西伯利亞地方及卡蠶軍管區內之軍隊，次於沿黑龍江軍管區內之軍隊，除僅少之在營幹部兵而外，其他大部分的素質，與我國後備隊，並無相異。故我國後備隊，與其以後備兵編成，毋寧除教育上所需之豫備兵而外，以第一補充兵編成補充隊，修改現今「以應入補充隊之規定的豫備役兵編入豫備隊，而後備隊則以豫備役及豫備役兵編成」之規定，使我後備隊之素質較爲精良。如是而後，我方所編成之後備團隊之戰鬥力，對於彼方之豫備團隊，決無遜色。

或有以爲如果依照上述施行，補充隊所需第一補充兵之多，必生困難，然我國之情勢，自與歐洲各國相異，故動員完了之後，如果銳意從事教育，則於實施野戰隊第一補充之前，必無若何妨碍，此可斷言者也。而況第一補充兵可於三個月內教育成就乎？依照上文所述方法，編成之後備諸隊，可恢復野戰豫備隊之舊名，使其性質可作野戰或兵站線守備之用。因上述之後備團隊之編成，可作豫期之軍備擴張的基礎，故自今而後，必須漸次着手司令部之戰時組織。因之，必先決定編制，可自三十六年度開始施行，而且在動員計劃及訓令之中，豫先規定關於此類之事項，一至可以擴張之時

，新設平時可爲幹部之獨立部隊，樹立計劃使之保管現今野戰隊所保管之後備隊所用之動員準備物品。而此種後備隊究應如何編成歟？小官以爲編成三聯隊之步兵旅團，即已足矣。換言之，每一師團中編成一旅團，其他兵種，則可於戰鬥序列中定其配屬。蓋我國騎兵數量，比較的僅少，故使用步兵之獨立小部隊之時甚多。如果合併二個大隊之聯隊數個，編成旅團，則使用方面，亦覺便利。而況敵方亦用類似此種之編制乎？

加之，師團之中，既編成後備步兵八大隊，故殘餘之二大隊，必須編爲獨立大隊。何則？蓋陸路兵站綫路之延長，爲必不可避之事實，故我兵站線路難免大受哥薩克兵之損害。因之，用於守備兵站線之部隊不能不比較的多。

然小官之所不能了解者，即依照現今之計劃，必須配布後備隊之大部分於要塞是也。以攻勢的作戰爲本旨的我國，將此貴重的後備隊，配布於上文所述之「直接受敵人攻擊之機會極少」之要塞內，殊難發見其理由。似宜更改編成之計劃，使之可用於外征部隊。若於動員之時，時機情勢，如有必要，可從此種兵團中，抽調使之附屬要塞，亦未爲遲也。以我目前野戰師團之兵力，比較劣勢之際，而將後備隊之大部使用於要塞之內，果何故歟？此小官之所不能了解者也。

又小官以爲在上述後備隊之外，必須計劃漸次編成坦任守備內地及要塞之特別部隊（即守備隊）。然而此種守備隊究應如何使之成立歟？首先着手者，爲獲得戰時要員起見，必須改正徵兵令，延長在鄉兵役年限若干年。苟能如是，則可用編成後備隊所殘餘之得員編成守備隊，又可據之更改野戰師團之均一編制，依照其位置，對於平時人員加以取捨，則可以在平時即組織「日後爲後備隊基礎」，之獨立部隊。在此種守備隊未成立之期間內，即動員國民兵隊，以充要塞之守備，亦無不可。或云今日我國人心，反對陸軍之擴張，甚至一見法國通過新兵役令，立即隨聲附和，高唱我國亦應實施二年兵役制之論調。在此時期兵役年限之延長，究難有實施之希望……。此實小官所萬難同意者。頃聞海軍將謀第三期之擴張，此何故歟？一至明治三十八年，俄國在東洋之海軍力，在噸數方面，雖較我稍佔優勢，但如將同盟國海軍合併計算，我方海軍力之超越俄國，亦無待論矣。

然則，何苦而需如此擴張乎？如欲單獨使我海軍力超越

彼方，則我與英國同盟之效果，究何在乎？

如云日英同盟，在此情形之下，不能依賴，並且亦不能利用，則究於何時，始能依賴始能利用之乎？此又小官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反之，我國陸軍，因日英同盟以來，獲得掌握制海權之公算倍大，於是陸軍之力，可以伸張之公算亦增大，勢必趨於攻勢而達戰爭之目的。然彼方直接對付我方之陸軍，漸次變爲優勢，而且隨歐亞交通機關之發達，可占比較的優勢之公算亦愈多，彼我兵力，遂大相懸殊，我軍漸次受其壓迫，結果必至戰[illegible]滿洲，而使我軍守勢的防護朝鮮國境；或彼方先我在朝[illegible]地取攻勢的行動。如果事至於此，則朝鮮事實上已脫離我手，而優勢的海軍力，亦將無所用之。閣下試一思之，依照今日之情況而言，萬一彼我構事，我方使必要之數師團在鎮南浦上陸，而豫期之第一次會戰地點果能在鴨綠江以北乎？能不令人興歎乎？於是小官敢謂今日尚非擴張海軍之時，而最近的將來，則不可不擴張陸軍。因之，今後不能不豫布伏線。伏線者何？曰服役年限之延長是也。

然世人動輒無意於擴張陸軍，而且反欲計劃緊縮。陸軍當局者亦徒事汲汲於保持現有範圍，其企圖似僅止於被動的退縮的。如是而欲希望達擴張之目的，其可得耶？此時應改爲自動的進取的，提議改正兵令，警醒一般人心，同時鼓勵軍隊之志氣，延而爲擴張之先驅，甚或一年兵役論於未發之先，實爲匡救時弊之要訣。例如一方認爲必要，他方又受輿論之拘束者，非所以拯救目前之國步艱難也。若云「最近的將來，陸軍擴張無望，強而實行，亦尚非時機」，則不如完全放棄攻勢的計劃，拱守傍觀，避免與俄國衝突之危險，退而守備島帝國之爲愈也。然而必須明瞭此實爲自滅之第一步也。

世間往往有主張編成騎砲兵者，小官亦並不目爲不要者。然以我僅少之騎兵，而與敵人擁有騎砲兵之大集團相對，欲以戰鬥爭勝敗者，其愚不可及也。我騎兵如遇此種情形，宜力避戰鬥，專事努力完成搜索警戒之任務。今若欲我騎兵與附有騎砲兵之敵人大集團戰鬥，則不能不先增我騎兵。如果此種增加，不過數中隊，則亦五十步與百步而已。故鑑於現在之狀況，騎砲兵之編成，尚非今日之急務。

反之，目前可目爲急務之一者，即編成機關礮隊，使之

附屬於後備步兵團體是也。何則？蓋彼方之戰鬥動作，最為拙劣，殆如習慣，並且絕不注意於應用地形，常以集團之肉彈決勝負，故機關砲之效力，發揮甚大。而且此種團隊因此而有獨立動作之機關，後備因無砲兵，如此則可無須分割野戰砲兵矣。尤其因我騎兵部隊奇少之故，頗多派遣「具有獨立任務」之步兵小部隊赴各處之時；加之，彼方狙擊旅團固擁有機關砲隊也。

最後尚須一言者，關於動員之業務，務令其簡單，以減輕各司令部及各隊之事務，使之用力於軍隊教育。我國動員，與前文要塞項中所述，理由相同，其情狀與歐西各國大異，毋須强求其完成之速，毋寧以素質精良為可貴。現今師團司令部大部分之業務為動員事務，延及各隊，徒增煩累。務使動員業務，在實際的必要之程度內，簡潔了事，不使軍隊受過度之煩累，盡力於教育，實為緊要。如云「動員」二字之定義，要在於迅速，故我國亦應如西歐各國，迅速完成，是亦畢竟繩墨之見而已。（下略）

西康通訊

協

據西康來人談，赤匪時曾宣布一革命黨綱，茲錄其內容如下，以見其愚民手段之一斑。

波巴（藏人）依得瓦（實美意）革命黨黨綱

一，打倒漢官軍閥和英日帝國主義，沒收其金廠藥山土地財產，與波巴依得瓦。

二，番人獨立，建立波巴依得瓦共和國，獨立政府，波巴坐自己的江山。

三，建立波巴獨立軍，保護波巴獨立。

四，土地分給波巴依得瓦耕種，分給誰種的，就歸誰所有，可以自由買賣出租典當，獎勵用大地作水道。

五，廢除等級制度，波巴依得瓦人人平等自由，特別保護婦女和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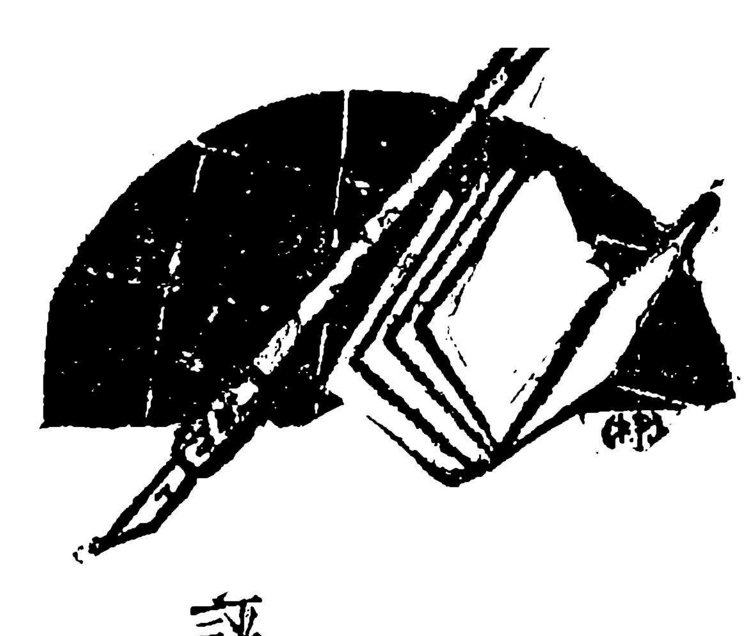
六，信教自由，還俗自由，喇嘛廟的土地財產不沒收。

七，解放奴隸，廢除奴隸差役，取消苛捐雜稅。

八，發展牧畜，保護牛廠牧地，改善牧民生活。

九，減輕糧稅，獎勵商業，保護工人。

十，聯合紅軍，和贊助波巴獨立一切團體和個人。



書評

評田漢譯哈孟雷特 

全書一百七十二頁　中華書局出版

李慕韓

讀兩個月裏，讀莎氏比亞悲劇哈孟雷特；無意中發現了田漢先生的譯本，於是參照着讀，發覺譯本中有好些地方，與原文的意義，頗有出入，現在讓我寫出，以供商榷。

（A）譯文第六頁：『……羅馬的墳墓把租借人都跑掉了。』（"The graves stood tenantless." Act.I. Scene I, L.115）。這裏的 tenantless 一字，似不宜照着字面去解，應該譯為無人居的或空的（Unoccupied）。因此全句可譯：羅馬的墳墓空無屍體了。比較莎翁著的凱撒大將（Julius Caesar）；……並且墳墓已經張開，屍體出來了（"And graves have yawn'd, and yielded up their dead"; Act II, Scene II, L. 18）

（B）譯文第十四頁：『她當日時時要扯着他……』（"Why, she would hang on him,"……I. II. L. 143）在這裏譯者把 hang on 一語忽略牠是一個習語，而照著字面去解。其實牠的本意是糾纏不已，或作依賴解也行。因此這句應該改為：她當日時時的苦苦糾纏他。

（C）同頁：『連她那副假淚的鹽水，還留着紅痕在她那揉傷了的眼睛裏的時候，她就結婚了。』（"Ere yet the salt of most unrighteous tears had left the flushing in her galled eyes, she married." I. II. L. 154—156）什麼叫『假淚的鹽水』？記得有這樣一句習語："There is no salt in such tears." 照譯者的解法，又當譯為：沒有『鹽水』在如此的眼淚裏了。其實這句的意義是：此乃不悲之淚。根據這一點，可知上面譯的那一句當改為：連她那副不悲之淚，仍然燦耀於她那揉傷了的眼睛裏的時候，她就結婚了。

（D）譯文第二十二頁：『可是對於那些剛孵化，還沒有生羽毛的相識，就不必過於周旋，把你的手掌皮握粗了。』"But do not dull thy palm with entertainment of each new-hatched, unfledged comrade." I. III. L64—65 這句照着字面解，似乎意義不甚明瞭，到不如這樣解：切不要對於剛認識的朋友，就濫用交情，致令自己的身分也降平庸了。

（E）譯文第二十四頁：『呃，謂之曰「模樣兒」也可以；說下去，說下去。』（"Ay, fashion you may call it: go to, go to." I. III. L.111）這樣譯法，似錄未盡原意。據這句的上文，就可知波樂紐絲（Polonius）對於哈孟雷特（Hamlet）和他女兒蛹菲麗亞（Ophelia）的愛情，是完全持反對態度，（I. III. L. 105—109; L. 114—124）同時他所持的這種反對態度，完全與他兒子內亞底斯（Laertes）一樣。（I. III. L. 5—8），換句話說，就是他倆父子，對於哈孟雷特的愛情，僅認爲是一種幻念，不久就會消滅。因此當着波樂紐絲聽見他女兒說：『他——指哈孟雷特——對我叨叨絮絮說愛情的時候，總是很莊重的模樣兒。』（I. III. L. 110），於是他馬上給她改正：呃，不能，不能；你祇可謂之曰「一時的高興」。這兒的 goto goto 一語，是一種感嘆詞，表示不贊成的意思。因此鄙意竟解爲不能不能。（參看 H. N. Hudson 註釋的哈孟雷特第四十頁）再，波樂紐絲兩父子既認爲哈孟雷特對他的女兒，或他的妹妹的愛情，是一種容易消滅的幻念，那末此句 fashion 一字不應該與上面一句裏的 fashion 同樣解爲『模樣兒』。此地可解爲時很暫的幻念（passing fancy），不過在譯者譯文第二十頁中，已經把用在同一意義的 fashion 一字，解爲『一時的高興』，因此鄙人在這兒也不妨引用。

（F）譯文第四十八頁：『願將這些句子題在您那白玉似的酥胸裏。』（"In her excellent white bosom, these, etc." II. II. L. 113）這兒的 bosom 鄙意不宜譯作「酥胸」。這個字或許指的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所流行的緞胸。（Stomacher）。再根據 Purcell and Somers 兩人的註釋，bosom 一字，是婦女胸前的袋子，用來盛她們的愛情信或爲她們所珍視的物品。（"Lady had a pocket in the front of her dress in which she carried love-letters, or anything she prized.）因此這句話可譯爲：願將這些句子，放在你那雪白的胸前的衣袋裏。

（G）譯文第五十一頁：『有就莫教她在太陽底下行走：懂事固然好，但是你不要叫你的女孩那些事。』（"Let her not walk i' th' sun; Conception is a blessing; but not as your daughter may conceive." II. II. L. 184—186）這幾句不十分明瞭，並且令人感覺『莫叫她在太陽底下行走』一句，與下文毫無關聯。據 F. A. Purcell and L. M. Somers 的註釋：這句話是：如果你有女兒的話，切莫讓她自由了；懂事固然好，可是你讓你的女兒自由，而沒有約束，那麼她也許會知道，你所不贊成的事。(Do not allow her free liberty; understanding is a blessing, but if you allow your daughter to be free from restraint, she may understand what you would not approve of.)

（H）譯文第六十七頁：『你要罵我是撒謊的好手嗎？』（"Give me the lie i' the throat, as deep as to the lungs?" II. II. L.559—560）譯文在這裏僅僅表達了一部份的意義；至於 "as deep asto the lungs" 則未經提及，全句的意義是：你罵我爲撒謊者，還要我對這種侮辱，忍氣吞聲嗎？(Do you call me a liar and make me swallow the insult?)

（I）譯文第七十四頁：『以此我們的良心便把我們一切人類都化成卑怯了。』（"Thus con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us all" III. I. L.3）良心能夠使一切人類化爲卑怯者嗎？鄙人雖秉性愚魯，實在不敢相信。不過把句這兩上下文一看，纔知道哈孟雷特因感覺到死後的恐懼，來世的渺茫，

不敢毅然自殺(參看原文第六十五行至八十三行)以此這裏的 conscience 一字，已經不是倫理上的意義。再據 H. N. Hudson 的註釋這裏的 conscience 一字僅僅當感覺或了解講(consciousness)並且他又引莎翁作的理查第三」劇(Richard III) 第一幕第四場第一百三十行至一百三十八行裏，而且是用在同一意義的 conscience 一字來証明這種解釋，是中世紀英文的一種普遍的解釋。這句當解爲：因爲知道了這些危險（指死後的恐怖等）所以大家全害怕了。

(J)譯文七十九頁：『就是手也不要在空中亂動。』("Nor do not saw the air too much with your hand, thus, etc." III. II. L.4) 在原文這一大段裏，莎翁對舞台上實際表演的技術，下了些最著名的原理原則。可是，譯文中『手不要在空中亂動。』與舞台上的表演技術有何關係？這裏的 air 一字，鄙見以爲應作態度解，全句的意義是：不要過於用你的手來表達你的態度，如像這樣……。

(K)譯文九十二頁：『殿下，你這種殷勤，未免有些欠高當。』("Nay good my lord, this courtesy is not of the right breed." III. II. L 290—291) 這裏的 breed 一字，應作種類解（kind）全句的意義是：殿下，您這種殷勤，未免用不得當。

(L)譯文第九十三頁：『您若不把您的憂愁對你的朋友說時，您一定會閉塞您自己的自由之路。』("You do surely bar the door upon your own liberty, if you deny your grief to your friend." III. II. L. 312—313) 對朋友說不說自己的憂愁，與自由何干？這句裏的 liberty 一字，不應照字面解，應該解爲免除愁苦 (Freedom from your sorrows，參看 Pucell and Somers 兩人和註的哈孟雷特）。因此全句當譯爲：殿下，假定你不把你的憂愁向你的朋友說時，你將日處愁城，不能有所振拔。

(M)譯文第九十六頁：『無論她怎樣被我的言語傷了，却萬不可在言語上簽字……』("How in my words soever she be shent, to give them seals never, etc." III. II. L.372)『在言語上簽字』一語，實在令人費解。本來 "to give them seals never" 一語是：不要以行動証實了言語。(not to ratify the words by actions. 參看A. W. Verity 註釋的哈孟雷特。) 因此全句的意義當譯爲：姑無論她怎樣被我的言語中傷，却萬不可更有所行動。

(N)譯文百零二頁：『我還以爲你蠢不至此。』 "I took thee for thy better" III. IV. L. 32) Thy better 一語，在這裏是指的國王克勞底亞斯 Claudius）並不作更好解。在上文第二十五行，當哈孟雷特隔着壁衣刺殺了波樂紐絲 (Polonius) 的時候，他曾發問：這是國王嗎？(Is it the king?) 假定哈孟雷特既知是殺的波樂紐絲，那麼他又怎能有此一問？及等到揭起壁衣，發現了殺的是波樂紐絲，哈孟雷特不禁喟然嘆曰：『你這討死的，冒昧的，喜歡亂鬧的蠢材……』(Thou wretched, rash, intruding fool etc. L. 31) 由上面看來，可知哈孟雷特起初誤認他所刺殺的是國王克勞底亞斯，殆無疑義。再，這句中的一字，應該作誤認解。全句的意義是：我還誤認你爲國王。

(O)譯文百零四頁：『因爲到了你這樣年紀，你的血管中間的「劇啊」之聲，早應該消滅了。』("……for at your age the hey-day in the blood is torn……" III. IV. L. 68—69) 血管中會有「劇啊」之聲，

這也是亘古奇聞。其實查一查字典，就會知道hey-day 一字，除了表喜悅驚愕之聲，用爲感嘆詞外，還有名詞的作用，意爲全盛時代或者體力或發育正盛之時。不過根據上下文，這裏是採用 Purcell and Somers兩人的解法——歡樂縱恣或情慾 (Frolicsome wildness, or passion)。全句當譯爲：因爲依照你這樣的年紀，縱恣歡樂之情，早應該消逝了。

(P)譯文第百零九頁：『……把他們打到月宮裏去走走。』(……"And blow them at the moon." III. IV. L. 207) 這句是什麼意義？哈孟雷特眞有這種本事能够打他們到月宮裏去嗎？習語裏有這樣一句："To blow one up sky-high." 照譯者的解法，又當譯爲：把他們打上天去走走了。其實這句的意義是嚴責之。同樣的，上面那一句當譯爲：並且要嚴厲的責備他們。

(Q)譯文百十二頁：『你們兩位再喊幾個人來。』("Friends both, go join you with some further aid." IV. I. L. 33) aid 一字，在這裏僅僅作幫助解，不含其他的意義；再看下文，也祇有羅崧克蘭慈和吉爾登斯坦(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奉命去找尋哈孟雷特，却沒有發現他們倆『再喊幾個人來』。譯者這樣翻譯，自然有他的見解，但不知是何根據？鄙意以爲這句當譯爲：喂，朋友們，請你們倆還幫些忙。

(R)譯文百十六頁：『若是你的使者在那裏尋不着他，那麼你自己到別處去尋尋。』("If Your messenger find him not there, seek him in the' other place yourself." IV. IV. L. 33—34) 這一句裏的 there 與下一句裏 in the other 一語是相對的。但是 there 一字是指上文的 in heaven(在天上)那麼 In the other place 一語，自然指的是在地獄了。譯者不察，竟將 In the other place 一語，照着字面去解，似覺有違原意。

(S)譯文百二十頁：『……統率者却是一個柔弱的王子……』("……led by a delicate and tender prince,……" IV. IV L. 48) 這句的下文是：『他的——指上文所說的王子，即是華廷普拉斯 (Fortinbras)——精神，且爲蓋世英雄所激，便嘲弄那看不到的結局，那怕爲一個蛋殼，都不惜把無常的，易脆的生命，暴露於一切命運，死，和危險之前。』既然能够爲這麼小事，不惜犧牲性命作孤注一擲，既能够輕視命運，既能够有野心，那末上文所說的 a delicate and tender prince 自然非譯者所謂的『柔弱王子』了。因此 a delicate and tender prince 在這裏當解爲：嗜好新奇入世未深的王子。比較譯文第五頁裏的『火性未馴的少華廷普拉斯。(Young Fortinbras of unimproved mettle hot and full,……I. I. L. 95—96)

(T)譯文百二十四頁：『……將來保不定他要來而責朕躬。』(……Where in necessity, of matter beggared, will nothing stick our person to arraign in ear and ear." IV. V. L. 74—76) 這一句裏的Wherein是接續上一句 Pestilent speeches (有毒害的蜚語)而言。譯者在這裏沒有把全文的結構弄清楚，不特把這句裏的主詞Necessity取消，反而硬以他——指內亞底斯 (Laertes)——來代替。因爲結構的不明，主詞的亂自改換，結果譯文的意義與原文大相逕庭。其實全句的意義是：這些蜚語，雖說是缺乏事實的根據，然而毫無疑義的，將使一般人輾轉相傳，來中傷我們。(參看 A.W. Verity 的註釋。)

(U)譯文百二十九頁：『但芸香的插法可要特別些。』("O, you must wear your rue with a difference." IV. V. L. 163) difference 一字在此地

應該作不同解。全句的大意是：但你戴芸香的方法却與我不同了。換言之，即是你——指王后——戴牠是爲懺悔；而我——婀婓麗亞自稱——是爲愁苦。（參看 H.N. Hudson 的註釋本。）

（V）譯文百三十七頁：『……並且其所含減退遷延分子之多和世間的舌子，手，事變之數不相上下。』（"……And hath abatements and delays as many as there are tongues, are hands are accidents;" IV.VII, L.119—120這句話譯得似是實非。祇要下細的兩相比較，就可發現譯文中有毛病。第一，這裏的tongues, hands 等字應該作抽象名詞解。例如 "He felt the patriot rise within his breast." "He allowed the father to be overruled by the judge, and declared his own son to be guilty."——照譯者的辦法，又當譯爲：他感覺這個愛國者起伏於他的胸中，和他允許這個父親被法官管着，並且宣稱他自己的兒子是有罪了。第二，『減退遷延』分之多，正是 tongues, hands 等，而不是藉tongues, hands 等數目之大，來比較『減退遷延』之多。（參看 A. W. Verity的註釋本）因此上，全句當譯爲：其所以容易被消減，容易被稽誤，是有很多的原因；如像受了別人的責駡或規勸(tongues)，受了別人的阻撓 (hands)，或者遭遇了意外的事。

（W）譯文百四十五頁：『可憐這個黃土坑，專備這樣的客人睡。』（"O,a pit of clay to be made for such a guest is meet." V.I.L.91—92）莎翁的悲劇，大抵到了劇情極緊張極悲慘的時候，往往插入一段趣劇，目的不外把緊張悲慘的程度緩和一下。本幕本場除了有上述的作用外，並極力描畫掘墓者的無情，藉以反映其景况之慘，因而使感覺銳敏的讀者，更增加他的同情心。例如本句上文裏，當着哈孟雷特和何勒淑(Horatio) 看見掘墓者一方面在工作，一方面又在唱歌，哈孟雷特曾發了這樣一個疑問：你看他掘墓的時候還唱歌，難道他對此情景，竟毫無動於中嗎？ (Has this fellow no feeling of his business, that he sings at grave-making? V.I. 63) 從上面看來，譯文中掘墓者唱歌的這一段：『可憐這個黃土坑，專備這樣的客人睡』，其中『可憐』二字，實有違原意；同時本文既沒有這樣的育義，譯者又何必爲蛇添足？鄙見以爲與其這樣翻譯，勿寧譯爲：以這土坑，決掩埋這樣的人，是很恰當的。

（X）譯文百五十九頁：『雖說，我知道，要把他的好處過細分解起來，會把我們數字的記憶力弄的發昏。』（"Though, I know, to divide him inventorially would dizzy the arithmetic of memory……" V.II.L.113—114）甚什叫做『數字的記憶力』？既有『數字的記憶力』，當然有非數字記憶力，有了非數字記憶力，那麼物理記憶力，化學記憶力，英文記憶力，中文記憶力等等想必也包括在其中了。其實這裏的 Arithmetic 一字，是抽象的名詞，用作具體的意，換句話說，這裏要當數學家解：例如，原文第三幕第一場七十三行中的 The insolence of office （官吏的傲慢）和七十四行中的 Patient merit of the unworthy（小人們的嫉害。）根據

上面的解釋，這句當解爲：要把他的——指內亞底斯(Laertes)——好處細分析起來，並且列表以明之，雖然我知道這種工作，就是一個數學家，也要使之頭昏……。

（Y）譯文第一百六十頁：『不錯，我也很想做個明白人。』（"I would you did, sir." V.II.L.132）譯者在這裏把主詞 You 字，認爲是第一人稱的 I 去了。這句當改爲：不錯，我希望你也做個明白人。

（Z）譯文百七十二頁：『……這命令從永不會發聲的口裏發出來的。』（"……Whose voice will draw on more." V.II.L.382）譯者在這裏把 On more 忽略成No more 去了。因爲字既認錯了，自然譯的與原文的意義大不相同。原來的意義是：他的話——指哈孟雷特——會使一般人民傾倒。比較：『因爲他——指哈孟雷特——很爲一般愚民所愛戴……』（"He is loved of the distracted multitude……" IV.III.L.4.），『就因爲他很受一般愚民的愛戴……』（"The other motive………is the great love the general gender bear him," IV.VII.16—18）

（三）結論

看了上面瑣屑的討論，現在再來對全書下一個總評，譯者田漢先生對於文學的修養，尤其是對於戲劇，國人早已知道，勿用鄙人再在這裏來鼓吹。即以他譯的這本哈孟雷特（Hamlet）而論，其中有許多地方，用筆謹嚴，翻譯技術的巧妙，讀了之後，深爲欽佩。不過，以全書而論，則有下列三個缺點：

（1）全書大都是照字面翻譯（in the literal sense of the word）。結果對於書中含有深意的地方，或意在言外的地方，既不能表達出來，同時還令讀書的人有莫明其妙之感，例如上面所論列的幾則。總之，中國語言與英國語言太不相同，從事翻譯的時候，嚴幾道所標的「信達雅」三字中的「達」字，是應該特別留意的。

（2）西文的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詞，譯成中文，率多沒有一定的標準。於是有人誤認奈端，牛頓（Newton）爲兩人，認康橋，劍橋（Cambridge）爲兩個地方。在這本譯文裏，這種拼譯的名詞的確很多。例如 Hercules 譯爲赫克爾斯，Hyperion 譯爲海庇利翁，Jove ，卓甫，Mercury 墨邱雷等等。可是，在這拼譯的名字後面，又未附有原文，假定沒有原書對照看，以劍橋牛頓等熟知的名詞，還有人弄錯；生硬而僅見於譯者書中的這些拼譯名詞，又有誰人知道呢？

（3）在這本翻譯本裏，有許多地方意義不相銜接，這或許譯者着筆的時候，僅僅留意到行將翻譯的地方，而把上下文忽略了。或者因爲執筆以前，看書看得過快，把有些地方的字句弄錯了。

上列三點，希望田先生於本書改版的時候，加以注意，那就是讀者所切望的了。

評吳可讀著西洋小說發達史略

鄧駿章

書名：A.L. Pollard: 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

（即英國吳可讀著：西洋小說發達史略）

出版處：Henri Vetch Publisher at the French Bookstore, Peiping

出版期：March, 1933

一

吳先生原名爲 A.L. Pollard，譯名爲吳可讀，似乎相去甚遠；淸朝光緒年間有一位御史名吳可讀，字柳堂，所以在吳先生姓名上加英國二字，以示區別。

吳先生編有英國散文選一書，在商務出版，諒爲讀者所稔悉。他在淸華大學担任敎授，歷有年所，這部西洋小說發達史略也許是講授英國小說時的底稿。全書用英文寫就，文字淺顯流暢，便於閱讀。作者明瞭中國學生程度，所以本書以中國學生爲對象，能適合他們的需要。從大體看來，本書敍述西洋小說簡明扼要，確是一部很好的入門書籍。

我常常覺得一般中文的西洋小說史，對於書名，人名和地名不很注意，以致意譯時弄出錯誤，音譯時又不很準確。讀者不察，往往上當；這些錯誤的觀念印於腦際，嗣後很難矯正。本書以英文敍述，使讀者直接認識這些專門名詞；其間遇有艱深處，作者便加以解釋，無形中免去貽誤讀者的弊病。

本書從希臘敍述起，一直到二十世紀初葉的小說爲止，將小說的源流，嬗變和盛衰闡明透澈，殊屬妥善。作者於敍述中「顧到歐洲各國小說的相互影響，而且敍述得層次井然，確能供給一貫的文學知識。

外國的文學史小說史一類書籍，偏重於文學發展的過程；談到作品的內容，它們大抵略而不詳。原來這些書是給一般已有文學素養的人作參考的，對於中國學生當然不合口味。吳先主的西洋小說發達史略隨風轉舵，特別注重小說內容的介紹。他用生動的文筆，敍述每本小說的情節，然後予以批評，說明它的優劣。讀者從這本書可以領略每本小說的梗概；而且遇到批評，也不致發生隔閡。况且情節的敍述最能引人入勝，掀起讀者的興趣；他們得隴望蜀，自然想去讀原書了。

二

本書雖然有這些優點，但是頭緒紛繁，也不免稍有疏誤。我希望本書完美無瑕，所以指出下列幾點，作爲商榷。

一、材料的分配：本書分爲上下二部，第一部敘述十八世紀以前的小說，較爲簡略。第二部大半敘述十九世紀的小說，順便提到二十世紀的初葉。小說在十九世紀盛極一時，各國的作品紛至沓來，名著如林。但是本書限於篇幅，只列入英法俄三國的小說；至於其餘各國的作品只得割愛了。作者在序文中說：

Perhaps it will be objected that I have included only French, English, and Russian writers in the second part, but it is in the countries of Dickens, Balzac, and Tolstoy that fiction seems to have develope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a greater degree than in others, and the novels of these countries seem to be more universally read.

這話雖然動聽，卻失於偏頗。至少，書名爲「西洋小說」，而缺少德國，似乎不近情理。我以爲最好另闢一章，包含德意，西班牙，挪威，瑞典，波蘭等小說；於是施篤謨，霍夫曼，托麥士曼，曼佐尼，鄧南遮，伊伯納玆般生，斯特林堡，顯克威支等人的小說一網打盡，始能名副其實。

論述小說家，必須依照前後次序，才能看出他的淵源和影響。吳先生在本書第二七八頁至二九三頁敘述哈代和柏特勒（Samuel Butler），至二九三頁以後才敘述梅列迪斯（George Meredith），這顯然是前後倒置。梅列迪斯（1828—1909）的生死年代在合代（1840—1928）之前。他兩都在謙伯茲雜誌（Chamber's Journal）上發表文章，可是梅列迪斯的短詩契連瓦拉（Chillian Wallah）見於一八四九年七月七日的謙伯茲雜誌，哈代的第一部短篇小說我怎樣築我自己的房屋(How I Built Myself a House)載於一八六五年三月十八日的謙伯茲雜誌，已經晚了十六年。梅列迪斯在一八五六年發表夏派特底薙鬚（The Shaving of Shagpat），當時哈代還是一個建築師的學生，正在研究建築；哈代的第一部小說絕望的救濟(Desperate Remedies)於一八七二年出版。不但如此，在絕望的救濟以前，哈代於一八六九年寫過一篇故事窮人與貴婦（The Poor Man and the Lady），他聽從梅列迪斯的忠告而未出版。他寫絕望的救濟也受到梅列迪斯的指示，梅氏勸他採用柯林斯（Wilkie Collins）所擅長的神秘佈局。無論如何，梅列迪斯總應該排在哈代之前。

吳先生在本書中，提出第一流小說家單獨敘述；第二流則合爲一段，以便節省篇幅。但在第三一三頁他把斯蒂芬生（R.L. Stevenson）列入第二流作家，實在不妥。斯蒂芬生作品豐富，他的影響比柏特勒和喬治慕爾有過之無不及，列入第二流太冤枉了。

有幾位小說家的作品太多，「小說史略」只能摘要敘述；不過選擇時務必羅致傑作，以爲代表。威爾斯（H.G. Wells）的多諸本格（Tono-Bungay），批評家稱爲佳構，本書卻未提及。同樣，洛底（Pierre Loti）的洛底的結婚(Le Marriage de Loti)和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也被遺漏了。

二、存疑之處：古代傳奇和小說的作者，以及出版年代，有許多湮沒無聞，難於稽考。編小說史的人只能用懷疑的口吻，而本書常用肯定

納語氣，似不妥貼。例如第九頁有這樣一句：

An interesting development was the spiritual romance Barlaam and Josaphat, by St. John of Damascus (675-754), where the author substitutes the love of heavenly things for the earthly and the adventures are those of the spirit and the sufferings of martyrs.

其實，巴爾拉姆與約薩法特雖然第一次出現於達馬士革的全集中，但是這篇傳奇在十三世紀溫森（Vincent of Beauvais）的歷史之殷鑒(Speculum Historiale) 和麥拉金(Jocobus de Voragine)的傳說珍聞（Legenda Aurea）中也先後收入。巴爾拉姆與約薩法特本來是中世紀一個流行的故事，從前有人誤認，爲達馬士革所作，近來批評家羣起反對，他們以爲達馬士革不過是一個編輯家而已。

三，筆誤及印刷錯誤：本書筆誤及印刷錯誤甚多，茲舉其重要者分述於下：

（一）年代錯誤：本書慣例，書名以下所附的年代係出版時期。但在第二十八頁第十四行 The Courtier of Castiglione (1514)，卻是例外。按卡斯提略裡 (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 於一五一四年著廷臣(Il Cortegiano，即 The Courtier)，出版時卻在一五二八年。又，本書第四二三頁在梅列茲考斯基 (Dimitri Merejkowski) 的小說十二月十四日 (December the Fourteenth) 之下註明 1923。按十二月十四日於一九二〇年刊行，英文譯本的出版期才是一九二三年。著作，出版和譯本的時期既不相同，必須一一說明，否則易滋誤會。

關於小說家的生死年代，本書間有疏忽之處。如第三四六頁說到龔枯爾兄弟 Edmond (1830--1896) 和 Jules (1822--1870)，他們的誕生期恰好顛倒，應改爲 Edmond(1822--1896) Jules (1830--1870)

小說的出版年代也偶有錯誤。第二九五頁梅列迪斯的小說 Diana of the Crossways (1880)，應改爲(1885)。同頁，The Ordeal of Richard Feverel (1856) 應改爲(1859)。此處若非手民之誤，我疑心吳先生是根據 E. A. Baker Guide to the Best Fiction 一書，可惜此書也印錯了。

（二）人名錯誤　最可怪的，Thackeray 一字全書凡見二三十處，一律誤爲 Thackery，直至索引才跳出一個正確的字。又，第一一〇頁第二〇行，蘇格蘭小說家 Henry Mackenzie 誤爲 William Mackenzie。

小說中的人名有許多寫錯了。第一〇八頁第十八行論斯忒恩(Laurence Sterne) 的仙代 (Tristram Shandy), Dr. Slop 誤爲 Dr. Sop。第一六二頁以下論奧斯登 (Jane Austen) 的愛瑪 (Emma)，Knightley 均誤爲 Knightly。第一九六頁論沙克雷(W. M. Thackeray)的虛榮市 (Vanity Fair)，Sedley 一家人均誤爲 Smedley。第二〇八頁論愛彌莉布朗蒂 (Emily Bronte) 的狹路冤家，(Wuthering Heights)，Hindley 有幾處誤爲 Hindly，Heathcliff 也有幾處誤爲 Healthcliff，狹路冤家裏的一個人物 Edgar Linton，全篇誤爲 Charles Linton，這大約是作者記錯了吧！第二七二頁第十七行論喬治，埃里歐特 (George Eliot) 的丹尼爾第朗達 (Daniel Deronde)，女主角 Gwendoline實係Gwendolen之誤。

此外，本書還有許多錯字，不過它們都是小疵，無關宏旨，我們不必一一列舉。

總之，吳先生這部西洋小說發達史略是一部好書，勝過普通中文所作的小說論，小說研究，小說大綱和小說ＡＢＣ。其中所有的訛誤，若在校對時慎重校閱，一定可以免去。我們希望此書再版時，一切欠妥之處都修正無憾，使本書成爲完璧，而讀者也就可以完全信用它了。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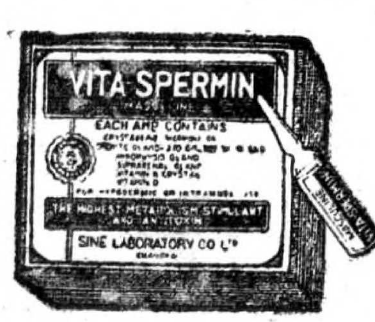
SINE LABORATORY SHANGHAI

長命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

立鷄羣

補針



補丸

Vita Spermin Tab.
FOR FEMALE
女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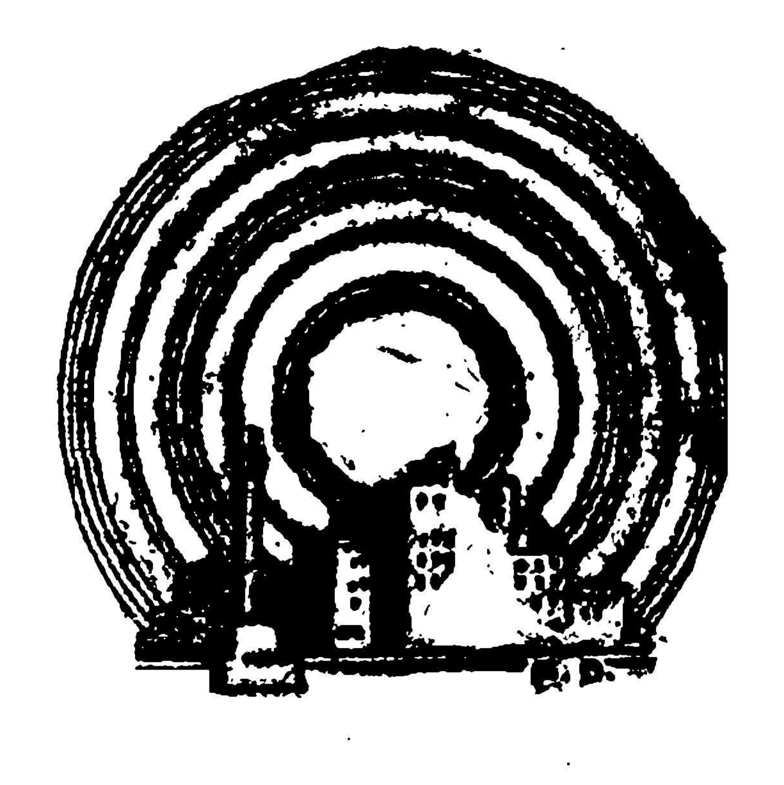
Vita Spermin Tab.
FOR MALE
男用
SINE LABORATORY Co. Ltd.

本廠監製之維他賜保命在一般補劑中，猶之鷄羣獨鶴，更無堪與比肩者，蓋相形之下本品為顯然之權威，已為不可掩之事實，其能獲得此種地位者，亦由本品所含之維他命與荷爾蒙等養生素，發生天然治療之實效，有以造成之，凡神経系各種衰弱症，用之收效尤鉅，且有病用為治病，無病用以强身，有不可思議之裨益，并可戒除鴉片毒丸，斷癮迅速穩妥・

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上海馬斯南路廿號

藥房均售



外論介紹

時局漸光明

The Outlook Brig

P. & T. Times, Oct. 7, 1936

本星期末政治空氣已有顯著進步，因爲蔣委員長的返京，南京表示可以談判的態度。再者對於防務已有戒備或姿態這是政府預防內部批評的措施。日本發言人說，中國現在正站在歧途，日本亦然。兩國的前途端賴能否發現一個安協的基礎。中日問題在現階段不能一下完全解決。只有希望一切事情走入更友好的途徑。一旦採取此種新的方針，其他問題大有迎刃而解之勢。在現階段上，外交革命在兩國都不可能。如日本讓步太多，橫暴份子自將生事。如中國過於迎合日本願望，政府內部將要發生危機，一切其他交涉恐將不能進行。袁世凱時前車之鑑，雙方皆應予以注意。所需要者爲改變方向。

日本的三原則雖擴大了，但其重要性則仍同。現時據傳如下：(一)根除一切抗日行動；(二)南京政府實行對日親善(三)解決兩國一切懸案。自面子觀點看，這種原則使事情大爲和緩。尙有兩點必須加以說明。第一，日本政府以前反對南京政權，擁護分立主義，現在變爲願努力與南京政府談判了。第二，以前反對與南京談判及反對國民黨之軍人，已經聲明決心在外交談判中擁護外務省，保留如此項談判失敗，使用武力。再則

國際人誌

我的朋友高爾基

Feodor Chaliapin著

歷樵譯

某天我正乘着「挪曼第」號郵船，從紐約去法國的海佛港。侍者在進早茶的時候，送上一份船上發行的報紙，封面上有「高爾基逝世」的幾個大號字的標題，我那時受到的震動是難以形容的。我本來已經起床，準備喝咖啡，看了這題標後，便又頹然倒在床上了。我閉上眼睛就看見一位穿黑皮背心的人，一頭向後梳的蓬鬆亂髮，那雙眼睛帶着慈祥而愉快的神氣，坐在尼吉尼，諾夫戈哥羅德賽會戲場的窗沿上。他把交叉的兩手，很安靜地放在膝前。這位已經有些駝背的青年對我說：

「嘉里平，我很高興認識你，在昨天演出的時候，我不已經向你說過

中國領界領袖之聲明，在日本沒有合理的反響。

一般空氣及主要原則現告比較緩和，討論中的提攜似可有進一步的發展。此事與華北大有關係。對於日本要求華北五省自治，據說南京的答覆是要求對冀東政權以自由處理，禁止走私，撤退日本所增的軍隊，日本軍人不干涉中國內政。這種條件不僅是試驗善意，並且是探聽動機。中日雙方互不信任。中國對於日本的眞正動機仍然懷疑。他們相信日本對於樹立防共陣線比較不甚關切，眞意仍在實行征服中國本部。日本則認爲蔣委員長仍在企圖抗日，不願採取在國內失去勢力之方針。日本認爲須立與彼等談判，否則彼等不能忍耐，將被迫而採取行動。

我們相信如果日本願意改善目前形勢，蔣氏自然也熱誠希望。如將責任諉之南京或蔣氏，甚不公平。蔣氏困難應當知之。如蔣氏地位較袁世凱尤爲惡劣，與日本並無好處。是以大部問題端賴華北的「自治」。如果華北五省或河北一省與中央分離，中日將無談判基礎，且乾脆的要引起全國的反抗。他方面，修改北平政權，維持國家主權，同時給日本一種合理的保障，並非不能實行。但是中國已到沒有代價不能退讓的階段。北平政權如有合理的安排，自然用不着冀東僞政權了。自然也無人提議令該區重行武裝。惟日本如認冀東爲一獨立政權，則頗使事態棘手。如在這方面讓步，對於一般局勢立即有遠大影響。在我們看，只要稍有互利的精神，不僅証明絕無危險，而且是很有結果的事情。（季廉）

廣義的日俄戰爭之比較

日本「蘇俄月刊」十月號

大藏公望著

日本現在的對外關係最爲困難，實有陷入戰爭的危險，而其最爲可慮的，則爲與蘇俄及中國的關係，但是日本與中國是同文同種，兩國識者，深知其必須互相携手，故未必即可惹起戰爭，而日蘇的關係則大有不同。

陸軍方面，當說廣義的國防，是則必有廣義的戰爭，廣義的戰爭有四種，第一是武力戰爭，第二是思想戰爭，第三是外交戰爭，第四是經濟戰爭。蘇俄在思想戰爭中，有

，你是我們當中的一個……」

當我前一晚演出「沙皇本紀」的時候，他特意來到化裝室，介紹他自己，並且用鄉音對我說，「你扮的俄羅斯佃農一角好極了！雖則我不喜歡這劇題，但是你扮蘇散寧憶兒時哭泣的一節，我很愛看。」

「過獎得很。我每次扮一個角色，總儘量地求他自然。」

這是我們第一次會見的情形，以後我們一直維持很親熱的友誼。在交談中，我們發現兩人的經歷是差不多的，我們雖住得很近，但認識的機會，常是失之交臂。

高爾基到底是那種樣的人？我以爲要認識一個人的眞面目，最好莫如在土耳其浴室，高爾基和我都是那裏的老顧客。我有一次看出他的背上好像有一個駝峯—但是也不能完全叫它做這個，因爲他的肩骨較平常人凸出許多，而胸部却凹了進去。除去遍體有不少傷痕以外，兩隻小腿的筋脈是尤其發達。我爲好奇心所引，便問

共產主義供其作爲世界宣傳的武器，而日本則沒有感動蘇聯感動世界的主義與理論。日本雖以所謂日本主義相標榜，但是沒有理論的根據，在外國是行不動的，所以日本在思想方面，只有受敵人的攻擊，決沒有攻擊敵人的武器，這就是日本在思想戰爭中很大的弱點。加之鄰邦中國的狀態，很有赤化的危險，這對於日本在思想戰上，影響最大，是不可不注意的。其次是外交戰爭，蘇俄在國際方面活動甚力，而日本則全未活動。試觀蘇俄的外交方針，其在各方的活動，幾完全是以日本與德國爲對象，而其外交手段的通信網，亦頗完全，其宣傳效果，在外交上甚爲有力。加以蘇俄向世界的宣傳標語，乃謂日本在國際是想重新分割世界的侵略主義者，而自稱則爲和平的愛好者，第三國際大會對於共產黨的指令，亦以「擁護和平與蘇俄而鬥爭」及「結成對挑戰者的統一戰線」爲方針，且發表新憲法，決議與第二國際相提携，以表示其並不反對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由此可見日本在外交戰上亦告失敗。在武力戰上，因爲蘇俄爲獨裁國家，易於實行赤實兵力，可以任意動員，回顧日本的現狀則大可寒心，故在二、二六事變後，蘇俄對日態度更爲强硬了。至於由經濟戰爭來說，現在日本雖佔優勢，但是以蘇俄經濟建設的勃興情勢看來，則將來戰勝美國，支配日本經濟的，恐怕就是蘇俄。（了修）

太平洋設防

Pacific Fortifications

Shanghai Evening Post

Oct. 10, 1936

H. G. W. Woodhead 著

日本已聲明不受華盛頓及倫敦海軍條約內限制，而該約即於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按華盛頓條約不獨對主力艦，飛機母艦，驅逐艦之噸數加以限制，且據該約第十九之條規定，英美日在太平洋中之保壘，海軍根據等，均須維持「目下狀況」。美國方面，除九臨近合衆國，阿拉斯加，巴拿馬運河區域之海岸得受限制，惟阿留申（Aleutian

---

他道：

「老哥，你的背怎樣會這樣的駝，而且腿筋這樣地暴起？」

他回答說，「唉，老弟，現在我們的景況稍爲好些了，可是以前—唉，你瞧……」邊說指着胸前在心房上方的一塊傷痕。「這便是我當時一時糊塗，用自造的手槍自殺的成績啊。」

「怎樣會自盡？」

「我也莫明其所以—總之我是被窮愁重重疊疊地包圍著了。進了醫院之後，朋友們來看候我，當中有位朋友搖着頭責備我說：『唉，你這混蛋，你還自命要做一位作家呢？你該害羞！』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老弟，不瞞你說，我渾的血液沸騰起來了，我想活着的心，再沒有那時的熾烈。總之，我一身傷瘢的得來，全是很應該的。我的肋骨折斷了幾根！」

「這又是怎麼回事？」，帶着諷笑的聲口我問。「你不是開槍打自己，便把自己的肋骨弄斷。」

Islands）及夏威夷羣島不能包括於內。英國亦有同樣的聲明，即香港及其各屬島在東太平洋子午線東經一百一十度者不受限制，其加拿大海岸，與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則不在此例，日本別則千島列島，邦簃列島（Bonin Islands），天見大島，琉球羣島（Loocloo Islands），澎湖列島得受限制。而以前隸屬德領之島屬海防，已因委任統治關係，而在禁止之列矣。

最近英政府向日美雙方提議修改華府條約第十九條。惟電信所傳，究失簡略，不知英方之提議爲現時形式之重訂，抑爲根本改變面目。據吾人觀察，或爲現存海軍設備之改良與修整，而三國須於現存限度之外，不得增築防禦工事。倘三國對此能成立諒解，則可免太平洋堡壘建築之競爭，否則海軍擴張與鉅量經費之浪擲，殆不可免矣。

美國國務卿已有關於海軍之暗暗，謂美國已準備與其他列強作造艦築壘之競爭。據英國提議之反響，似甚暗昧。日本海軍方面則作爭論謂，彼邦在禁止作海事建築者全逼近日本本部，彼英美被禁止者乃距其本國甚遠。據謂由於海參崴之恐怖增强，日本有加强千島列島防務之必要。同時關島既成爲空軍中心，則邦寧列島與小笠原羣島實應武裝起來。

當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條約締結之時，海陸的空中戰術，尚未達到目下完成的程度，同時現今流行之長距離飛行，亦未經慮及。該約對於飛機母艦之噸位與軍事設備上有所限制，但於航空之發展除維持現狀一語外，並未多所論及。一般認爲，美日雙方政府都有意在九龍建設大飛行場。而飛行場之設備，固可備海陸軍雙方之用也。倘有人謂在香港建立飛機場爲違背條約，則關島，威克島（Wake Island），夏威夷等地之建設航空埠者，亦非條約之所允許矣。

此外，吾人須知，蘇俄並非華盛頓條約簽署之一方，據聞已有多數長距離轟炸機集中海參崴及其附近。而其飛行區域，頗有延長及於本京，大阪及其他日本商埠之可能。由於此種威脅，日政府似以爲加强堡壘與空軍根據地之舉，殊無受限制之必要。

由是以現，日政府當雅不欲同意於第十九條之修訂。而堡壘建造競爭之防止，厥在現存限制之修改，以求適合於日本防禦之用。惟用於防禦之堡壘，究與用於攻擊者何殊，固極難分別。其結果此三太平洋强國或將依其各別政策，與蘇俄成立諒解而訂一協定。但如日本政府堅持其孤立方針，則堡壘協定仍有不能成立之困難。日本若能在中日

「這却不是我自己弄的，這是被人家折斷的。情形是這樣。有一天，我從村裏經過，看見一個赤裸裸的婦人，披着髮，在套馬的地位站着，拉着一輛裝乾草的車子。有幾個男人坐在車子裏邊，用馬鞭抽着她的身因她不守着貞操。還有一位教士立在一旁，帶着很安詳而認可的意態。我搶步上前，喝道：『你們這些吧？這夥狗蛋，在幹些什麼？你們是發神經病是什麼意思？』那教士回我說，『你是誰？你配？』我一氣，便奉敬他一拳……等到我回生的時候，發現自已是在一條水溝中——幸而天剛下雨，冷水打在頭上，把我激醒了。我掙扎着，爬到村裏的一家醫院裏去。這便是我折斷肋骨的故事。」

不論人家說高爾基怎樣，我却堅信他的一切思想，情緒，工作和善惡只有從一個根本上來的，就是從那偉大的伏爾加河，和河邊居住的那些人們的呻吟。他的跨步向前，是爲了改進民族的前途，倘使據旁人的看法，

問題上獲得解決，能証明其無侵略亞洲大陸之意，則英美對於日方防禦需要，自能認為正當，而許其作適合於日本需要之修改。英美二國因無侵略日本之意；彼等亦不欲建堡壘，作為防禦之用；亦絕無意作大量軍費之揮霍，在太平洋上興築海陸軍的工事。惟英美鑒於中日之危機，大戰之迫在眉睫，無疑的有所戒懼。然欲消除此未來之大難，則日方預防隱患之要求，自能獲得有利之反響，即增加海空軍之舉，亦不難辦到也。(西夷)

他是舍正路而不由的時候，那也無非是追求同一的目的罷了。

人家對我說，高爾基的生活怎樣放浪和奢侈，我只有付之一笑。因為我知道高爾基比任何人全清楚，高爾基的進益不論有多少，他總歸時刻是窮的。還記得某次我借給他一些錢。過了些時，我寫信問他還要錢使？他的回信說，「老弟，你別費神吧，這是世界上的一個無底窟，永遠不會塡滿的。」對於他這種揮金如土的人，金錢自然永遠是不會多餘的。他在愛人類之外，對於愛國，也是一樣地肫摯。(原文見巴黎 Poslednie Novosti 日報)

~~~~~~~~~~

英帝國的安全問題

Security Depends on Sea-Power

Richmond著

The Fortnightly, August, 1936

現今英國人也知道英本國與各自治領的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了。滿洲事變之後，他們覺得日本將來會南下奪英屬的南洋羣島和澳洲；義亞戰爭之後，他們覺得義大利將來會切斷英國經地中海到東方的航路，因此英國不能不未雨綢繆從事預防。

有些人主張，英國如和地中海上的國家作戰，必須放棄地中海作軍事商業的通路，不如繞道好望角的安全。本文作者，英國海軍問題的權威李起蒙上將，却反對這種論調。他說地中海和英國幾乎成為一體，它不僅是通達東方的軍事商業的路，它本身對於英國便有重大利益，如海發的石油，埃及的棉花等，都是不能犧牲的。過去英國和他國聯合反抗破壞歐洲和平的國家時，可由地中海幫助友國，攻擊敵人，今日情勢仍然如此，所以關係重大，不能輕易放棄。

還有一點，海軍根據地對於一國的海軍與海上安全，也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適當根據地，不論戰艦如何多，也歸無用。所以英國不能放棄馬爾他，直布羅陀與蘇彝士河，即令這些據根地會引起敵人嫉視，英國也必須加强它們的軍事防禦。此時英國的需要是：一，戰艦的型式與數量足以應付任何時敵人所能集中的力量；二，海港能保護英艦的安全；三，若干較小的軍艦足以抵禦敵人他種軍力的攻擊。所以，總結起來說，英國以繞過好望角為通商航路，只能當作一種副路用來減輕地中海上商運的數量，與保護的責任，決不能取地中海而代之。

日本的侵略，使澳洲紐西蘭各地恐慌，澳洲人士曾主張保障本地方的安全，即是創設陸空軍與小型戰艦，特別是潛艇，來保護海岸，使敵人不能登陸。同時再發展本地
~~~~~~~~~~

，方面軍隊工業，使不仰賴於外邊的供給，換句話說，以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安全。

作者的意見，這種辦法是不够的，它不能充分保護海上交通，與沿岸海上交通的安全。空軍與水雷雖似可抵禦敵人的侵略，但這種軍器的效用不甚可靠，在天氣惡劣，黑暗時，便難發施威力，所以談到防禦侵略的話，是很可疑的。

假如日本有意侵略南洋或澳州，英國只有設法阻止她的前進，如阻止無效，便須將她擊敗。明白的說，英國應考慮英國的領土與交通線有在歐亞兩洲同時被攻擊的可能。這裏只有一個方法戰敗她的敵人，即是在歐亞兩方，都掌握着海軍的優勢。

至於如何得到這種優勢，却有兩條路，一是依賴同盟，二是依賴自力。

從過去的經驗說，訂立同盟是否便能保障安全，眞是可疑，同盟國之履行義務，是非常靠不住的。從前藍斯道恩爵士(Lansdowne)談及英日同盟時，說：「一個條約若有眞實價値，必須能代表雙方的永久利益。」這話是千眞萬確的。所以英國現今不應再倚賴同盟，應以金融力量來擴充海軍力，所謂海軍力是兼指戰艦，潛艇，飛機等而言，凡能參加海上戰爭的，或爲海戰所不可缺的，都包括在內，如安全的海港或根據地等。

敵人或是打擊英國的腹心，或是切斷她的交通線，都足以致英國的死命，各自治領亦不能幸免，所以今日英帝國的最重大的問題，是重建並擴大她的海軍力。（李包）

英國工黨大會

British Labour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Oct. 8,1936

若干年來，英國的工黨處于在野的地位，而其內部的意見也甚龐雜，未能一致。本年該黨常年大會，經過長時期的磋商和籌備後，近日已在愛丁堡開幕。其議程中主要的討論標的，計有二項：即(一)對內的，該黨勢力，近年與英國國運同有沒落之慮，應如何補救？(二)對外的，歐洲國際間一般局勢的變化，該黨須決定一個正式的態度，以資應付。關于如何增强工黨勢力擴充內部組織這一點，該黨諸領袖人物間的意見，顯然極不一致。此外，西班牙發生內亂，人民陣線政府岌岌可危的局勢；以及英國政府鑒于國際風雲緊急而決定的重整軍備程序，也都是本屆工黨大會所要討論的主要題目。

關於西班牙內亂和英國政府整軍這兩個問題，工黨黨員間的意見雖不能完全統一，可是在表決時却都有絕對的大多數。就西國亂事而論，絕對大多數的工黨黨員表示贊成英國政府現時所採取不干涉他國內亂的中立政策。這決議也可以說是對於共產黨的一個大打擊——因爲共產黨人現正想利用援助西國政府做題目，要求和工黨合組英國的「人民陣線」，推倒現在內閣，組織新政府。至於重整軍備一案在會場中也曾引起激烈爭辯，結果却以一·七三八·○○○票對六五七·○○○票的壓倒的多數，通過贊同現內閣政策的議案。其中聲明：「英國工黨鑒于目前法西斯獨裁主義之威脅及其拒絕參加國際合作，故主張效忠國聯各國之武力，應視可能的侵畧國家而決定，務求足以與之相抗，以盡其爲國聯一分子之責任」。這一件決議案，可以表現出英國工黨態度的轉變，已由幻想的和平主義者漸進而爲唯實主義者。在

另一方面，工黨之所以贊成重整軍備，受到職工聯合會的影響也很大。近年來因為一般經濟蕭條，英國的工業極為不振，工人自然深受失業之痛。英政府的重整軍備計劃，倘能一一付諸實行，各工廠尤其是重工業方面，為鋼鐵造船業等，自將大受其惠。職工聯合會對此方歡迎之不暇，豈有反對之理。同時各職工聯合會會員在工黨中既具有極大的潛勢力，自然足以影響到投票結果了。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看工黨本身的情形。工黨內部組織之不健全，是一個亟須補救而又極難解決的問題。現時英國一般的經濟和政治局勢，皆不利于工黨之發展。同時工黨本身，又沒有一個足以表率羣倫積極進取的領袖人物。假如近年來工黨這種不死不活的苟且態度繼續延長下去，那末，該黨前途的命運，決無光明之足言。（丹楓）

德國的反希忒拉運動

Opposition in Germany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1936

Gordon Rend 著

一般去德國旅行的人，回到美國以後，心裏總會發生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德國宣傳得很利害，但是牠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外人就難以洞悉。」這個問題，就是一般有訓練的新聞記者以及其他和德國人有相當時期接觸的人，也無從解答。即或能夠知道一點，也不過是表面上的事情，得不到內裏的實際。我是生長在德國的，一切生活習慣，和德國人完全一樣，而且德國的朋友也很多，所以最近的德國之行，得到不少的新消息。

不久以前，我發現德國有一種反對的團體，雖然還未普遍，卻擁有多數的羣衆，牠的勢力，足以影響目前國社黨的精神。這個團體，就是所謂「德國老百姓同盟」。我第一次和牠接觸，是在南德一個舊都中。我有一位老朋友，他曾經做過二十五年的高級警官，在政治上說，他是屬於極端的右派，和國社黨有着密切的關係。據他告訴我，政府和黨的領袖們，對於這個團體勢力的發展，都抱着莫大的隱憂。他說：「一般的老百姓們，對於政府為擴張不必需的軍備而征收的稅，都表示厭倦。他們認為當德國經濟財政危機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希忒拉祇有將他們驅諸一戰。而且黨內官吏的腐敗和任用私人，尤令人不滿。此種情形，將來必有末日，而促成之者，恐怕就是這個『德國老百姓同盟。』總之，大部分老百姓，都還自愛，他們目擊黨內官吏，終日無所事事，祇知領乾俸，植私人，所以都不願意擁護他們，增加他們的勢力。還有國社黨的干涉教堂，比較過激黨還要不如，也是一個不能得人心的大原因。」

到了今年，這個團體的男女，差不多遍及全德國。牠的勢力，比其他任何反對團體都來得大。不過，我們稱牠為團體，還是勉強一點，因為牠的勢力，雖然日在擴張，但是亦沒有形式上的存在，也沒有職員，會址，會員証，和會費，更沒有什麼固定的制度，祇是一個無形的團體而已。

德國對於新聞及文藝刊物的檢查，進行不遺餘力。「德國老百姓同盟」在這種環境下，竟然出了一種小型刊物，大約有四十寸大小，用薄紙印刷，四摺起來，祇有普通郵票大小，所以上面的字，非常的小，非用放大鏡不能看。這個刊物，雖然這樣的小，但是在目前的德國，可以算是唯一的不受檢查的報紙。牠的內容，除掉國社黨報紙所不載的國內外新聞而外，還轉載英，法，美，瑞士，及司堪迪維亞各國報紙的評論，而最重要的，還是牠自己的社評。牠的社評，文字非常淺顯易懂，完全代表一般有政治與趣而非國社黨人的真實的意見。每天的社評，都有印着「復興」的紅色標語，下面還有這樣的幾句話：「希忒拉的傾覆是毫無疑異，說不定就在一九三七年，但是在他沒有失敗以前，他或者會對奧地利用武，使我們再嘗戰爭的痛苦」。「今日我們的思想當中，最主要的應該是：希忒拉下台以後又將如何？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需要一個人民的政府。……我們堅決反對任何方式或任何黨派的獨裁……我們主張由各級人民聯合起來組織政府。」這個刊物的銷路，據說非常普遍，照他的情形看來，大概還可令人信而不疑。

這個團體裏面的人物，各黨各派都有，也不限定地域，凡是反對希忒拉獨裁政治的人，都可參加。牠的工作計劃，本年一月間的刊物上，曾有發表，大概可分爲七點：(一)解散希忒拉黨，建立人民政府。(二)取消各種集中營，釋放政治犯，實行出版言論自由。(三)取消現行制度，依照歷史，地理宗教，及經濟狀況，將德國重行分區。(四)取消宣傳部及其他干涉宗教與文化生活機關，恢復人民信仰自由， 但教堂與國家，須完全分開。(五)取消希忒拉制下之各種强迫義務，恢復結社自由。(六)取消現行經濟制度中之德國式的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七)在同盟基礎上，與歐洲各國合作，並承認一切國家的自由與獨立。(薩恩)

「中歐羅巴政策」的再燃

Germany Agin Strives

Toward 'Mitteleuropa.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6, 1936

Frederick T. Birchall著

念餘年前，德國的外交政策曾經受過一個美夢的驅使。這美夢便是「中歐羅巴政策」。德國想建立一個帝國，把它的政治經濟勢力，由北海波羅的海，經由中歐而達到博斯波魯斯海峽，再進而攫取近東的門戶。巴格達。

德國佔有巴格達以後，便可以用軍力輔助經濟勢力的推進。亞拉伯雖在法國的勢力下，印度雖屬英國的統治，但是仍舊可爲德國廣大的市場，況且在這兩國的中間，還有許多的市場未曾開發。在那時日本還沒有顯露頭角，所以中國的市場，德國也很注意。德國的勢力如能穿過韃靼納爾而東進，將不難雄霸歐陸而進取東亞，最後即稱雄世界，亦非沒有可能。誠然，這是一個美麗的夢想。

不幸歐戰的結果，把這美夢打破了。

但是現前世局演變之速，眞令人不可思議。在戰後十八年的今日，德國的「中歐羅巴政策」的再燃，現又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可注意的是已往三年中的情形。在最近半月中，這種政策幾乎已是實現了。

迄最近止，法國在巴爾幹的勢力，一向和德國處於對抗的地位。而英國在希臘的勢力，也不可忽視。法國曾經經由國聯，挽救奧國的財政危機，但是因爲奧國的求乞，漫無底止，所以法國纔放棄援助。德奧兩國有同種同文的關係，所以他們的完全合併，只是時間的問題。

捷羅猶三國組織的小協約，是法國一手促成的，它們也是法國的同盟。猶哥是一個需要財政援助的國家，但是法國的慳吝是人所共曉的。法國既不肯援助，所以猶哥便賒賣原料給德國。因爲她得不着德國的現欵，所以她不得不按照德國所訂定的價格，購買德貨。猶哥現在已被圈入德國的經濟集團。經濟的貫串和政治的統治本來是不可分開的，所以猶哥的前途，可想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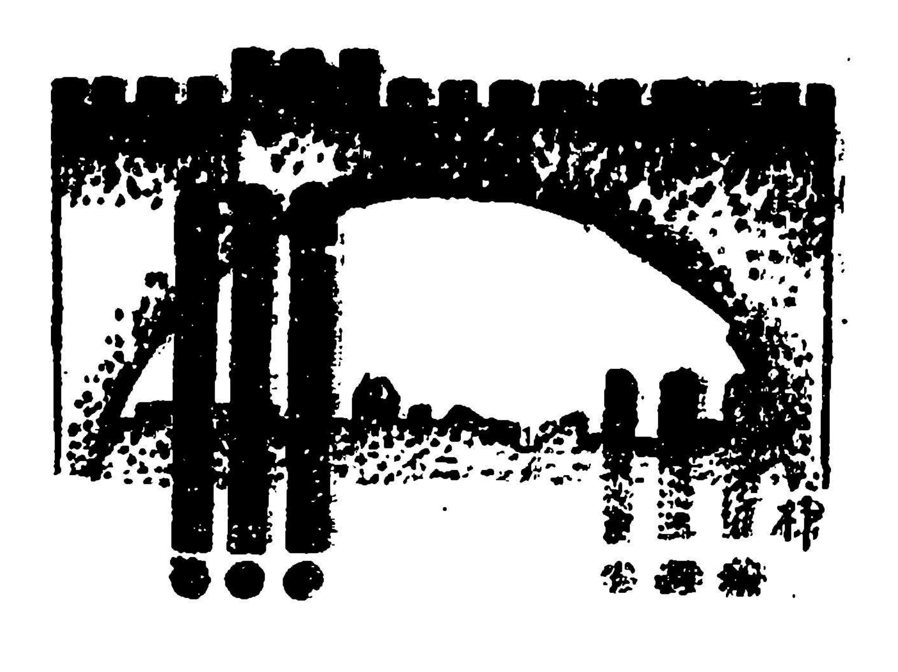
法國對於羅馬尼亞，至少是可以左右她的國際政策。羅國的君主雖屬於帝德的荷韓左倫族，但是沒有實權。羅國也有强大的納粹黨和鐵衞團，使得國內情形，時常紛擾不寧，但是羅國的外交政策，一向還由德國指揮，因爲羅國著名的前外長迪杜勒斯柯氏是一個親法派。但是上週迪氏赴法休養，羅閣趁他的不在，突然神秘的改組了，迪氏被排斥在閣外。事實上，羅馬尼亞今後也將站在與德國相同的法西斯和獨裁制的陣線上去了。

羅國政策的轉向，使得小協約解體，不能再成爲中歐的重要因素。捷克對法國雖然仍舊是十分忠實，但是已形成孤立，而且對於法國口惠而實不至的態度，也不能不懷怨望。早些時候，德國方面曾經向捷克暗示，如果捷克對她的境內的德籍小民族，表示讓步，那末她很願意和捷克締結一個不侵協定。但是現在德國對此，已不再提起了。德方現在暗示，要捷克提出此議，並且須捷方保障，允許南德意志小民族的自治。這種辦法，無異於把一省白白的送給德國，但是捷克並沒有什麼較好的辦法。並且此端一開，匈牙利對捷也可以提出同樣的要求，而德國也很難不贊助這種要求的。在這種割裂情形下，捷克還有存在的餘地嗎？

匈牙利內部，上週也發生了一個變動，這也是和德國有利的。在監國霍才的統治下，執掌政權的總理獨裁者貢布斯氏，困病在假。在歐洲的獨裁者中間，貢氏是最溫和的人物。他在表面上仍然維持着議會制，並且反對排猶運動等的激烈手段。貢氏因政務的繁重，而染有沈重的腎病，醫士要求他作六個月的澈底休息。（譯者按，貢氏近已逝世）貢氏的去職，納粹黨的勢力必將增長，而匈牙利更將投入德國的懷抱了。

波蘭處於德俄兩大之間，前畏狼，後畏虎，但在二者之間，似仍與德國較爲接近。一向處於英國勢力下的希臘，現在也採用獨裁制了。

綜上所述，從北海，波羅的海以至亞德利亞海，愛琴海和黑海，全建立了仿納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制了，而且德國經濟勢力的貫穿，隨處可見，所以德國「中歐羅巴政策」的實現，似已近在眉睫了。——九月四日維也納電訊(歷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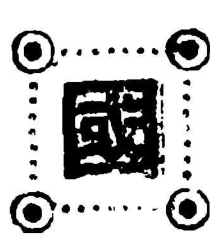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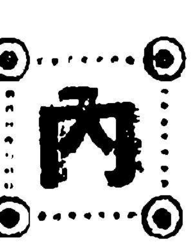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五年十月七日起
至廿五年十月十三日止

中日外交，因蔣院長與川越之會晤，危機益見減輕；今後將由張外長與川越間繼續商談，日期亦已由高宗武與須磨約定。英美對遠東問題，益見關切；中英信用借款之成立，足以反映英國對華問題之熱烈。蓋以華北經濟合作空氣日濃，龍烟鐵鑛及天津電氣公司等即將見諸實行，日本在華之經濟基礎，將日見穩固矣。

國聯大會業已閉幕，西班牙亂事未平，而因不干涉西亂之協定問題，頗引起國際間之糾紛；此外奧國舒斯尼格之獨裁政制已確立，內閣決定解散內衛軍，因此史太倫堡親王不得不出亡國外，傳已赴義，此亦本週國際間可注意之一幕。日本內閣，因行政機構改革案，頗呈動搖之勢，軍部與內閣間之對立愈明顯。





舉國熱烈慶祝國慶

本年國慶紀念，各地慶祝甚爲熱烈，爲近年所僅見；因全國統一，加以本年田產豐收，民間多擴大舉行提燈遊行等慶典。蔣院長發表之紀念文，頗足表示我國近年之進步。

林主席在中央致詞

中央國府於國慶日晨七時，在總理陵前合併舉行慶祝大會，到國府林主席，中央蔣副主席，及中委戴傳賢，馮玉祥，孫科，葉楚傖，何應欽，朱培德，居正，陳立夫，孔祥熙，丁惟汾，張繼，李烈鈞等百餘人。暨黨政人員共約千人。林主席以下文官均着藍袍黑馬褂，蔣委員長以下武官均着陸海軍大禮服，佩刀，黨務人員均着黑色中山服，整齊嚴肅，七時正奏樂行禮，由林主席領導全體行禮如儀，即由主席致詞，致詞原文如下：紀念國慶，當切實奉行三民主義，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紀念日，這是中華民國誕生的一天。有了這一天，然後才有現在的中華民國。所以這

個紀念日，在歷史上的意義，是非常偉大的。我們的國慶紀念日，是從二十五年前辛亥革命產生出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本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在民族方面，就是推翻了滿清，造成五族的平等地位。第二在民權方面，就是結束了四千多年的專制政體，造成人民爲主體的共和國家。這兩方面的成功，雖然只貫澈了本黨政策的一部份，可是在當時能有這樣收穫，也是很可貴重的。辛亥革命以後，本黨爲着迅速結束軍事行動，以便從事實際建設起見，就把這種新取得的政權，讓給袁世凱，不幸袁世凱利用權勢，做出種種瀆法的事情，要做皇帝，推翻共和，後來袁世凱雖然倒了，可是又連續發生復辟，毀法幾次的變故，國家的政權落在軍閥手裏，把一個好好的民國，弄得百孔千瘡，這實在是很可痛心的事。民國十五年，本黨秉承總理的遺志，實行北伐，賴總理在天之靈，和全體將士的忠勇效命，得在最短的期間底定全國。十年以來，再經過許多艱苦奮鬭，使本年的國慶紀念日，又看到全國統一的實現，國家的基礎，從此更加鞏固；今天我們舉行國慶紀念，自然渴感到異常的欣慰；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們應當怎樣去維護這個統一的局面，使以後的國慶紀念更有價值，更有意義，這確是我們每一個人所當盡的責任，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途徑，只有大家一致奮起，忠實的奉行三民主義。再分開來切實說，就是在民族主義方面，我們當一面要求中國民族的解放，凡足以妨礙我們民族生存的，都要盡最大的努力，設法消除。這原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基本權利，任何異族都該同情的；同時對於國內各民族，要確認彼此地位平等，一致團結起來，以求共存共榮。在民權主義方面，當一面繼續訓練人民，行使四種直接民權，以達到授權於民的目的；同時在中央要建立一個强有力的政府，實行五權的制度，總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完成現代一個最進步的國家。在民生主義方面，還要集中全國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完成國民經濟建設，務使全國人民都能够享受人生最低限度的幸福。要是這樣，不但國家的統一可以永遠保持，就是我們整個的民族，也可以復興，也可以繁榮滋長，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天一天增高。所以今天我們在此舉行紀念，大家必須感到自己責任之重大，一致起來，努力實行三民主義，使我們的國家跟着一年一度的國慶紀念日進步無疆。

蔣院長發表紀念文

蔣院長爲紀念民國成立二十五週年起見，特於九日向國內外發表一文，題爲「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原文如下：

自蒸氣無線電空中航行發達以後，國際間之關係即起一鉅大之變化。任何一國發生任何一事，瞬息乃即傳遍於全球。中國處此時代，已非往昔閉關自守無關與世可比；然關於中國之傳聞愈多，則所招致之誤解亦愈甚。自中國改建共和以來，舉國上下一致之努力，對內厥惟求國家之統一，對外求國際間之自由平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此新舊制度交替之過渡時代，包含政治社會家庭等問題，甚且影響及於外僑之利益。國內情形既若是其複雜，而欲局外人持平觀察，予以坦率之判斷自甚困難；故對於今日之中國，尙有認爲無組織之國家者；此等誤解，致使中國不能博取世間充分之同情。中國近年來日夕努力之建設工作，遂陷於事倍功半之境地。茲值民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願向國內外英語讀者發表若干觀感，在此普天同慶舉世騰歡之日，余意除以「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爲主題外，再無其他適當之題目，足以符合消除國際間誤會之期望，第一點，友邦人士所應注意者，今日之中國，已非往日分崩離析可比，在一九一二年建立共和以前之五十年，中央威信日益低落，地方跋扈日益加甚，由此種趨勢而構成軍閥割據，引起循環不息之內亂，人民蒙其殃害，不可勝言。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建都南京，而糾紛之起無時或已，除刦奪燒殺以外，幾無工作可言。此種恐怖狀態，足使一國統治者束手無策。但中國政府深知欲謀國家之建設，必先求國內之統一，故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即無日不努力於統一之完成或秩序之恢復；數年來，政府以堅毅不拔犧牲邁往之決心，按部就班，實現剿共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之計劃。故一九三三年共匪巢穴之江

西收復以後，兩湖川黔各地之赤黨，亦相繼肅清；其散在邊陲地帶之少數餘孽，亦不難一鼓蕩平；故共匪與軍閥之勢力，已不足為中國之患。且也，閩變敉平，兩廣就範，中國統一之局已達於垂成之域矣。第二點應注意者，中國於萬分危難之中，已實行復興與建設之計畫，戡平匪亂困難，而整理匪共擾亂後各區域之治安經濟尤難應付。此種困難，自更需要勇往與創制之精神。人民苦於禍亂，久失秩序與團結，爰援引中國昔日之保甲制度，而運用新方法，以促進村里人民互助互衛及互相監督之責，使不肖份子無隙可乘，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為農民，欲求建設，非先復興農村不可，一九三四年政府遂下令不再增加田賦附捐。以後並迭令取消苛雜；截至今日，已取消者有五千餘種，每年減輕人民負担達五千萬元之鉅。近年來國民政府支出鉅款，用於水利及造堤工程，在去年一年之短時期中，即支出三千五百萬元，至今以後繼續不斷，則旱潦之災，亦可避免。合作事業，今日亦甚發達，總數為二六・二二四，其中一二・五一七為去年所組成。實業部最近又增設合作司，推行全國之合作事業。此外又成立農本局，資本六千萬，官民各半，其目的在傾政府與社會之全力，推行農民貸款及農產物之運銷。關於交通方面之進步，最好以數字表明。鐵道由一九二五年之八・〇〇〇公里，增至一三・〇〇〇公里。公路完成者凡九六・五四五公里。在建設中者有一六・〇〇〇公里。往日自南京至廣州或南寧，舟楫車馬，費時數月；今藉汽車數日可達。空中航行，十年前不聞於中國，而今日由上海可達漢口・成都・北平・廣州諸大城市，而遠及於新疆邊省。由乘客數量言，即以中國航空公司一家為例，一九二九年祇有三五四人，去年一年已達一〇・四〇四人，中國之建設，並不止於經濟，而對於行政效率之促進，公共衛生之推廣，義務教育之實施，及財政之改良，均經努力，而獲得顯著之成效。以上所指示者，僅為大端，此雖云大端，余敢言在此八年之短時期中，有此成績，在中國歷史上可說從來未有之現象。在紀念建國萬衆鼓舞之日，余本不宜向友邦誇示國民政府已往之成績，正當集中目光於今後未完成之工作，然余所以略示過去情形者，乃期表明中國確有自力更生之能力，既已剷除軍閥匪共，又不斷為人民幸福而建設。所不足者，為不受干涉不遭阻碍之自衛的發展機會；此機會吾人昕夕以求，志在必得，能予中國以此機會，不特間接幫助中國，實亦為世界和平之始基，蓋中國有四萬萬愛好和平之人民及無盡藏之富源，中國而一旦富強，則必為全世界最大之安定勢力無疑。」

中日外交漸入正軌

中日交涉，因蔣川越之會晤，將漸入於正常軌道，國際間對遠東問題之開展，判斷亦漸趨於樂觀。正式交涉，大約日內即可開始，希望雙方主持折衝人員，益能平心靜氣，細加討論，以奠東亞百年之大計也。

蔣與川越會晤情形

十月八日上午十時，蔣院長在官邸接見川越大使，由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與日本大使館清水秘書担任翻譯，雙方互致寒暄後，川越大使首先陳述中日兩國之前途與東亞大局之關係，暢述所見；並言以中日關係之深切，亟應互維互助，以謀東亞局勢之安定，與兩國真正之福利；過去數年內，因種種不幸之事態，兩國間疑慮日深，誤會滋多；雙方應各盡其最大之努力，消極的去除增進友誼之障碍，積極的共謀互有利益之合作。蔣院長亦就中日國交之調整，說明其意見；大意謂就東亞大局着眼，兩國國交之根本調整，在今日實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領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權與行政完整之尊重；故中日間一切問題，應根據絕對平等及互尊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之原則，由外交途徑，在和平友善空氣中，從容協商；則國交之調整，必可有圓滿之結果。對於近日各地發生不幸事件，蔣院長謂：此等事件，雖中國政府警察權之實施，各有不同，而在中國領土內，發生此等不幸事件，則不能不引為憾事。對於業經調查之成都與北海事件，中國政府準備依照國際慣例，即時解決；關於其他外交問題，蔣院長確告川越大使，仍應由外交部長與川越大使繼續商討，張部長之意見，即係政府之意見云。談至十二時川越大使興辭而去。

蔣之談話

蔣院長於會見川越大使後，發表其感想如下：

「今日與川越大使接談，所談者雖均為中日兩國之前途與東亞大局之關係，而未及交涉中之具體問題。但雙方談話精神完全立於平等基礎之上，川越大使之精神與態度，其誠摯坦白，實足欣佩；蓋完全本於廣田首相去年在彼國議會中所發

表之方針，即在不威脅不侵略之原則，力謀調整國交之實現是也。以今日川越大使表現之精神，推而言之，則中日兩國間問題，皆可不採外交正當途徑以外之方式，而以外交常軌，以平等基礎解決一切困難，一掃過去之糾紛與黯淡之陰霾。蓋人類本富於感情，惟其精誠可以感召一切，余在去年春間由京入川之時，所發表對日本之感想；即以為如一方果能以精誠相示，則彼方必有以精神相應之一日；深信余之抱負與期望，不難貫澈始終也。」

川越談話

川越大使於會見蔣院長後，談話如下：「今日會談之內容，已如聲明書所發表；余獲得蔣氏似在設法脫離當面之危機，並對調整全般國交，抱有非常熱意之印象；交涉前途，固非常困難；但並非絕望，仍在折衝，余或尚需與蔣氏會見二三次，亦未可知；惟日期猶未決定。至於具體問題，將與張外長交涉，但其日期亦未決定，總之，一般對於無論何事，則決定其為善或為惡，惟事件並不若是之簡單，中日關係非常複雜，雙方均具理由。故惟有漸次進行交涉，促進解決。要之余所獲之感想，似可相當信賴蔣氏對於打開中日國交之誠意；故將更令澈底，由消極積極兩方面為確立東亞和平計，擬向中日共同目標邁進」云。

英美方面輿論一斑

據路透倫敦九日電：孟吉斯德導報，今日著論批評此次蔣委員長與日本川越大使會晤之結果，內稱，中國不欲『吃耳光，陪笑臉』此為一九三一年後之第一次。中國現已取沉靜的決心之態度云。該報又請衆注意中國外交部對於日本之要求會提出「反要求」的一節。續稱，日本以尋常恫嚇施諸中國後，今已暫時撤回其「要求」，而毫無所獲矣。今謂日本將放棄其對中國侵迫之態度，或中國不致續有讓步，此實為魯莽之猜度；但目前至少可言中國已不復如前之抱容忍態度矣，果爾，則此或將為遠東事務之一轉變點，日本軍部領袖至是必將決定彼等是否願冒險與戰矣。又據上海國民美聯社十二日紐約電訊：十月三日紐約時報社評：標題「日本在華之紀錄」，鄭重聲稱，西方各國對日本在華行為之影響，亟應力謀坦率應付。該報于闡述此節之極端重要後，並舉出日本自二十一條時期以後之種種侵略行為，關於邇來華人抗日之暴動行為，則謂華人對侵略國之憤懣，遏制已久；最近暴行，即此憤懣之表現；該報旋論二十一條件之內容，以及中國所未完全接受之經過，繼述華府會議九國公約及軍縮條約等，並謂上述條約係使日本以其榮譽担保不再侵害中國，此後日本雖遵約睦鄰約十年之久，而一九三一年伊竟不顧西方各國之抗議及國聯之譴責，佔領東三省。一九三三年，因塘沽協定，日本勢力復伸張至長城以南，一九三五年，又因何梅協定南京軍隊被迫退出華北，一九三五年冬，日本官方復策動華北獨立政府之設立，但因中國之反抗與英美兩國所表現之關懷，歸於失敗。惟經此項風潮後，走私猖獗，影響西人在華商務，並減少中國海關收入。該社評結論稱：日本在二十一條內所陳述及自一九三一年來所實施之政策，已使中國之仇恨與年俱增。日本迭次的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益使民氣激昂，在此種情形之下，所足引為詫異者，乃日僑被擊之案件，僅如此之少；並非如此之多也。又謂：日本政府鄭重要求各國對其侵略認為合理，其對人類之輕信易欺，誠屬期望過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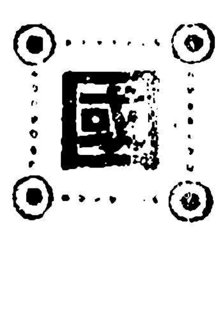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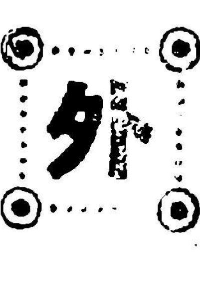
英國否認對日抗議

路透倫敦十二日電：今日英當局正式否認英政府曾商諸九國公約簽字國，而擬援引担保中國土地與行政完整條文之說，蓋以闢日本國民新聞所載之謠言也。又電今晨國民新聞，列有極醒目標題之消息，謂，內稱英國於最近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與中國外長張羣，在南京開始晤談之後，即向九國公約各簽字國建議，共同對日本提出違反該約之抗議云云。本日新聞記者集會於外務省時，有人問及此事。據外務省發言人答稱，渠意國民新聞所載英國計劃援用九國公約之說，實屬不確云，國民新聞又提及此事為『無信義之英國的大規模國際陰謀，竟乞靈於九國公約，以妨碍中日談判之進行』云云。該報謂此項消息，係以「日政府所接之可靠報告為根據。」並稱英國致其他各簽字國牒文中之主要內容，係說明日本現向中國要求駐兵於揚子江流域之權利，及華北之完全獨立云，該報續謂：「據聞美國對於英方之提議，已決定加以拒絕」云云。又據該報載稱，日本政府對於英國之行動，頗感痛苦之震憾，外相有田氏已訓令駐於九國公約各簽字之外交代表，將日本政府認為其向中國之提議，係公允合理，並不侵犯其他簽字國在華權利及利益之意，轉達各駐在國政府，大約有田外相宣言之內容，係聲明日本並未要求駐兵於揚子江流域之權利，及華北五省之完全

獨立，不過對於維持華北日本及「滿洲國」之間，存在之特殊關係上，作合理的要求而已云。

中英成立信用借欵

三日倫敦電：今日由負責方面探悉：中英雙方已在原則上成立一種定，由英國以出口信用放欵貸與中國，其數額達英金數百萬鎊，該協定規定中國得在英政府之担保下，購辦大批英貨，其辦法同於本年七月間英國以信用放欵一千萬鎊貸與蘇俄時所訂者。當局將於星期四日發表關於此事之正式文告，聞日內或尚將發表關於該協定之重要任命，惟此說尚未經證實。外間紛傳保守黨下院議員，前充霍爾爵士國會私人秘書巴特里克氏將膺此職云。據每日導報外交訪員聲稱：該協定之詳則乃由出口放欵擔保部（即與蘇俄商訂信用放欵一千萬鎊者），與駐倫敦中國政府之代表協商成立，該放欵大足增高英國在華之聲望。此爲談判多月之結果，多頼近由中國歸來之英政府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之力。該訪員又謂：此項放欵，不啻爲對日本之一種銳利警告，表示英政府前雖抱親日態度，然對於中華民國之前途，並非漠不關心。該協定一旦發生效力，中國即將向英國定購大批貨品，故英國之出口貿易不久必大爲旺盛，該協定或將發生國際上遠大之後果云。又東京十三日電，據此間獲悉：英政府已決定指派衆議院保守黨議員巴特里克氏爲駐滬特派員，以促進英國對中國之貿易，巴氏即將取道日本赴華，聞英政府準備允許予中國以輸出信用放欵。

三國貨幣協定公布

美財長摩甘索十二日宣布：英法美三國將於星期二起採取「新金本位」，俾可互以現金，交換紙幣。此項辦法，可於二十四小時內隨時取消，至與以前金本位所不同者，在於新辦法僅准許政府運出現金，而不准私人投機漁利。財長並謂「吾人現歡迎他國亦能參加」云。新辦法並規定以後凡能從事現金交易之國名，將逐日公布：現在聯邦儲備局出售現金價格，爲每盎斯値美金三十五元，外加千分之二十五之手續費。此項新計劃實行之後，他國紙幣概可換取現金，私人投機因之即可避免，匯兌價格亦可穩定矣。財長並云「此爲政府推行世界貨幣政策之第一步在國內已大有成效」。惟其影響僅及美元在國外價格，而不及國內價格，倘實行之後，竟阻碍美國之復興，美國即可取消之云。

英法同時發表聲明

關於九月二十五日英法美三國所簽訂之貨幣協定，摩甘索之宣言，在巴黎紐約倫敦三處同時公佈。其言略謂英法兩國今後得向美國自由購買黃金，美國亦得向英法兩國，自由購進云。關於此事，巴黎倫敦官方亦經聲明，已分別訓令金融當局，俾以黃金自由售予美國，由此可見英法美三國匯兌平準基金，已在技術上成立妥協，而三國貨幣合作，實已完全見諸事實矣。又倫敦十三日電，財部今日公布英國與美國金融當局協訂技術上合作辦法，業已完成，因此結果，美財長將發表新條例，凡予美國以相互便利之任何國，均可在美國購金，以匯兌美元。英政府已諒許美國當局在倫敦享受此種便利，此種逐日運用之辦法，當大有利於技術的運動與匯兌之統制，現已與法蘭西銀行商訂同樣辦法，而使倫敦華盛頓巴黎三中心點得實行有效之合作云。此種辦法，純爲相互性者，其目的在便利技術的運動，不因以更變政策，而英國仍爲一種自由貨幣，毫不受有影響。如因匯兌統制之干涉而在紐約有餘欵，則將按定價易爲黃金，在倫敦巴黎兩處，有餘欵時，亦將同樣辦理，視每日之情形，照互允之價格易爲黃金。

日本政潮方興未艾

因寺內提出行政機關之嚴峻改革案，至日本政潮漸趨表面化，而內閣與軍

部之對立，亦日益明顯：且有謠傳廣田內閣將有動搖者，此則不免近於推測。寺內之擬議，主張任命不管部閣員一人，並將各行政省合併，以固內閣對行政活動之統制權。此事已引起全國深切之注意，同時並有人力加駁斥，謂為萬不能實行，但軍部則決達其目的而後已。惟內閣中反對陸相之建議者，亦頗佔勢力：首相雖具俯從軍部主張之誠意，而亦深信此項方案不能整個予以贊同，至少須緩若干時，衆意欲使此項改革見諸實施，內閣唯有全體辭職而已。惟首相則以為當此國際局勢吃緊之際，不宜鹵莽更易內閣，此事前途如何，現殊難逆料也。按陸相提出之建議，內含：（一）設一強有力之機關調整內閣調查局與其他同樣機關。（二）任命不管部閣員一人專管該機關，而制定國策。（三），外務與拓殖兩省之合併。（四），商工與農林兩省之合併。（五），鐵道與遞信兩省之合併，而於新省中設鐵道遞信空運諸部●（六）將目下由內務省土木工程局辦理之事務移交新運輸省。並將神社局辦理之行政事務移交文部省。（七）拓殖省，管理之殖民事務應移交內閣辦理。

軍部方面態度強硬

東京十二日同盟社電：陸軍當局關於改革行政機構問題之態度頗為強硬，而陸相寺內於十二日回東京後，此問題必須有具體的展開。陸軍省主張改革案中；關於設置不管部大臣之具體方針，大致如下：一，統制重要國策機關之第一辦法，合併現在調查局，法制局，資源局，統計局，情報委員會及大藏省主計局之一部：而創設資源局，企劃局，預算局，由長官統轄此三局。二，第二辦法，設立總務院，以上列三局為其內局。三，第三辦法，統合資源局與調查局作為統制重要國策之機關。四，任命副總理資格之人物為不管部大臣，管轄此機關。五，或任命參謀長資格之人物為其長官。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五年十月七日起
至廿五年十月十三日止

十月七日　星期三

△陳誠飛桂晤李白
△英工黨大會決贊助政府重整軍備
△俄著作家拉狄克被捕

十月八日　星期四

△蔣院長與日大使川越晤談
△滬市府向日方抗議越界佈防
△蘇俄退出不干涉西亂協定
△國聯大會選出中國拉脫維亞為非常任理事

十月九日　星期五

△蔣院長發表紀念國慶文
△鄭天錫當選海牙國際法庭法官
△西叛軍肉搏馬德里

十月十日　星期六

△全國熱烈慶祝國慶
△蔣院長赴杭
△桑島返日
△綏蒙會委員長沙王到綏
△李思浩赴平晤宋哲元
△臨時高考發榜
△綏遠舉行五組產馬賽會
△國聯大會閉幕
△奧內閣決解散內衛團

十月十一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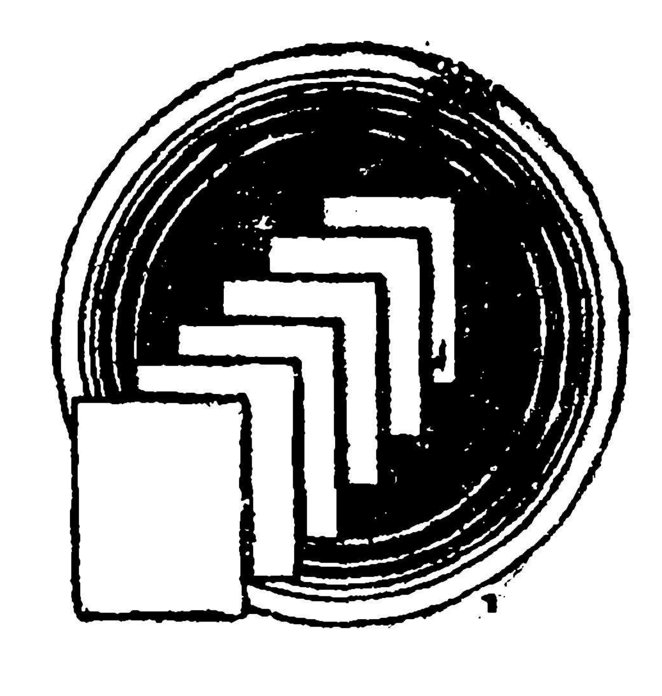
△陳誠由桂飛抵漢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一

△章嘉應將召到京
△重光返抵日本
△奧史太倫堡親王出亡
△包爾溫銷假
△清水訪高宗武
△須磨訪徐謨陳介
△北平教育界徐炳昶等發表通電
△筧橋航空學校行開學禮
△宋哲元在南苑閱兵
△冀察政會令將龍煙鐵鑛收歸國營
△白崇禧到桂林
△繆培南等抵滬
△日俄又發生邊境衝突

十月十三日　星期二

△高宗武昨訪須磨長談
△中英成立信用借款
△冀察政會任李思浩為經委會主席
△行政院通過綏蒙會選設烏拉特旗
△英美法貨幣合作辦法決定



論評選輯

民國二十五年雙十國慶紀念之辭

本日爲民國二十五年雙十國慶紀念之日，報紙例有頌祝之辭，而本年今日，尤有可慶可祝者在，謹陳所感，惟國人察之：

一，本年本日所以異乎往歲者，厥惟全國統一，人心團結。夫敵國外患，世所恒有，祇須舉國一心，則多難正可資以興邦，而默察古今中外國家民族盛衰起伏之局，更可曉然於內外相維互成因果之理。試觀中國歷史，外患最劇烈之時，必爲內政最黑暗之會，反之而國內振奮，上下翕然之際，任何外侮，必皆消滅。中國之困辱危弱，至於今日，已達極度，廻溯往跡，何莫非精力內銷國力不能集中之所致？幸創鉅痛深之餘，國人漸知警惕，三年以來，有力者閤，分者復合，寃親攜手，而國民兼進統一之熱力，亦復與年俱進，故政府竟能在艱難困苦中，稍稍致力於扶危自拔之若干工作。春間兩粵事起，陳部將領，反對內戰，危機一轉，其後桂省善後，發生波折，相持雖久，卒仍進於和平妥協之境，此皆天相中國，人心改變，乃克有此。痛定思痛，彌可珍愛。願國人此日紀念創建民國先烈之功績，益當懺悔過去分裂國家破壞大局之罪惡，而於統一全成之現局，以欣以祝，加倍維護，以保此復興基礎，此今後人人應有的責任也。

二，中國數千年以和平立國，與世無爭，其末流至於國力衰弱，人心萎靡，國苟安而怯於私鬥，好反全而畏懼強權。此等退嬰消極的民族性，方在今日武裝競爭弱肉強食的世界，直無立足之餘地。現在屈辱外交，方在調整清算之中，疾風暴雨，隨時可至，福禍利鈍，渺不可期，計惟有據此全國統一之局，益振人心團結之效，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智力，靜待政府之最後命令。果其強者悔禍，横逆和緩，使吾人尚有休養生息從事建設之機會，則誠望外之幸，如其不然，則此四萬萬優秀民族，迫不得已，爲民族生命國家體面計，不能不號召約束，加緊結合，下乾坤一擲之決心，爲全民殉國之壯舉，縱令刀鋸在前，亦應冷靜以赴。吾人深信同歸於盡之餘，楚雖三戶，事猶可爲，民族運命，依然悠久，此在紀念辛亥革命成功之今日，全國上下概應以一身一家與整個的國家民族共運命，自誓於爲解放民族復興中國而犧牲之諸先烈靈前者也。

三，吾人經過建國二十五年來之艱難困苦，對於國家建設，得一明確的認識，即現代的國家之建設成功，無捷徑，無巧法，愈是紆遠，愈是正途，而一切苟簡取巧之辦法，概類畫虎不成，終至徒勞無功，其總括的方式，即科學化是也。中國過去未嘗不講科學，未嘗不言建設，顧以認識不眞，信仰不堅，了解不普遍，故往往一曝十寒，或則求之太急，實則歐美各國以至日本，富強之基，概在科學，而日本提倡近代科學，初不較中國爲先，祇以教育普及信仰堅固，故科學之效用大見。中國現在無工業，無

國防，其癥結在無科學基礎，而國論之龐雜，又緣普遍人士無科學頭腦，思想未受鍛鍊，故國論統一，極難實現。今後無論國家運命如何，要須大規模普遍地提倡科學，從社會日常生活，加以啓迪，使人人能格物窮理，以進於利用厚生富民强國之途。此固政府應盡之職責，科學家應有之努力，然而社會公衆，亦應集合群力，加意促進，以期規模擴大，收效迅速。本報爲紀念復刊十週年起見，於本年九月一日宣布設置科學獎金，聘請先進專家，擘畫主持，幸承各門大師名宿，俯允合作，爰於今日公布章程，以策進行。夫科學範圍本甚廣闊，以言提倡，應無軒輊，祇以本報之力，極有限度，用特先從純自然科學入手，其他惟有待之將來。抑國難嚴重至此，建設大業，應取急進，而建設基礎之科學，尤非急起直追，切實提倡，不足以促進國家現代化之速度。本報棉力薄弱，萬萬不敢言提倡，敢於國慶紀念之今日，鄭重誠摯，更向全國各界有力者敬致呼籲，尚望各就觀點，分別設法獎掖，務使重視科學信仰科學之風，在極短期內，普遍全國，則國家建設，障礙消除，基礎確立，轉弱爲强，肇端於此，此吾人所願爲國請命者也。

總之，中國統一完成，剝極必復之機運已肇，祇須全國上下，沉著堅實，不畏難，不取巧，依正當途徑，爭取自由獨立，努力復興建設，國家民族前途光明，必不在遠，願國人淬厲奮發，踴躍興起，勿復自餒！

（錄十月十日津滬大公報）

日本對華的新舊原則

年來日本對華政策，有所謂三原則者，即（一）尊重『滿洲國』之特殊地位，（二）根絕排日，（三）共同防共。最近日方表示於二三兩點，特別置重，殆將作爲今後『兩國國交根本的調整』之中心，而據本月五日日本同盟社靑森電復稱『爲達成此目的，置其重點於（一）不傷中國政府之國家的體面，（二）一掃關於保全領土之疑惑。』是則上述新舊原則將爲交涉再開後之重要根據。今請就日方所宣布者，分別檢討之。

一，不傷體面　人孰不好體面？國交亦然。近年中國領土被削，主權受害。在國外則受人『無組織的國家』之譏，在境內則被人爲自由行動之蹂躪，國家體面，掃地盡矣！今日本中央政府已知注意及此，可謂改造中日外交關係之第一佳音，如能貫澈到底，形成所謂外交『一元化』的原則之一，則其有裨邦交，必不在小。

二，保全領土　日本對中國並無領土野心，迭經關係而方鄭重表示。中國國民亦信攘奪土地，變更國籍，已成歷史上過去之事實，以日本當局之明，斷不致再作此笨舉，抑實際上更非今日中國民情所能容許，故此一原則幾乎等於餘文。惟領土形式上雖不變更，而主權行使，重受障礙，其結果與領土被攫或正相等，如今之冀東察北，其適例也。吾人希望此一原則，能再擴而充之，或自動取消僞組織，停止一切分化活動，或則聽由中國自行整理地方畸形狀態，必於將來調整國交，有極大影響。

三，根絕排日　此事吾人屢有論列，不再多叙。所可斷言者，中國政府在力所能及之處，對於國府敦睦邦交令之執行，不斷注意，惟關於思想感情之取締，爲官方力量所不能達到者，非俟一般環境改善，隨大勢而見進步以外，殊難操之太急。此中情形，日本明達之士自能了解，故根絕排日看似難事，究之假以時日終亦不成大問題也。

四，共同防共　此事在日方甚爲重視，吾人則殊難了解。蓋防共云者，不過消極意味，而中國對共，久已超過消極的『防』實行積極的『剿』。數年以來，爲剿共之故，軍隊動員，何下百萬，軍費所耗，不計其數。最近隴南陝南，尚在血戰，事實具在，中外共見，中國當局用力不可謂不勤矣。顧此等純粹國內問題，不應有外人干涉，萬一有之，轉如火上加油，直可由防共變成助共，其危險性實太嚴重。且以事實論之，日本亦斷無以軍隊爲中國剿匪之理，故共同防共云者，揭穿眞相，即是共同對俄。分

權虞此，問題竟為之一轉，即防共乃屬國內之事，毋勞外人協助，對俄關係國家利害，不容輕率決定。良以中國為無國防無實力之國家，不特傳統的為和平國民，實際亦惟有保持和平立場，國家乃可有所託命，此其一。中國既為和平之國，故對任何國家，皆不應且不能懷抱敵意，自不容隨便加入任何軍事性質的國際束縛，此其二。中國介在日俄兩大國之間，對日本尚且願意棄怨修好，調整交誼，對俄國更何能稍蹈敵視之嫌，以召強鄰之憾，此其三。由此三點論之，共同對俄，關係國家利害太大，除非國民自身，有與日本共利害同運命的感覺而願政府與日本定共同對俄之國策，自當別論外，若按現在國民心理狀態判斷，政府決無此力，敢以國家民族之整個運命，徇一時的外交便利，而輕為重大的然諾。抑國民心境不變，則不特現政府無辦法，恐易任何人當國亦不能有此氣魄。然則共同對俄之原則，在今後交涉中不能得日本預期之結果，殆毋待論。

總之，吾人以為中日兩國政府皆有調整國交之誠意，故根本不必悲觀，惟事實宜簡單心理宜坦率，將來縱不能全部如願解決，苟有相當收穫，已足以慰情勝無，徐圖進展，兩國人士幸勿期待過高可也。

（錄十月八日津滬大公報）

綏遠問題

中日交涉行將進入具體的協議之新階段，兩國負責人物，能以非常忍耐慎重之態度，使民間一時昂奮緊張之情勢，漸歸寧靜，努力於交涉再開之促進，此種穩健政策，至堪讚許。惟此項工作，艱難繁重，得未曾有，為防止意外波折，致生不良影響計，吾人茲特舉出綏遠問題，喚起雙方當軸者之注意。

按綏遠從前在外交上不占重要地位。自察北六縣今春為所謂「蒙古保安隊」者占據以後，綏東察北，犬牙交錯，綏省乃驟成世界注意之目標。日方既設特務機關於歸化，而日機之高翔於察北綏東者，復假而任意逾至省城，駛抵包頭，又未幾而阿拉善旗王府亦有特務人員之活動，更未幾而察北與綏包阿拉善間出現所謂「交通機」者每星期為定期航行，甚至包頭有強築飛機場之舉。迨至最近，綏遠寧夏間之額濟納地方復有日本特務機關之設置，此等深入不已之自由行動，自予中國官民以無上的恐怖與疑惑。同時察北六縣，土匪麕集，武器來源豐富，在為虎作倀者流，恃有後援，志得意滿，為害地方，民不堪命，而自中國人民言之，則一切責任概集中於發縱指使之一方也。且此輩匪軍為堅信示誠起見，更於綏東綏西，故造緊張之狀，時作進擾之勢，既已背景顯然，日本益因以買中國之怨。邇來中日國交調整，空氣濃厚，兩國同然，獨在察綏邊境，宛然另一天地；前方日員行動，一似別有稟承，是以綏遠近來形勢岌岌，已駕平津冀察而上之，萬一發生事端，即使表面出自土匪，亦足以影響兩國大局。吾人於此希望我方當局，向對方應為嚴正之表示，務期兩國政府和平商談之大勢，勿為一方局部不必要的任意行動所破壞。吾人亦知察綏方面特務工作，乃屬別一機構所主持，日本中央部未必可以完全控制，惟值此緊要時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此方面情形，日本內地知者似又甚少，吾人因主張我國亟應喚起彼邦有力者之注意，以免枝節突發。一面更望政府對於綏遠之安全，速為有效的佈置。吾人固知綏省當局，負責守土，夙矢決心，並知該省漢蒙合作，官民一致，匪果來犯，必無幸理，惟匪情牽及外交，變化極難預測，故政府對於該省防務，舉凡經濟之補助，實力之應援，亟須劍及屨及，堅決維持，昭示中外，以正觀聽。總之，中國今日，不容再失寸土，故綏遠問題，值得萬分重視，願再正告當軸，幸勿掉以輕心也。

（錄十月七日津滬大公報）

扶助小工業貸款與人才出路

我國已往工業之落後，在缺乏專門人才，技術不精，製造不良所致。

近年以來，在國貨工業界中，發明與發現新物品請求實業部工業獎勵或予以專用權者，日多一日，在學術界固多貢獻，在國貨工業上亦值得鼓勵。吾國值此非常時期，國難嚴重，達於極度；於人力財力準備之下，尤重在物力之充實，與能自給自足。就吾人所知，如木炭汽車，如植物油燈，如藥水保安燈，如三用及五用燈泡，如經濟電燈，均適用於非常時期，而有甚大之貢獻。聞去歲一年中，請求工業獎勵之案，有一百十餘件之多，國內技術人才之殫精竭思，求於工業上有所表見，此種苦心孤詣之情形，極可敬佩，而值得讚揚。蓋已往畢業國內外之大學生習工業之人才，往往學成以後，從事教授或機關職務，不但學難致用，且又用非所學；其能自行設廠以出其所學，用其所長者，殊不多見。其最大原因，在於缺乏資金不能自力舉辦；即有舉辦者，亦以初出學校，不易取得社會信任，資金薄弱，中途擱淺或停頓者，所在而是。此中艱難痛苦之經過，不知埋沒幾許事業，斲喪幾許人才，豈僅技術界之損失，國家工業之前途，影響至巨，吾人每見技術家經營某種工業，困於資金，厄於財力，以致半途而廢者，輒為扼腕痛心，致慨於國家社會惜無輔助小工業之組織，以坐視其淪於失敗之境。故說者謂『社會僅歆羨於少數工業家之成功，認為國貨工業界之榮幸；殊不知此少數工業家辛苦奮鬬，不知費去幾許心血，經過幾許困難，嘗過幾許辛酸滋味，得使一二資本家或金融家之贊助，幸而成功，以見稱於社會。此外於困頓中努力掙扎，旋起旋仆，而卒致於失敗之無名技術人才，不知凡幾，試問誰願補助，誰肯齒及？』信能慨乎言之。在此失業恐慌高潮中，人才之出路，公認為棘手之問題，在任何機關中，介紹職業，找尋位置，為一極不容易之事。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負專門人才供求之責任，雖工作成績，甚多表見，顧人才之調劑，不免有供過於求之感。最近鑒於技術人才之重要，甚願使之學能致用。且頗多自願出其所學試辦小工業，聲請予以資力上之扶助者。諮詢所以本身非經濟機關，但對於是請求，又覺為職責內應盡之工作。因由諮詢處主任商得就業指導委員會之同意，與上海金融界數度商洽，得金城銀行之贊助，草定舉辦小工業聲請扶助規程，並由諮詢處與銀行合組扶助小工業調查委員會，着手進行，其詳已見四月本報。今後有志辦理小工業之專門人才，得此援助，自易着手；而辦理中途感覺經費困難者，亦不致因費絀而停頓。此種辦法，在學術界固一良好之福音，在國貨工業界亦得極大的之助力，此後國貨工業之發展，當大有利賴。吾人於樂觀其成之餘，敢略陳芻蕘之獻：第一經營小工業或發明與發見之器物，於創作價值生產價值以外，當以合於社會需要容易推銷，並以大部分採自本國原料為主要條件。似宜羅致專門人才，及富有經驗之工業家，組織審查委員會，就聲請者交來之樣品，與所擬之計劃預算，予以切實之試驗，精密之審查，以作應貸與否之決定。第二在從事審查之前，應先有調查之工作，凡某品在市上已往之銷路何若，社會之需要何若，有無國貨或外貨之競爭，目前之供求如何，以後之趨勢如何，苟非事前有周詳之訪問，精確之調查，未可貿然嘗試。蓋某種物品，即使審查時認為有贊助之價值，顧在市面銷路有問題時，仍有考量之餘地也。第三諮詢處與銀行對於此種小工業貸款事業，當認為繼續不斷之工作，隨時隨地，應予以技術上之指導，會計上之稽查，以及一切人事上之考覈；用不厭不倦之精神，貫澈始終，則從事此項事業者，不致半途弛懈，或發生舞弊或危險之事實。第四希望諮詢處與銀行於此項小規模試辦以後，俟有成績，推行於各地各銀行，以資普遍，羅致專門人才，散處各地，可辦之工業，與應行提倡之農村副業，在在需要技術上之人才，即在在需要經濟上之輔助。此種輕而易舉之小工業貸款，推行內地，尤為適宜。用述所見如此，以貢獻於熱心此項事業之邦人君子。

（錄十月九日津版大公報）



國風社選

自述呈散原丈　子威

論詩。不可。拘。主奴。門。戶。見。致力。及。唐。宋。探源。在。騷。選。助鑑。吾。影。此意。期。自。解。仰視。五。老。人。蒼顏。終。不。改。我。有。江。山。讀書。先。萬。卷。師友。平。生。歡。下不。遺。少。賤。橐筆。走。長。安。接席。青。雲。彥。敢以。候。蟲。吟。來作。健兒。戰。褒針。要。純。綿。精金。期。百。鍊。五言。長。城。堅。九曲。明。珠。穿。西風。吹。出。關。懷。絕。離。亭。宴。樊山有都門離席詩日暮。萬。神。鴉。飛集。舊。宮。殿。瀋陽清故宮併入。篋。中。詩。笳聲。秋。一。片。東。海。恨。難。塡。桑。田。驚。已。變。舊時。王。謝。堂。猶滯。歸。來。燕。湘水。送。孤。帆。吳門。阻。匹。練。德星。耀。高。陽。瞻望。增。依。戀。大匠。善。衡。材。懷玉。豈。自。衒。春風。杖。履。中。披拂。如。被。面。花事。尚。宜。南。輕車。又。海。淀。

朝看。匡。廬。晴。暮看。匡。廬。雨。晴雨。判。須。臾。萬態。門。眉。宇。雲白。五。老。頭。霧合。失。左。股。譬如。海。南。頭。蜃市。忽。然。覩。世事。等。此。觀。變。滅。安。足。數。終當。撥。雲。霧。還我。山。媚。嫵。

山居漫興二首　伯臧

破寐。開。簾。旌。初陽。已。相。待。移牀。面。嶽。色。餐秀。足。忘。饑。一壑。倘。許。專。茲事。孰。主。宰。幽尋。歲。一。來。恍憶。息。壤。在。臨。流。

挽高夢旦　映庵

閩士。三。高。若。鳳。麟。交君。最。久。最。相。親。山林。大。啓。憑。藍。蓽。糞飯。羅。前。棄。土。塵。萬事。精。思。言。破。的。百端。學。術。世。迎。新。後生。私。諡。持。何。語。須識。先。生。德。至。醇。病骨。淅。禁。蜀。道。難。峽哀。入。誦。夜。漫。漫。憂深。何。適。求。安。枕。食少。驚。看。對。飣。盤。譬我。昔。遊。恆。在。念。十餘年前同遊天目我爲之導君常譬之以爲遊侶無過于我因君。後。會。益。無。歡。交期。遽。使。今。朝。盡。終面。惟。餘。一。撫。棺。

武侯祠　石遺

赤壁。鏖兵。計不成。三分割據。問誰能。公然帝魏。陳承祚。
發想。吞吳。杜少陵。魚水君臣。微缺憾。關張兄弟。自飛騰。
苟全。性命。眞難事。綸竹捐軀。足拊膺。

夢旦先生輓詩　秋岳

弟兄。麟鳳並。瞻依。叔也。淵淵。稱導師。垂死。大戚。覥顧力。
昔游。明聖。慨燃期。健行。久信。心難。老熟語。常看。意出奇。
舊日。耆流。嗟嚮盡。獨讐。梁譜。夜何其。夜爲任公先生校年譜閒夢叔耗悲不自勝

輓高夢旦　衆異

三高。眞似。三峯峻。仂學。長年。最白眉。我已澄。觀泯。新舊。
君能。冥想。化神奇。山河。已破。猶傷逝。肺腑。無言。莫咎瞀。
雪竇。前游。五年事。瀰天。今見。蓋棺時。

鴛鴦湖與子美同游　公渚

十里。明湖。蹉鏡波。無邊。涼意。入新荷。驚鴻。翩向。樓陰逝。
野鶩。爭如。艇子多。坐倣。風軒。知夜勝。最饒。烟景。奈晴何。
越娃。不解。閒哀樂。自倚。蘭橈。蹋臂歌。

小長島　遐謀

一卷。秀絕。擅青邱。翠蓋。蒙蘢。蘚逕修。拔出。不愁。飛浪捲。
環朝。轉覺。衆峯浮。蠣巢。蠻女。衫痕溼。珊麓。鮫人。笠影幽。

曾撥。雲霾。乘舜景。南天。屬目。極流求。

奉和纕蘅使君渝行原韻　寥士

一念。殷殷。繫萬疇。驚心。斜日。半滄州。願迴。朱轂。金珂。勒。
且脫。蒼鷹。錦臂韝。官達。詩仍。蔬筍氣。憂深。句但。水雲疇。
求田。問舍。高寥意。車壁。何須。歎八騶。

踽踽　疑盦

踽踽。將何恃。惟茲。薄板門。喜無多。剝啄。且自愛。晨昏。萬事。今眞見。微軀。我自尊。支離。成奮臂。潺岔。與誰論。
所不。堪。奇酷。衰年。著與。寒灺。感何處。所經事。忍艱難。明鏡。偷相閃。長髯拂。更看。豆棚閒。爾汝。無說。落人間。
我惱。誰能解。和禽。惠好音。汝能謀。飲啄。天復貺。山林。自擇。營巢。樹都忘。觸罟心。不階方寸。土。戕賊。忍相尋。

金縷曲　贈林丹　叔雍

晝裏。呼誰某。指屏風。白雲紅樹。結廬深秀。四十華年功名。客。獨向空山揮手。緣底事。風流詩酒。磨劍哀時虛前席。只頂湖。香夢難輕負。好光景。尚依舊。　海隅車笠相知。久。溯年時。孤村野寺。[illegible]。[illegible]生。同[illegible]。[illegible]湖。[illegible]。[illegible]。同聽。晨雞。殘漏。有個樂。八琅齊奏。[illegible]爪。餐霞。吾儕事。更一尊。酬唱。期黃耇。金縷曲。爲君壽。



凌霄一士隨筆（續四十期）

吳永嘗以直隸試用知縣隨張蔭桓出使，事竣，蔭桓保舉人才，以「堪膺方面」論薦，特旨以知縣仍留原省補用，遂補懷來縣，有知遇之感。其談蔭桓獲咎情事（見劉焜「庚子西狩叢談」卷一）云：

張公得罪之由，曾親爲予言之，謂實受李蓮英所中傷。其自英使回國時，曾選購寶石兩枚，預備進奉兩宮，一爲紅披霞，一爲祖母綠，足充帽準之用。歸國後，乃以紅寶石進之德宗，祖母綠進之太后；論其價格，綠固遠勝於紅也。但通例，京外大員進奉，必經李手，即貢呈皇上物品，亦須先由李呈明太后過目，方始進御，因此準備一分，爲李經進之代價，大抵稍遜於貢品，而相去亦不能過遠。彼時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氣，於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介，此次又一無魄贈，若有意爲破成例者，故銜怨至深，而侍郎固未之知也。進呈時，太后方拈視玩弄，意頗歡悅，李特從旁冷語曰：『難爲他如此分別得明白，難道咱們這邊就不配用紅的麼！』蓋通俗嫡庶衣飾，以紅綠爲區別，正室可被紅裙，而妾媵止能用綠；太后以出身西宮，覩此事極爲耿耿，一言刺激，適中所忌，不覺老羞成怒，遂赫然變色，立命將兩份貢物一律發還。此消息既已傳播，當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幾即以借欵事被參。太后閱奏，立遣緹騎傳問。侍郎方在家居，忽有番校四人，飛騎登門，口稱奉旨傳赴內廷問話，當即敦促起身，及匆匆冠服上車，兩人騎馬前後，餘兩人露刃跨轅外，一如行刑劊子手，即將押赴市曹者。侍郎謂此時實已魂魄飛失，究竟不知前抵何處，乃番校沿路指示，竟一逕趨向禁城，直

至東華門下，始知尚有一度訊問，當不至立赴刑場，然心中忐忑，轉以益甚。下車後仍由番校押導入內，至宮門外，已有兩內監守待，番校前與致詞，一如交割罪犯者；當在階下立候。未幾，傳呼入見，太后盛氣以待，詞色俱厲，至不敢盡情剖白，祇有碰頭認罪，自陳奉職無狀，仰懇皇太后皇上從重治罪，仍摘要勉剖一二語。幸剛中堂在旁乘間指引開脫，曰：『這也無須深辯，現奉皇太后皇上恩典，你祇須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下去。』予見太后無語，始碰頭逡巡退出。至宮門外，已不見有人監視，遂步行出東華門，覓原車還寓。途中神志恍惚，乃如噩夢驚回，天地改色。一天雷雨，幸而無事，居然重見妻孥，此誠意料所不及者；然寸心固怦怦然，針氈芒刺，不知何時可釋也。

侍郎作此語時，固疑朝廷必尚有處分，至少亦當革職，然竟無後命，祇得如常入署供職。當時頗有勸之引退者，侍郎曰：「此當然之事，安俟更計，且吾心已碎，即在職亦何能更有所報稱，但現在尚是待罪之身，萬不敢遽行陳乞，只有徐之時日，或者霆怒稍霽，再當設法緩圖。求進固難，求退亦豈易事耶？」

如是數日，尚無動靜，以爲可以漸次消解，乃一日忽下嚴旨，戶部侍郎張蔭桓着發往新疆効力贖罪。照例大員得罪發遣，即日須出投城外夕照庵，再候兵部派員押解，向之請數日期限，摒擋行李。侍郎雖敭歷中外，而操守亦謹，故殊無甚積蓄，治裝頗拮据。予時已奉補陝西缺，尚未到任，百計張羅，勉集五百金，趕至天津途次，爲之餞別。相見慘惻，謂：「君此時亦正須用錢，安有餘力，乃尚顧念及我！」語咽已不復成聲。予欲勉出一言以相慰藉而不可得，惟有相對垂淚而已。此情此景，猶在目中。方意侍郎年力未衰，必有賜環之望，乃以拳匪作惡，無端殃及萬里外，命耶數耶，誠不得而知之矣！

最可異者，侍郎雖身受重譴，而始終未嘗革職，故臨刑時猶被二品官服。聞廷旨到後，相知中致意家屬，有勸其自盡者。侍郎慨然曰：『既奉有明旨，即自盡以後，照章仍須執行斬決，與其二死，孰與一死？大臣爲國受法，寧復有所逃避？安心順受，亦正命之一道也。』於此足見其胸襟磊落，臨難守正，不圖苟免，眞不愧大臣骨梗。……

辛丑十一月，回鑾途中，降諭將蔭桓開復原官，「庚子西狩叢談」卷四下云：

……諭：「奕劻等奏美國使臣請將張蔭桓開復等語，已故戶部左侍郎張蔭桓著加恩開復原官，以昭睦誼。」……按張蔭桓並未革職，「開復」二字實無根據；但此猶不過前此上諭中文字之疏漏。中國之官，何以由美使奏請？即徇美使之請，上諭中亦何必敘明？結尾「以敦（？）睦誼」四字，尤爲多贅；開復本國處分人員，於睦誼上有何關係耶？……

漁川（按吳永字也）述公遺事，尙有一事未及，謂：公在戍所時，忽於門前構造一亭，以此處地勢稍高，足資登覽。亭成請名，一時思索不得，因適在牆角，遂以角亭名之。後來即於此亭行刑。說者謂角字爲刀下用，讖兆無端適合。據此言之，則吉生凶死，某時某地，早有前定，冤在夙業，亦無事爲公抱屈也。

漁川又言：公臨刑之前數時，已自知之，忽告其從子，謂：『爾常索我作畫，終以他冗不果，今日當了此夙願。』即出扇面二頁畫之，從容染翰，模山範水，異常縝密，盎然有靜穆之氣。畫畢就刑，即此便爲絕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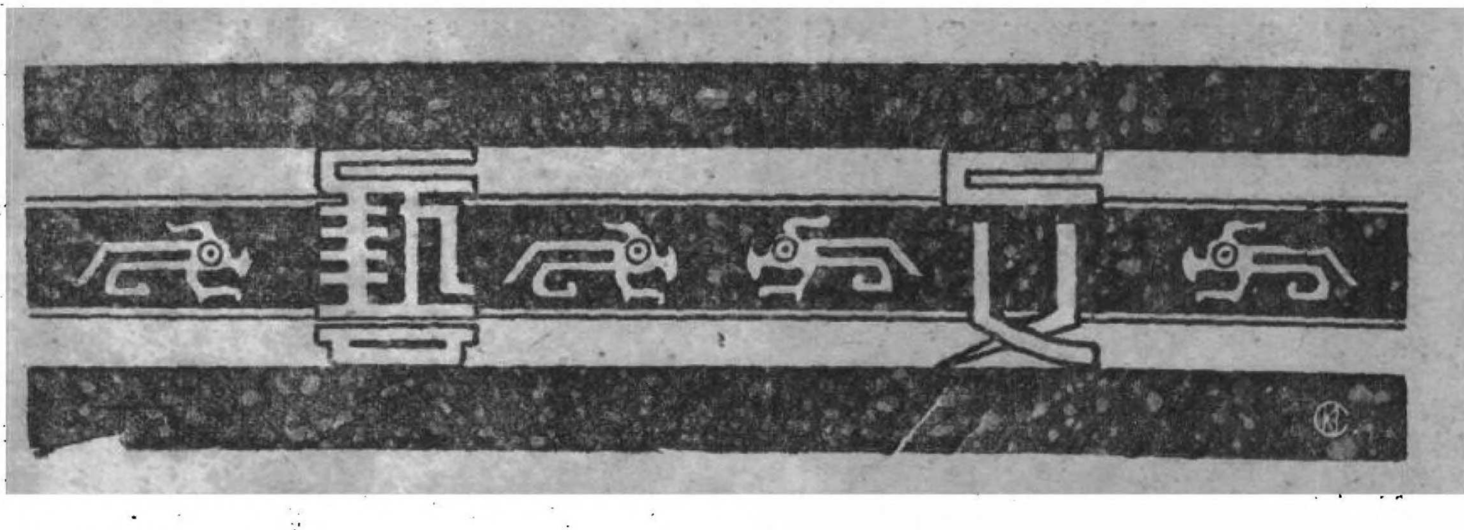
此眞可謂鎭定，蓋公之得於道者深矣。

詳言其獲罪遣戍及就刑戍所等事，足資瀏覽，故迻錄之。蔭桓之遣戍，按其情，斷無不予革職之理，且其時已以吳樹梅補其戶部左侍郎缺，亦見職已被褫，（「淸史稿」蔭桓傳，亦言「褫蔭桓職，謫戍新疆」。至其言「拳亂作，用事者矯詔僇異己，蔭桓論斬戍所」，乃徇爲孝欽粉飾者之詞，非實錄也。）惟革職一層，其時或漏却明文，如劉氏所謂「上諭中文字之疏漏」者，亦未可知，容再考。觀李鴻章（蓋與奕劻會銜）轉達外情爲蔭桓請開復之原奏，稱「已革」云云，而開復之諭，只用「已故」字樣，固頗覺可疑耳。（「庚子西狩叢談」所錄此諭，「美國使臣」四字，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十一所錄，作「英美二國使臣」，似以「

大事記」爲是。）蔭桓臨刑時如著在官時章服，應爲一品，非二品，以曾加尙書銜也。至以角名亭，若魏延之夢，偶然巧合，使蔭桓而善終者，則無人更作「刀下用」之推究，而爲讖兆與前定之論矣。

蔭桓以借款事被參而幾獲重譴，爲戊戌五月事，其於政變遣戍，則八月事，吳永所談，似將兩事混合，頗欠分曉。翁同龢是年四月二十七日罷官，五月十三日出京，其四月初十日日記云：「王鵬運封奏，大臣誤國。見起，三刻，語多，王劾余與張蔭桓朋謀納賂也。薰蕕同器，涇渭雜流，元規汚人，能無嗟耗。」二十四日云：「是日見起，上……以張蔭桓被劾，疑臣與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據理力陳，不敢阿附也。語特長，不悉記。」五月初八日云：「樵野來告，初六日與軍機同見，上以胡孚宸參摺示之；摺仍斥得賄二百六十萬，與余平分。蒙溫諭竭力當差。又云，是日軍機見東朝起，極嚴責，以爲當辦，廖公力求始罷。又云，先傳英年將張某圍拿，既而無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聽漫應之而已。」可印證也。又錄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記一則如下，亦可參閱：

南海張樵野侍郎蔭桓，起家簿尉，粗識字，中歲始力學，四十後即出持使節，入贊總署，而駢散文詩，皆能卓然成家，餘力作畫，亦超逸絕塵，眞奇材也。生平作事，不拘繩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貳，輦下諸貴人尤嫉之，以故毀多於譽，然幹局實遠出諸公上。戊戌五月常熟去國時，侍郎亦[illegible]日前往抄籍矣，以榮祿力諫而止。實則榮祿別有用心，非爲侍郎乞恩也。嘗見其爲人所畫便面，濃雲滃鬱，作欲雨狀，雲氣中露紙鳶一角，一童子牽其綫，立危石上；自題詩其上曰：「天邊任爾風雲變，握定絲綸總不驚。」蓋即此數日中所作也。



早年的威風

庭楳

用了人家錢，討不上利，還要蝕本，眞是豈有此理！李華亭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麼一回事。丟賬是免不了的，然而常常有個原因：不是把錢借給光身漢，被他悄悄地溜走；便是自己太沒用，太沒有放賬的資格。李華亭不是沒用的人，他自己知道，放了四十多年賬，別人連半個錢邊兒也不會拖欠過，資格當然是有的；同時他更明白，用他錢的人，沒有一個是光身漢，也沒有半個悄悄地溜走了的。爲什麼近年來放出錢去，也同樣連本帶利一齊落空了呢？這道理，活了六十三年的李華亭，到今天才完全淸楚了。除掉人心一天天的險詐外，還有，便是自己老運糟，沒養下頂門戶的好兒子。

兩個兒子，一對飯桶，不，簡直是傻瓜，他們芽根兒不明白自己是靠着什麼來生活。五年前，他把家室交付給他們，有着幾十年辛苦經營下的這份產業，想來總可以過兩天安閒幸福的日子，誰會料到他們竟那麼沒有出息！祇配給別人作牛馬，連用錢的窮光蛋們，也都縱容得不成個樣子，一筆錢出去，便無緣無故地落了空。每次收賬回來，不是說王大娘窮得吃榆樹皮呢，便是說丁禿子連煮飯鐵鍋也出賣了，收賬的事呢，總是不會開口。好，他們倒有這麼一付善心腸！可是放錢不收賬，自己將來吃啥呀？別人窮，自己去憐憫，自已窮了呢？李華亭絕對不作這種傻事情。他覺得有誰在面前哭窮，是一種騙錢的方法，是一種故意的侮辱，自己要因此再去憐憫他們，便是太老實，太容易被騙了。在過去幾十年放賬的事情上，他從不曾上過這種當。他有才，有手段，能軟能硬。別人向他道窮，他也會貓哭耗子似的，說些像是同情然而並非出自內心的鬼話，可是說到九九歸一，一句話，要錢還是要錢，錢以外，他再也看不見世界上還有什麼。有人說：「行善積德，修福來世。」他聽不懂也聽不慣那一套，他有他自己的信仰——惟一的信仰，那便是錢可通神。

假如借錢的人，當眞拿不出錢來，也好辦，給東西。東西也是錢，鑽著他放債出去，祇要有個頂頭回來，不給別人白享福，那就算。看，眼前照得見的這些一切：村西那片河灘地，現在居住的這所屋子，當院的大水缸，東房裏紅光閃閃的漆衣櫥，祖宗供桌上的銅香爐，江西瓷海碗，景泰藍馬籠頭，廚房的案板，深底兒鍋，烏木筷子，還有，門前的馬房，馬房裏小黑驢，黑驢嘴上那條皮韁繩，長工老劉屋子裏的破桌子，舊機子，……那一件不是他從窮光蛋們身上剝來的？誰都知道，爲要把這些東西弄到手，他曾經遇見過種種不同的面孔：苦笑的，哭叫的，哭笑皆非的，慘白的，鐵青的，青一陣白一陣的，綿羊樣的乞憐的，被迫的急兎似的反抗的。然而，他那一顆野狼的心，一張鸚鵡的嘴，和一雙老鷹的眼睛，終於壓倒了他們，得來自己想得的一切。他堅決地承認：世界上沒有一個有良心的人。放賬，要不靠到底，不辣到家，便祇配有資格去餓死。現在兒子們底這種行動，他看得簡直眼眶子裏會冒火。

起先，他也還有時這麼想：兒子不成，希望孫兒。孫兒怪伶俐，十來八歲，就有他爺爺那股勁兒，口袋裏裝進一個銅板，便不讓他再出去，——至少也不讓牠白出去，成才的樹兒不用削，將來一定是個興家的。可是，眞糟心！兒子沒出息，連畜生也會欺侮到頭上來。活潑潑的孫兒，給大青馬狠狠一踢，沒誰知道，中了風，伸直肥胖的手臂，斷氣了。命，天命，天命不許他再說那種自慰的話了。他得親自出馬，恢復早年的威風，叫這般窮光蛋們知道知道李華亭還沒有死。人心越變越古怪，他不能看着兒子們往崖下跳。兒子們缺心眼，怨不着誰，反正是姓李的養下的，姓李就得扶持他們。他不甘於躲在棺子裏，惦念着兒子們去挨餓，

夜裏，冷，靜，彷彿一切都給凍得失掉了生氣。李華亭的心裏，卻燃着熊熊之火，熱烈地在盤算明天應作的事。他得早早的起，起來先找東鑽眼，兒子們糊塗，不明白這種鬼胎，自己卻不能那麼傻，得解決，得趕快解決了這東西。回頭再找獨家窰上王根柱，老老實實的一個人，眞不懂，現在也會變得這樣詐！早先就窮，可是那時還像個用人錢的人，常年四季，總是那麼恭恭敬敬的每逢臘月，不用催，就笑嘻嘻地把利息送到門上來，有時還雞呀鴨的帶幾件，倒叫人不得本錢，也得個痛快。如今呢，看見兒子們好說話，沒有錢，連屁也不放一聲了。好，給他一手瞧瞧，沒用的兒子，還活着有用的老子呢！還有，阿菊她娘，也不能再讓。她不識抬舉，別人借錢，誰個不是三分利？念起她孤兒寡婦的，格外優待，祇收一分半，她還老是那麼哭哭啼啼，裝窮，想乾脆拉倒這筆賬，憑什麼？憑那一對紅眼眶，跟眼角上堆積的眼屎嗎？可行！阿菊，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她却早已賣給別人做了頭了，要不……

心事，像一匹摺疊的綢緞，越拉越長；使他在被窩裏翻來覆去，終於睡不穩。老天也跟他鬧彆扭，該明的時候了，却總是那麼黑烏烏的，好容易窗欞上才有點亮，他便急忙然而遲鈍地下了床。

走到當院一看，憂鬱的灰雲，佈滿空際，或種無名的悵惘，不覺擠入了他底心坎。但他不能介意；他得吩咐老劉去披掛小毛驢，趁早兒解決這般沒有良心的窮東西。他們全不想想，人家放賬爲什麼。用了人家錢，還來欺侮人家。好極了！李華亭不接濟他們，讓他們再找第二個李華亭。

馬房門已經開了，但他打老劉的窗前走過，聽見裏面却是呼呼的鼾聲

。這還成個樣子！什麼時候了儘管睡，晚上連大門也不關，長工，倒是大爺！今天湊勁兒得收拾一頓子。掀起粗笨的草簾，他目光向那地獄似的屋裏一掃。怪事！不見老劉，睡着的是個老傢伙，滿頭白髮，臉上黃而且瘦，要不是還在一息息的出氣兒，他簡直疑心那是老劉買來的黃蠟人。可是，他稍微定神之後，便立刻想到另一個方向了。那裏這個窮骨頭，會到自己馬房住！一定是老劉找來的替工，要不，便是路上討吃的化子，凍餓得要死，老劉可憐他，弄到這兒來。救命，自然是善事，為什麼老劉行善，拿了自己做本錢？無論如何，得問個明白。李華亭不能讓自己的馬房給一個長工隨便擺，更不願意自己吃苦，却叫別人賣甜頭。

「喂！起！什麼時候了，還睡着。」聲音像雷大的怒嚎，聽着有點沙沙。

落氣似的，那老傢伙把灰褐的眼睛一睜，又閉上了。他沒有察覺到這位威風凜凜的老東家。因為他的眼睛，已失去原有的功用，那對耳朵，也差不多只是腦袋上的裝飾品了。

可是，在李華亭底心眼裏，這眞無異于火上添了油。什麼鳥東西，也會擺架子，欺侮人！窮，活該！餓死才對！……他搶前兩步，兇狠地推拉那傢伙。

「什麼東西，大模大樣的！起，起來再說！」

「唷……唷……痛……腰……」老傢伙底聲音。與其說那是講話，倒不如說是嗓子裏强哼哼。

「別裝！裝也不算，……起你的吧！……誰讓你住到這兒來？這兒並不是雞毛洞。你……」李華亭底鬍子跳躍着，預備一股腦兒說下去。

「東家，回來早！」走進的是老劉，一個勤謹的中年人。剛從槽頭看過牲口，手裏捧着個小沙鍋，在準備回頭來煮粥。煮粥，自然他是外行，然而，為了床上躺着的老頭兒，想不勉强担任那外行的工作，可有什麼法子呢？服侍這氣息奄奄的病人，是自己底責任，他不能把責任推給誰。雖則在李家作長工三四年了，悄悄地給病人也吃點李家底飯，或許不算什麼，他却始終不幹那種愧心的事。他節省，勤苦，自己汗血的所得，足以盡他應盡的責任。李家還欠他不少的工資呢，他從不開口去討，反正他沒用，存着也好。少東家允許病人在馬房住，已經是感謝萬分了。可是，老東家今天突然地降臨，畢竟給他帶來了非常的侷促。他知道，老東家是斷意不上馬房的。

「早不早什麼相干！老劉，我問你，這老傢伙是誰？誰讓他住到這兒來？我這馬房隨便什麼人也能住」？李華亭那雙翻白的眼向着老劉，像老貓望着小耗子。

「那……那是我爹。他……」彷彿血液往上流，老劉底臉頰一紅，浮起一種比哭還難看的笑紋，吞吐地說。

「你爹？沒把你娘也弄了來？我這兒不是養老院，一個人作長工，帶着家眷來享福，有這道理？可惡！簡直成了你底天下，隨便想怎就怎。我底空屋子多着呢，你沒給那些癟三們全住下！……」

「東家說的那裏話，還敢隨便，跟少東說過好幾趟，才……」

「少東，什麼東西！我兒子好欺侮，你也在他頭上下刀子，這眞沒有天日了，野狗也來吃供桌上的肉，還了得！……少廢話，叫他給我滾，立刻就滾！……回頭去披掛小毛驢，我還有事。……哼，可惡」！李華亭一

邊說，一邊撚鬍子，一邊望外走。

地上，白花花的，好似散了屑微細的麵粉，老天是在下雪了。倒霉！李華亭常年不出門，雪也不下，偏偏今天有事，牠卻故意跟他為難。然而他不怕。奔走了風塵幾十年，啥都經過，還怕雪麼？雪是擋不住他底去路的。回家吃點東西，他得辦他應辦的事，下刀子也得辦！

「慢……慢……你……」老劉追了出來，極力搜索着自己所有的乞憐話說：「你老人家抬抬手吧！……讓他再……再對付幾天，開過年，天兒暖了，他一定走。要不走，……我是忘八蛋，……你拿鞭子打，……你想怎麼就怎麼。……這時候，你老人家知道，年盡月終的，天氣怪冷，他……他又有病，叫他上那兒？到那兒也出不了凍死餓死。……你老人家……」

「上那兒？誰管得着！凍死是他活該！橫豎我這兒養不起，得叫他滾。吃我喝我好些時候了，還不够？開過年！……開過年你再來這一套，我讓他再開過後年去，好不好？……告訴你！我不是兒子，一條死豬，給你們誰也來宰割。」

「是……是，你老人家也別說那種話了。全當……全當是我在馬房裏餵了一隻狗，你憐惜憐惜那條老命吧！除了佔一塊地方，他並不破費老人家什麼，吃，是我在許圪塔那裏買的米，煮點粥，……」冰雪中，老劉底兩隻脚變成了一對膝蓋，挺大個兒，降低到三尺高。

「說得好！不破費我，還沒打劫我呢！少做作，怎也得叫他滾，沒有別的話」。李華亭斬釘截鐵地說下去。他心裏着急，他得趕快出發去收賬。

寒冷的空氣，暫時沈默了片刻，可以聽清老劉屋裏那聲音，並不是呼吸，而是呻吟。

突然，老劉跳了起來，眼裏現出一絲絲的紅紋，望東家耍幾耍，最後把視線移到了自己住過三四年的那所屋子。

「得！走，一齊走，算賬，還我錢，當面就走！不信離開李家，就會餓死。這幾年算是我瞎了眼。」嗓子非常粗，他向來就沒個分寸。這像是給東家講話，又像是自言自語。

「算賬？容易！叫說合人來，講得就給我幹到半路兒？還想要錢，拿過的都得退！搗蛋，姓李的可不是好惹的。」李華亭已經出了馬房門，老劉底話，震得他耳朵發漲。想再回頭，可是不會。擺弄老劉，還不是水缸裏玩忘八？他一半惱怒，一半輕蔑地，帶着自己底聲音，挪動步兒。

雪片，越來越大方，已經變成了白的茉莉花，那股狡滑的勁兒，彷彿有着生命在，故意跟李華亭過不去，携了冷冽的憤恨，落在他底頭上，落在他底臉上，有時還落在他底眼睫毛上。他底耳朵梢，鼻尖，全都通紅。雜色的鬍子上，綴起一粒粒白亮的珍珠。腿子倔強的不受支配，他強撐着。幾步就可以到家，老羊皮袍子，大風帽，有的是，穿着起來還怕啥？自己給自己增加了力量，脚步踏在雲緞的地氈上，吱兒吱兒響。脊背上發熱，心裏頭也發熱，他又在想着那件事。沒日子了，今天二十八，明天，後天過大年，要不趕快去，讓那些窮光蛋們自自在在地過了年，太便宜！他不能眼看著別人佔便宜，他得去。

走進自己底門口，他跺跺脚，拍拍身上的雪花，長出口氣，伸手向臉頰一拂拭。就是麻木些兒，也覺不到什麼，休息一忽兒，自然會轉過來。

天氣征服不了他，他有心力。對面跑出大兒子阿富，像才起來。這傻相，整天地跑，跑什麼不知道。看樣子，三十多歲，大眼睛，厚嘴唇，個兒不高，並不算低，披一件青布大掛兒，雖然說不到怎樣漂亮，也還像那麼一回事，就是缺心眼，分不出個你和我，叫化子也允許在馬房住，得讓他自己再給赶出去。

「上那兒？馬房裏住下那麼個窮東西，是你答應來着」？不等阿富叫聲「爹」，李華亭首先開口了。

「老劉爹嗎？是的，老劉說過好幾趟，那很可憐。怎麼？病加重了」？最後一句，阿富底聲音很急切。相應他爸爸的面孔，眉毛間細細的縐起兩道紋。可是，爸爸底心理，他那裏揣測着半點兒？

「你倒關心！病，死了我也管不着。你讓他住下，你再給我赶出去！團團圓圓的過大年，馬房裏不能容這種窮東西。」

「嗯…」阿富怔了一怔，瞅爸爸一眼，哼出這麼個字 ，這是每回爸爸發脾氣，他照例用來的一個字，至於下面是什麼，他可永遠給隱藏在肚子裏。他和善，慈悲，一輩子不肯叫別人難爲情。他憐憫一般窮光蛋，孤獨者，同時也憐憫他上了年紀的老爸爸。雖然他也有自己的主張，爸爸的話，未必件件都照辦，然而，他怕使爸爸生大氣，却從沒有對面頂過嘴。

「不吃也是！鷄子兒都放冷了。眞也那個，大清早就跟孩子們嘔！」李大娘冲好了鷄子兒，等得不耐煩，高着嗓子叫出來。可是事情沒有完，李華亭顧不得那一套，還得給阿富講下去。

「別光嗯，去，學得有點骨頭兒着！」聲音仍然硬，但是充滿了一片愛意。他知道怎樣去教導兒子，怎樣在辣的話裏裝進甜的成分。看見阿富的影子移動了，他才撚撚鬍子，望着李大娘走過來。

「懂得啥！人家養兒子，我也養兒子，人家養兒子幫忙，我自已養兒子加忙，……活活一條死驢，不打不動，…是麼，我可能照管他們一輩子？…人家說：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後三十看子敬父，瞧他們這樣兒，咳！…要不管怕他們連身子也保不住，還說啥看子，說啥敬父！…你們女人家，只知道心痛孩子，不叫罵，不叫打。多少事情，就都壞到你們手裏。…」

「是麼，都壞到我們手裏。人家三四十歲的人了，誰沒有個主意，要你常天的罵，抵啥呀！」李大娘彷彿也咕嚕了這幾句。她管不上丈夫，也管不下兒子，祇有自已的舌頭，還可以隨便來活動。

飯桌上，一碟鹹菜，一盤饅頭，一碗開水沖雞子兒。這算是早點，也算是早飯，因爲全家人都忙着蒸年糕，顧不得單另再造飯。開水雞子，雖然還在冒氣兒，確已冷了。在往常，李華亭決定是吃不下去的。可是今天大不同，他不但吃得下去，而且吃得額外多。他可以原諒自家人，他不能放過那些窮光蛋。吃飯要緊，收賬更要緊，假如把放出的錢，子母一齊收回來，吃飯不是越來得痛快麼？

「阿貴呢？老不見！」李華亭突然問到二兒子。

「後院裏寫對子呢。昨兒保德娘又送來好些個。」

「厭煩！念過兩天書，就會有這種忘八羔，叫他來，跟我一塊兒收賬去。」

李大娘一扭一扭地拐出去，不多一忽，帶進那個靑年人。「形貌跟阿富差不多，心眼却比阿富更其少」。——李華亭常常這樣批評他。

「怎麼收賬去？我哥不是跟人家說好了開過年再說嗎？」這東西開口就冒失，不像個念過兩天書的人。

「呃，我想看看他們去」。李華亭不說什麼難聽的話。也是他的本事。阿貴喜歡跟別人作對，他知道，大學畢業，不去作官爲宦，搾點勢力，偏要在莊上老待着，他也恨他沒出息。然而，有啥辦法？誰讓他生下這麼一個兒子呢？他祇得裝着笑臉開導他。「你哥他糊塗，不明白那些人存的什麼心。就說高德盛吧，剛嫁了女兒，爲啥說沒錢？不還賬？還不是有意的搗鬼？推到明年，他悄悄地一溜，我們再問誰去討？你們太老實，一味裝好人，那還行，總得有點拐心眼兒。」

「不管怎，已經跟人說定了，我們不能再轉變。况且，雪這麼大，路上怎走？討賬也不能不要命。」

「心眼怎麼老說不開！今天不去，還等啥時候？雪大，我還不悄，你怕？你們要知道，我是爲啥的，我五六十歲的人了，說不定那會兒就合上眼，這樣掙扎，還不是爲着你們的麼？」

「爲我們，我們也不求哥采又吃了！爲我們，我們也不能逼得別人去上吊！」

「混蛋！……糊塗！……給我滾，天生的畜生！」李華亭終於耐不住了，把桌子什麼的一拍，跳起來，像是要給這畜生兩把掌。

巧，門口傳來一陣陣尖銳聲。

「阿富奶！老劉爹病重，阿富伯叫拿一塊薑來。」放送者那是窮孩子小三兒。

「啥？啥？……」李華亭望着門外跑，阿貴也跟着望門外跑。

小三兒不提防，莫明其妙地臉上吃了兩個鍋貼兒，他哭了，李大娘一扭一扭地拐出來給他擦眼淚。

雪仍在落，却不知啥時候颳起風。茉莉花似的白片兒，在空中各方面團團轉，不像從天上往下跌，倒覺得是從地底下望出攢，有時碰到牆壁上，發出一種虛渺的音響，匆忙地打個轉身兒。

患癩病的郭老（續）

許天虹譯
美國J·倫敦作

「你們要什麼？」他喝問道。

「我們要那患癩病的郭老」，率領着那些土著警察的人答道；這個人自己却是一個藍眼睛的美國人。

「你們得回去，」郭老說。

他認得這個副警長的；因爲把他從尼伊霍趕出來，趕過了高歐，趕到卡拉老谷裏，又從這谷裏趕到現在這峽谷中來的，正是這個人。

「你是什麼人？」那警長問道。

「我是患癩病的郭老，」這是所得到的答復。

「那末出來吧。我們要你。無論生擒或殺死，你的頭都可換取一千元。你逃不掉了。」

郭老在那叢林中高聲笑着。

「跑出來！」警長命令道，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沉默。

他同那些警察商量了一會兒，郭老知道他們正在預備衝過來。

「郭老，」警長叫道。「郭老，我要走過來抓你了。」

「那末你先仔細看一看太陽和海天，因爲這是你最後一次看到他們了。」

「這很不錯，郭老，」警長諂媚地說。「我知道你是百發百中的。可是你不會射殺我的。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你。」

郭老在叢林中咕嚕了幾聲。

「我說，你知道的，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你，不是嗎？」警長又說道。

「你想要把我送到監牢裏去，就是得罪我。你想要拿我的頭去領取那一千元，也是得罪我。如果你還要活下去的話，就該站在你現在所站的地方。」

「我不得不走過來抓你。我很抱歉。不過這是我的責任。」

「你將在走過來以前死掉。」

這警長並不是懦夫。可是他却有些猶豫不決。他注視着兩邊的深淵，又向那他不得不走的刀鋒望了一眼。於是他打定了主義。

「郭老，」他叫道。

可是那叢林默不作聲。

「郭老，不要放槍。我來了。」

警官回過頭去，吩咐了那些警察幾句話，於是就向他那危險的路上前進了。他進行得很慢。那彷彿是在一條緊張的繩索上走着似的。除了空氣以外，他沒什麼可以依靠。那些火山石在他的腳下崩壞了，鬆動的碎片在兩邊一直墮落下去。太陽在他上面照射着，他的臉完全汗濕了。可是他依然前進。直到半途的地點。

「站住！」郭老從叢林中喝道。「再走一步，我就放槍了。」

警長站住了，在那無底深淵上搖擺着身體以求平衡。他的臉色蒼白了，可是他的眼光是堅決的。他舔了一舔他那乾燥的嘴唇，然後說道：

「郭老，你不會射殺我的。我知道你不會的。」

他又動身前進了。子彈捲着他旋了半個圈子。他的臉上露着一種怨恨的驚異的表情，同時他就搖曳着倒下去了。他企圖使自己的身體橫臥在那刀鋒上，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正在這一剎那，他就死去了。在下一剎那，那刀鋒上已空空如也了。於是就來了衝鋒：五個警察以十分堅定的態度成單行從那刀鋒上奔過來，同時，其餘的警察就對着那叢林開槍。那簡直是發瘋。郭老接連扳了五次扳機，快得好像放連珠砲一樣。他更換了一個地方，低低地蹲伏在那些在叢林中咬嚙着呼嘯着的子彈底下，向外窺探了一下。四個警察已跟着那警長去了。第五個橫臥在那刀鋒上，還活着。在更遠處，站着其餘的警察，不再放槍了。在那塊赤裸裸的岩石上，他們是毫無希望的。郭老很可以在他們四腳四手地爬下去之前，一一送了他們的終。可是他並不放槍；那些警察商量了一會兒以後，就有一個脫下一件白襯衫來，當作一面旗子揮着。由另一個警察跟着，他沿着那刀鋒前進，直到他們那受傷的同伴躺着的地方。郭老並不回答什麼，只是看着他們慢慢地退到下面的山谷裏去，而變成了幾個斑點。

兩小時後，在另一個叢林中，郭老看見一隊警察企圖從山谷的對面攀登上來。當他們愈爬愈高時，他看見那些野山羊在他們前面逃奔着，以致他竟懷疑了自己的判斷力，就派人去叫吉洛利亞那來。吉洛利亞那爬到了他的傍邊，說道：

「不，沒有路的。」

「那些山羊？」郭老問。

「牠們是從隔壁的山谷裏來的，可是牠們不能跑到這山谷中來。沒有路的。那些人並不比山羊聰明。他們會跌死的。我們看着吧。」

「他們是很勇敢的」，郭老說。「我們看着吧。」

他們並肩躺在晨翻花中間——黃色的靈香花從上面飄落到他們身上來——他們看着那些斑點似的人蟻力向上爬，直到他們中間有三個人一滑腳，骨碌碌地滾下來，跳過了一座懸崖的邊緣，直落到五百餘呎下面去。

吉洛利亞那格格地笑着。

「我們不會再被打擾了，」他說。

「他們帶着大砲，」郭老答道。「那些兵士還沒有開口哩。」

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午後，多數患癩病者都躺在他們的石窟裏睡着了。郭老在他自己的洞口假寐，他那靠攏好而裝着彈的快槍放在他的膝上。那臂膊屈曲的少女躺在下面叢林中，防守着那刀鋒似的道路。突然間，郭老被海灘上的一聲爆炸完全驚醒了。在下一剎那，空氣不可思議地被裂開了。這可怕的聲音驚壞他。彷彿所有的神道都用手抓住了天上的幕布，好像一個女人撕裂一幅棉布似的在撕開帳來。可是這裂口實在太寬很，很快地就來到了近處。郭老害怕地看着上面，彷彿想看到這東西似的。於是在那高高的峭壁上面，砲彈在一陣黑烟中炸裂了。岩石被炸碎了，那些碎片紛紛跌落在峭壁腳下。

郭老伸手揩了揩他的汗濕的額角。他被驚嚇得非常厲害。他對於砲火是沒有經驗的，而這是比他所想像得到的無論什麼都更可怕。

「一」，那前任法官卡巴雷突然很寧靜地數了。

第二個第三個砲彈發着尖銳的聲音飛過了絕壁頂上，在看不到的地方炸裂了。卡巴雷條理清楚地記着數。那些患癩病者都擁到洞口的空地上來。最初他們是很害怕的，可是當那些砲彈接二連三地打頭上飛過的時候，這些癩病患者又安心了，而且開始來欣賞這奇景了。每一個煩擾空氣的砲彈飛過時，那兩個白痴就快活地叫喊着，好像瘋狂的小丑似的跳躍着。郭老逐漸恢復了他的自信。他們並沒有損害了什麼。顯然，在這樣長的距離外放射這樣大的彈丸，他們是不能够瞄得跟快槍一樣準的。

可是不久情形就起了變化。砲彈開始落在近處了。有一個在下面險道旁邊的叢林中炸裂了。郭老記起了那躺在那裏防守的少女，就奔下去看。當他爬進去時，烟還在從那叢林中升起來。他嚇呆了。那些樹枝都被炸裂，炸斷了。那少女原來躺着的地方，已變成了一個窟穴。少女本身已被裂爲無數斷片。那個砲彈是恰巧在她身上炸裂的。

郭老先向外面望了一望，知道並沒有兵士在偷渡那險道，才動身向那些石窟奔回去。這時，砲彈一直在哀吟着，嘆息着，絕叫着而飛過去，山谷被那些爆炸震動得轟轟地雷鳴着。當他跑到看得見那些石窟的地方時，他看見那兩個白痴正用他們的殘廢的手指抓着彼此的手，在跳來跳去。正在繼續跑着的時候，郭老看見一股黑烟從那兩個白痴相近的地方冲起來。他們倆立即被這爆炸拆開了。一個一動不動地躺着，還有一個却用手爬着，想爬到洞裏去。他的兩條腿無力地拖在後面，而血正在從他體內湧出來。他混身浴血，一路爬，一路好像小狗似的吠着。其餘的癩病患者，除了卡

巴雷以外，都已逃到了洞裏去。

「十七」，卡巴雷說道。「十八」，他又說。

這最後一個砲彈恰巧打入了一個洞裏。他的爆炸使藏在那些洞裏的人都爬了出來。但從那一個被打中的洞裏，却沒有人爬出來。郭老從那辛辣刺鼻的烟裏爬進去一看：四個被毀傷得可怕的身體，散亂地橫在地上。其中之一，就是那沒有眼睛的女人，直到此刻她一直沒有停止過流淚。

一到洞外，郭老看見他的人民都很狼狽，已在開始向那通到峽谷後面的叢山深谷中去的羊腸小徑上爬。那受傷的白痴，衰弱地哀號着，用手爬着地面，也想跟他們去。但在那峭壁下的第一座斜坡上，他的衰弱就克服了他，他落在後邊了。

「還不如殺死了他，」郭村對卡巴雷說；後者依舊坐在老地方。

「二十二，」卡巴雷答道。「是的，殺死他是一個賢明的辦法。二十三——二十四。」

那白痴看見郭老的快槍對準着他的時候，就厲聲地哀號起來。郭老猶豫了一下，就把槍放下了。

「這是很難辦的一件事，」他說道。

「你是獃子——二十六，二十七」，卡巴雷說。「我辦給你看吧。」

他站起來，拿着一塊沉重的碎石頭，走到那受傷的東西那邊去。正當他舉起手來預備擊下去時，一個砲彈正在他上面炸裂了，就解除了他做這事的必要，同時並使他的計數告了一個結束。

現在只有郭老獨自一人在那峽谷中了。他眼看他那些走在最後的人民，拖着他們的殘廢的身體越了高處的懸崖而消失了。於是他轉身跑到那少女被殺死的叢林中去。砲火仍舊沒有停止，可是他却留在那裏不走；因為一直在下面，他可以望見兵士們正在爬上來。一個砲彈在二十呎外炸裂了。緊貼着地平臥在泥裏，他聽見那些碎片在他身上飛過。一陣蘆香花陣雨似的落在他身上。他抬起頭來向下面的小徑上一望，嘆了一口氣。他非常害怕，快槍的子彈是不會使他担憂的，可是這種砲火眞可怕。每當一個砲彈尖聲叫着飛過去時，他就戰慄着匍匐在地上；可是每一次，他總要重新抬起頭來望着那小徑。

最後，砲火停止了。這個，他推斷道，是因為那些兵士逐漸走近了。他們成單行在那條小徑上爬着；他一個一個數着他們，直到看不清楚才止。無論如何，他們至少當有一百人左右，——大家都來捉患癩病的郭老。他在一瞬間感到了一種高傲的意氣，帶着大炮和快槍，警察和兵士，他們來捉他，可是他不過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殘廢的人。他們為他懸了一千元的賞格，無論殺死或活捉。他生平從未有過這麼多的錢。這想起來，是很辛酸的。卡巴雷說得不錯。他，郭老，並沒有什麼壞事。因為那些「好利」(一)要人工來耕作偷得的土地，他們去招來了那些中國苦力，同時就帶來了這種病。而現在，因為他染上了這種病，他就值一千塊錢了

——但並不是他自己。值這麼多的錢的，乃是他的毫無價值的臭皮囊，無論被癩病腐蝕了的，或被一個砲彈炸死的。

當兵士們達到那刀鋒似的險道下時，他心想警告他們了。可是他的眼光落到了那被殺害的少女身上，他就默不作聲了。當六個兵士冒險走到那刀鋒上去時，他就開槍了。接着，那刀鋒上雖已空無所有，他却並不停止放槍。他放空了他槍內的彈膛，重新裝滿了，再放空牠。他不住地放射着。他所受的一切寃屈在他的腦子裏燃燒着，他被復仇的憤火包圍着了。在下面的全條羊腸小徑上，兵士們也在放槍；雖然他們都平臥在地上，企圖藏身在那些淺坦的窪內，他們還是他的毫無遮蔽的目標。子彈在他周圍呼嘯着，發着笨重聲落在地上；有時偶然有一顆「跳彈」(Ricochet)厲聲長吟着穿過空中。一顆子彈在他的頭皮上鑿了一條槽，另一顆貫穿了他的肩胛骨，可是沒有撓破皮膚。

那是一種屠殺，由一人執行的屠殺。那些兵士開始退却了，一邊扶助着他們的受傷者。當郭老一個又一個地射殺他們時，他聞到了一種燒焦的肉的氣味。他先向四周望了一下，接着就發現原來那是他自己的手。槍上的熱正在燒灼牠們。癩病已毀壞了他手上的多數神經。雖然他的肉燒焦了而他聞到了這氣味，可是他並不覺得什麼。

他躺在叢林中，微笑着，直到他記起了那些大砲。不用說，他們又要對他開砲了，而且這次將對準着他伏在那裏使他們大受損失的那座叢林。

他幾乎還沒有從這裏移到那峭壁的一堵短屏後面的一個角裏——他曾注意到這地方是沒有砲彈落下來的——轟擊又開始了。他數着那些砲彈。又是六十個，被投入了那峽谷中，那些大砲才停止怒吼。那塊小小的地方都被牠們炸成了坑穴，以致看起來無論什麼生物都不會殘留了。那些兵士也這樣想，因此他們就在那灼熱的午後的太陽底下，又從那羊腸小徑上爬上來了。於是又在那刀鋒似的險道上爭持了一會兒，他們又退回到海灘上去。

郭老在這險道上繼續扼守了兩天，雖然那些兵士只是對他的退避處放射着砲彈。於是，一個患癩病的孩子帕蒿跑到峽谷後面的峭壁頂上來，大聲喊着告訴下面的郭老道：吉洛利亞那已在爲他們獵取山羊之際失足跌死了，那些女人很害怕，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郭老把這孩子叫了下來，留了一枝備而不用的槍給他，令他防守那險道。郭老發見他的人民都很沮喪。一大半人是太衰弱了，不能够在這樣難堪的情形之下爲自己搜尋食物，可是大家都在挨餓。他揀選了癩病還不十分深刻的兩個女人和一個男子，派他們回到峽谷中去拿食物和草席。他又鼓勵，安慰其餘的人，使最衰弱的人也動手來協助建築他們自己的簡陋的避難所。

可是他派去拿食物的人並不回來，他就動身回峽谷去。當他出現在那懸崖上時，六枝快槍同時霹拍地開放了。一顆子彈貫穿了他肩部的肌肉，另一顆擊碎了一塊岩山，一片碎石飛過來割破了他的面頰。在發生這事而他立即跳回去的一剎那間，他看到峽谷中已充滿了兵士。他的自己人已出

實了他。那些砲火實在太可怕了：他們寧願到摩洛岬去坐牢了。

郭老縮回去，從肩上褪下了一條沉重的子彈帶來。他躺在那些岩石中間，等第一個兵士的頭和肩膀慢慢地升起來，完全出現在眼前時，才扳動槍機。這樣接連來了兩次，於是，在停了一會兒以後，突然出現在那懸崖邊上的，不是一個人頭和兩只肩膀，而是一面白旗。

「你要什麼？」他問道。

「我要你，如果你是患癩病的郭老的話」，這是送過來的回答。

郭老躺在那裏驚異着這些不管天坍都要實現他們的志願的「好利」的古怪的固執性：他忘記了所在的地方，忘記了一切。是的，他們要實現他們對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的志願，雖然因此而死都甘願。他也不能不佩服他們——他們這比生命更強而適合一切事物都順從他們的吩咐的意志。他明白了他的奮鬥的無望。對於那些「好利」的這可怕的意志，是沒有什麼可以反抗的。雖然他殺死了一千人，他們還是要像海裏的沙那樣對他攢上來，而且愈來愈多。他們永遠不知道有失敗的時候。這是他們的缺點，同時也是他們的優點。這正是他自己的同族人所缺少的，現在他明白了，怎麼那不多幾個上帝的傳道者和「甜酒」的傳道者竟能征服所有的地方。那是因爲——

「唔，你有什麼話說？你願意跟我來嗎？」

這是那白旗下面的看不見的人的聲音。他在那裏，像所有的「好利」一樣，正在不屈不撓地對着目的地挺進。

「我們來談談吧，」郭老說。

那個人的頭和肩膀升了起來，接着是他的全身。他是一個沒有鬍鬚的，藍眼睛的二十五歲小夥子，細長的身體裹在整潔的隊長制服裏。他前進了幾步，直到被喊立定，於是他在十二呎外坐下了。

「你很勇敢，」郭老驚奇地說。「我可以像弄殺一只蒼蠅似地殺死你的。」

「不，你不會的，」那隊長回答。

「爲什麼呢？」

「因爲你是一個人，郭老，雖然是一個壞人。我知道你的歷史。你殺得很公正的。」

郭老咕嚕了幾聲，可是心中是高興的。

「你把我的人弄得怎樣了？」他問道。「那孩子，兩個女人，和那個男子？」

「他們投降了，而現在我是來要你投降。」

郭老不信地笑了一笑。

「我是一個自由人，」他宣告道。「我沒有做什麼壞事。我所要求的，只是不要來管我。我曾自由地活着，我將自由地死去。我決不投降的」。

「那末你的人民比你聰明」，那年青的隊長答道。「你看！——」他們來了。」

郭老回轉頭去，眼看他的殘軍走過來。呻吟着，嘆息着，一羣鬼似的行列：他們拖着他們的悲慘走過去了。但是故意要叫郭老嘗到一種更深刻的辛酸味兒，因爲他們一邊走，一邊對他咒罵着；那殿後的，走得氣喘吁吁的女巫竟站住了，伸開着她那些皮包骨頭的，怪鳥腳爪似的手指，搖擺着她那醜惡的死神似的腦袋，對他詛了一個咒。他們一個一個地爬過了那

懸崖的邊緣，去投降那些隱藏着的兵士。

「現在你可以去了，」郭老對那隊長說。「我決不投降的。這是我最後的一句話。再會吧」。

隊長從懸崖上溜了下去。接着，並不用休戰的旗號，他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刀鞘上頂了起來，郭老的彈子就貫穿了牠。這天午後，他們從海灘上用大砲對他轟擊着；當他退避到後面那些更高的難以走入的山谷中去時，兵士們就追上去。

前後六星期間，他們一直搜捕着他：從一個山谷到另一個山谷，越過那些火山的頂，沿着那些山羊走的小徑。當他隱藏在「郎塔拿」（lantana）林中時，他們組織了許多鳴鼓爲號的巡邏隊；從「郎塔拿」林中和番栢榴樹叢間，他們好像追逐野兎子似的追逐着他。可是他總會繞轉來，折回來，又逃避過去了。他不會逃到牛角尖裏去。有時逼得太緊了，他那百發百中的快槍就出來阻止他們前進，而他們就把他們中間的受傷者從那些羊腸小徑上扛到海灘上去。有時候，他那棕色的身體在矮樹叢中顯露了一下，他們就努力放槍。有一次，五個兵士在山谷間的一條毫無遮蔽的羊腸小徑上看到了他。他們對他放完了他們的槍彈：他在那峻險的路上一蹺一拐地爬行着。後來他們發見了許多血跡，知道他已受了傷。這樣過了六個星期，他們才斷念。兵士們和警察都回到了檀香山去，卡拉老谷讓給了他一個人，雖然時常仍有希冀獲得賞金的人來獵取他的腦袋而送了他們自己的命。

兩年後——也是最後一次——郭老爬入了一座叢林中，躺下在那些「鐵樹」葉和野薑花中間。他已自由地過了一生，而現在要自由地死去了。

一陣毛毛雨開始落下來了，他就拖了一條破爛的毯子蓋在自己的屈曲的腿肢上。他的身上蓋着一件油布的衣裳。他把自己的毛瑟槍橫放在胸膛上，戀戀不捨地[illegible]，他用殘損的手上，已沒有手指可以扳動槍機了。

他閉攏了眼睛，因爲從他體內的衰弱和他腦子裏的細微的騷亂，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近在目前了。像一只野獸一樣，他是爬到這隱身處來死的。［illegible］意識地，無目的地漂蕩着，他重新過着壯年時在尼伊霍島上所過的生活。當生命逐漸消逝而雨聲逐漸在他耳朵裏模糊起來時，他覺得自己彷彿又在起勁地做馴馬的工作：野性的小駒在他底下跳躍着，直立起來，他的脚蹬在下面緊在一起；或者，在馴獸欄的四周發瘋地狂奔着，把那些協助的［illegible］趕到鐵欄上去。在下一刻鐘，彷彿很自然似的，他發見自己正在那些高地牧場上追趕野牛，用繩索套住了牠們，而把牠們牽到下面的谷中來。汗水和那打烙印的獸欄中的壓埃，又一度刺痛了他的眼睛和鼻孔。

他那强壯健全的少年時代完全回來了，可是那迫在目前的崩潰的銳利的痛楚使他醒了過來。他舉起他那些奇形怪狀的手來，惶惑地凝視着牠們。可是怎麼的呢？爲什麼呢？爲什麼他那粗野的少年時代的健全會變成這樣呢？於是他又記得了——雖然只有一剎那——他是患癩病的郭老。他的眼瞼無力地垂了下來，雨聲在他耳朵裏停止了。一種延長的戰慄在他體內發動了。接着，這也停止了。他把他的頭些微提起了一點來，但牠立即就跌了回去。於是他的眼睛張了開來，不再閉攏了。他最後所想到的，是他的毛瑟槍：他用他那雙拱攏的，沒有手指的手把牠緊緊地按在自己的胸膛上。

（一）ukulele——夏威夷群島土人的一種四絃提琴，跟西班牙的提琴很相像的。

（二）haales 夏威夷羣島稱白種人的名詞。

在城市裡（十六）

張天翼

第十章

下了一晚的雨，到第二天上午還沒有停。

天上的雲結成了一塊板——往下壓着，把地上的熱氣擠得緊緊的，叫人覺得發悶。屋子裏更加暗了些，白天跟夜晚似乎是沒有分別的。

唐啓昆張開了眼睛，釘定了帳頂。他仍舊感到了夢裏受到的那種感覺，彷彿有個什麼東西推他到一個什麼邊沿上去——他想掙扎，又想到這個不幸是逃不脫的。可是他要仔細回想一下那個夢，倒又模糊起來。

雨點沙沙地打着，聽着比沒有聲音還要寂寞。屋簷滴着水，大概地下給滴成一個蕩，就發出一種又淸脆又單調的響聲。

他身上覺得有點癢，可摸不準在什麼地方。一個人在這麼個天氣裏，就會聯想到一些霉天的小蟲子在身上爬，好像皮膚在腐爛了似的。

膀子伸出了被窩，自己聞到了一股男子常有的油垢味兒。他記起小時候母親告訴他的：睡覺頂容易着凉。於是撩開帳門——很厭煩地往外看一看，把手縮了回去。

雖然他已經到了四十開外的年紀，承繼着祖產在當家，在支持着這個大場面，可是童年所受的那教誡——還根深蒂固地紮在心裏。

有一次——正是個九歲上，媽帶他坐轎子到什麼地方去，他在轎子裏睡着了。

她老人家很命地提醒他。

『回來，回來！』她害怕地叫着。『轎子上，車子上——都不能睡覺，聽見吧？』

『怎幹？』

母親擺出一付很神秘的臉色。一直到了目的地才悄悄告訴他：

『一閉了眼睛——魂會走開了。在路上睡覺，魂就跟不上來。』

於是他一直記着。就是在外面打了一晚牌回來，坐在小侯拉的車子上，他也小心着不閉眼睛。

他認爲太太在許多地方仔細得過了火。

『何必呢？……你老人家的衣箱總是放在床底下，怕讓牠發霉。……吃

飯呢一定祇吃兩碗。……』

大太太就得舉出許多實例來：楊家窮下來——因爲女人的衣裳掛在樓上晒的。劉七爺老年還那麼貪吃，死了之後就托了個夢給他兒子：他在陽世吃那份糧食吃過了頭，如今在陰間種田來補還。

『你看嘎，』她末了下了個結論。『在那塊要種田哩，受得了啊？』

她一向就這麼執板。可是——

『她倒也是有道理的，』他對自己說。

然後他想起她說過的那些做人秘訣：一個人總該有幾個香袋子——貼在自己身邊，幫着自己，有時候會貢獻很好的主意的。

二少爺歎了一口氣。這樣的心腹人——他一個也沒有。

這整個房子都靜悄悄，簡直靜得可怕，好像預伏着一個什麼陰謀一樣——大家已經計議停定，正在做着勢要一下子對付他。

『眞該死，眞該死！』他肚子裏莫明其妙地罵。『在那里做什麼呢，他們？』

雨越下越可惡，他竟算定了日子要在今天下！

忽然他腰裏痠酸起來。嘴裏也發麻發苦，叫他聯想到自己舌子上堆着一層厚厚的黃苔。看看自己的手：細緻的皮肉變成輕弛弛的，橫着許多皺紋。他彷彿第一次發見自己的衰老，心裏忽然起了一陣賭輸了錢一樣的感覺。

。

他有點着急：模里模糊感到有誰催促着他——叫他趕快做一點什麼事。

唉，眞該死！這麼過下去實在不成話。他得馬上動手。他得馬上想辦法。於是他一下子掀開了被窩。彷彿覺得有個什麼陣式已經擺好，就等他這個主將出馬似的。

『咳哼！咳哼！』他叫。『高媽！高媽！』

接着一口濃痰吐在地下。

這整個公館就照例起了一陣騷動。剛剛一個次中音的嗓子才叫過——

『二少爺起來了！』

那邊立刻一個高音響起來：

『二少爺起來了！』

聲音好像一個皮球——到處彈着跳着，蹦到了廚房裏又蹦回來。隨後有人壓着嗓子催着什麼，這個跑着，那個指着喊人。

一隻精緻的藍花小壺泡着濃濃的茶——給送到二少爺床邊來了。其次是那碗燕窩：灰黃色的白糖堆在中間，正慢慢地往下沉。於是高媽用輕巧的手勢把烟灰盤放到床頭的茶几上，這才悄悄地走出去。

二少爺打呵欠，讓上身靠着牀欄，拿被窩裹着腿。他對着壺嘴子吸了兩口滾燙的濃茶，嘴裏舒服了些。他把什麼念頭都撇開，靜靜地來記一記他一晚上所看見的那些幻象。

『這個——這個——怎麼的呢？』

因爲早上禁忌說夢，連在肚子裏也避開這個字眼的。

先前那種着急勁兒，在他也覺得是一個夢。動手！想辦法——到底是一樁什麼事嗄！

他很快地喝着燕窩，嘴裏一面吸着氣，唏唏噓噓地響着這種補品可總補不起他心頭缺掉了的一點什麼。他永遠彷彿記得他丟了一件東西：他要找回牠，他要趴住牠。

『喂，喂！來人！』他稍爲欠起點兒身子，想了一件什麼事。『丁壽松呢？……喊他來！』

丁壽松進門的時候——二少爺已經移動了一下屁股，坐得很舒服的樣子。勺子在燕窩碗裏有一下沒一下地撈着，慢慢地抬起臉來。

『這傢伙！』他對自己說。『他一天到晚到底想些個什麼呢？』

進門的人要走過來似乎又不敢，他站在屋子中央——離床兩三尺遠的地方。他周圍是空空的，就彷彿沒個依靠的樣子，顯出了一付忸怩相。他眼睛發着紅，顴骨上面看去有點浮腫：大概他一晚沒睡好，再不然就是有什麼傷心事叫他哭過了許多時候。

二少爺緊瞧着他。二少爺相信自己能夠懂得別人：憑他的感覺——他看得出對方的心底。

『這個傢伙小心得很，』他在肚子商量似地說着。『毛病不會有，大事情也做不出來。小點個的——嗯，不怎幹。』

看着對方那付猥瑣樣子，他心臟上給灑了一把白糖似的，連血管裏都感到了一種別的味道。一面可忍不住擺出一付生氣的臉嘴，用鼻孔哼了一聲。他不言語，祇是瞧着他：他喜歡看看別人那付窘勁兒。

那個輕輕咳了一下。左眼小得簡直閉了起來，右眼也吃力的樣子瞬不大開，還老是垂下眼線，好像給人瞧得害了臊。

『二少爺想要怎樣嗄？』

其實他可以說幾句話的：他可以問二少爺睡得怎樣，可以問他昨天酒喝醉了沒有。可是他沒開口：這裏的空氣嚴肅得凝成了膩膩的東西，連嘴呀舌子的都給膠住了。

末了還是二少爺打開這個僵局。

『怎麼樣？』他雜點兒北方口音突頭突腦地問。

爲着那一個張皇着不知道怎麼回答，他發氣地加了一句：

『怎麼！你城裏住不慣啊？』

『呃呃住得慣二少爺。不過——不過——』

這個皺着眉等他的下文。

『不過我——』丁壽松歎了一口氣，『我總有點個着急。孩子來了信，說的是——說的是——唉，要命哩！家裏偏偏在是——闖出了個禍亂，不得了……』

（未完）